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臺灣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鑽石儲思盆－臺北市立棒球場的意象轉變

A Diamond, A Pensieve:

Transformation of Taipei Baseball Stadium's Images



Lee, Cheng-Yen

指導教授：林玫君 博士

Advisor : Lin, Mei-Chun, Ph.D.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September 2022

謝辭

若從大學部開始算起，就算把一年當兵扣掉，在師大工作或學習的時間也已經整整 10 年。即便到了今年暑假，仍然不敢想像自己能夠在這學期完成論文（甚至覺得可能要被退學了），也因此能夠完成這篇研究真的是充滿無限的感謝。

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授林玫君老師，在研究的路上總是看見我的邏輯謬誤之處，並且給予我最大的協助，無論是投稿期刊的論文提供了最關鍵性的史料，或是在學位論文介紹了極其重要的受訪者，若非老師的幫忙，以我一己之力絕對是無法完成研究的。雖然我的碩士論文告一段落了，但每當回想起老師努力不懈的研究精神，總是能夠在忙碌的工作之後繼續花時間在學術研究之上，真的是讓我打從心底萬分欽佩。

這份論文能夠完成，還要感謝口試委員謝仕淵教授、林華韋校長。在碩班修課階段，在謝仕淵老師開設的臺灣體育運動史，還有物質文化史的課程當中，獲得了本論文研究的養分，而謝仕淵老師對於棒球史的研究更是不須我多言的重要，讓我有所啟發。林華韋校長同時也是本論文重要的受訪者，即便校長事多繁忙，但仍撥出時間接受我的訪問，以及指點我找到其他重要的受訪者，甚至是替我向受訪者訪問。若非校長的幫助，本論文是無法蒐集到如此珍貴的口述歷史與回憶。

我也要深深的感謝這些提供回憶的受訪者，除了上述的林華韋校長之外，感謝曾文誠球評、官文炎教授、李文彬執行長、王俊郎總教練、趙士強總教練、葉志仙教授、胡文雄教授、蕭光遠副會長、林敏政教授。必須要特別提的是，蕭光遠副會長其實已經近 10 年不再接受訪談，本論文的訪談他也說了是最後一次，因此後續的研究者可能就較不方便再去打擾蕭光遠副會長。

能夠從臺史所畢業，要感謝臺史所的每一位老師，在修課階段對於不同研究領域的討論，是我論文寫作思考的重要刺激。謝謝許佩賢老師、張素玢老師、陳志豪老師、陳佳宏老師、蔡錦堂老師、康培德老師、范燕秋老師。

臺史所是個大家庭，感謝如裸母般照顧大家的維倫助教，不厭其煩的解決我們的蠢問題。同時，也感謝臺史所的學長姐與夥伴，提點了課業上的迷津與使研究所生活沒那麼的煩悶。感謝胖虎學長還有祐里在台高研討會上的照顧。感謝東京逼機大賞的雅柔、雅薇、盈盈、浩琮和崧源，與一起去山形的孟桐、新元、冠奴、育嘉、維平，能夠兼顧研究與玩樂，是特別難忘的回憶。當然不會忘記名彥、坂本、惠耀、俊諺、明泓、葉昕、小池、詠筌，修課階段能夠一起互相扶持度過。感謝被我麻煩過的竣元、薇筑、育慧、奧野，縱使舉手之勞也是莫大的幫助。最後但同樣重要的就是師大歷史 104 級的同学，品中、哲謙、宜彊、士瑩，畢業之後能夠在研究所相遇，實屬難能可貴。

Q 門固定的讀書會絕對是鞭策我研究的最佳動力，感謝建森老師、蘇老師、伽如學姐、鳳然學姐、家豪學長、Helen 學姐、培宇學姐、銘甫、大樹，在讀

書會上提供相當好的問題與思考的方向。要特別感謝心怡學姐與秀玲學姐介紹重要的受訪者，王俊郎總教練和葉志仙教授。

漫長研究生涯的些許娛樂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感謝從大學開始就支持著我的師大歷史系壘。另外，還有《進擊的巨人》這部作品，「什麼都無法捨棄的人，什麼都改變不了」得以讓我繼續前進，也感謝因巨人認識的「創傷團」，開啟了巨人研究之路。

在心靈支持層面，感謝我研究所生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瑜秦，沒有你的陪伴與鼓勵，我很可能真的就先退學了。

最後，要感謝的是我的家人，能夠提供我良好的環境支持我唸書與找工作，即便都 30 歲了還繼續讓我住在家裡，能夠生在這個家庭真的是我上輩子積累的福氣。最後的最後，感謝自己堅持住了沒有放棄，也請繼續記得「讓自己在乎的事物變得更好」這個核心價值。

李承諺 2022 年 9 月 27 日

想跟學長姐一樣帥寫在溫州街，但已被學校收回卻還沒畢業，只好寫「家」



由於訪談稿需再經受訪者確認，所需的工作時日較長，在論文完成之際無法完成全部受訪者的訪談稿，因此若有學術研究上需求之研究者，歡迎以電子郵件的方式詢問所需要的受訪者的訪談稿之狀況，若已經整理完畢，可提供學術研究之使用。

電子郵件：cyrus2839@gmail.com

摘要

臺北市立棒球場興建於 1957 年，為承接戰後臺灣棒球運動發展的重要場域，但最後卻於 2000 年拆除，原址被改建成現今的「小巨蛋」，且看不出任何與臺北市立棒球場有關的痕跡。然而，對於球迷與其參與者而言，這座棒球場仍活在大家的心中。

究其興建之原因，在戰後國際情勢影響之下，臺灣需以棒球與友邦進行交流，促使政府願意興建棒球場。對於棒球運動發展而言，臺北市為首都但卻缺乏一座標準的棒球場，因而在謝國城及棒球相關人士的努力之下，建立臺北市立棒球場。然而，甫建立的球場仍屬簡略，在後續為了國際賽以及受到上位者的注意之下，隨著政府與民間皆認為要興建運動場館的想法，使球場一步步成為了現代化的棒球場。另一方面，球場設施的增建也可反映人們對於球場的想像，象徵著越趨熱烈的球迷參與以及工商社會下的休閒需求，同時執政者也在外觀上強加其意識，但對於參與者而言未必有產生效果。而在職棒賽事展開之際，出現企業主導球場修建之狀況。

回顧曾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過的活動，首次進行的比賽為與早稻田大學的交流賽，但對臺灣棒球發展造成關鍵性影響，應屬 1968 年的紅葉少棒賽。不過紅葉少棒賽之於臺北市立棒球場可能僅是一場比賽，反而是在 1970 年代三級棒球的熱潮，再加上代表隊選拔賽的決賽絕大多數都是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行，與配合電視轉播的影響之下，使球場映入更多人民的眼中。再者，眾多棒球賽事搶著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辦，促使許多重要比賽在此進行，也建立起參與者心中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為重要賽事舉辦地，乃至於最高殿堂的印象。1990 年代後，相當高比例的職棒賽事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更讓參與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而，隨著「小巨蛋」的需求日增，臺北市立棒球場也被納入建地的考量之內，並在臺北市政府的運動場館興建規劃下，決定改建成小型體育館。在確定將被拆除之後，職棒聯盟舉辦「20 世紀台北棒球場回顧接力紀念賽」，並因此激發過去的參與者重新回憶臺北市立棒球場。在球場拆除之後，遺留下來的器物與媒體的傳播，皆成了記憶再次被召喚與再製的媒介，最終經過不斷地篩選之後，成了參與者的歷史記憶。

關鍵詞：運動場館、集體記憶、口述歷史、物質文化

Abstract

Taipei Baseball Stadium was constructed in 1957. It served as an important venue to develop baseball in post-war Taiwan. However, it was later demolished in 2000, with today's "Taipei Arena" built in its place. Though Taipei Arena appears to shar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tadium whatsoever, to baseball fans and participants alike, the once great stadium remains in the hearts of many.

As to reasons behind Taipei Municipal Stadium's constructio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t the time was opportune for Taiwan to promote baseball as means of maintaining relations with friendly nations, prompting the government to construct a baseball stadium. To baseball promoters however, despite being the capital, Taipei lacked a stadium that met professional standards. Therefore, under the collective efforts of Hsieh, Kuo-Cheng and other prominent figures in baseball, the Stadium was built. Yet, the newly constructed Stadium was still considered bare bones. Only after subsequent consider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matches, attention from leadership, in addition to public-private consensus on building a sports venue, did the Stadium eventually modernize. On another aspect, added facilities reflected the people's will for the stadium, symbolizing the increasingly fervent participation by fans as well as recreational needs of Taiwan's industrial-commercial society. The administration also imposed their will on the Stadium's appearance, which did not necessarily have the intended effect on the participants. Just as professional baseball matches were about to unfold, enterprises began to spearhead the Stadium's alteration.

Reviewing events that took place at Taipei Baseball Stadium, the first match was the exchange match with Waseda University. But, the one match that critically influenced baseball development in Taiwan would be Hongye Junior Baseball Team's match in 1968. However, it was nonetheless just a match that took place at the Stadium. Instead, it was the three level baseball craze of the 1970s, the team selection tournament finals predominantly held at the Stadium, complemented by television relay that presented the Stadium for all to see. Furthermore, many baseball matches clashed to be held at the Stadium, resulting in many important matches to take place there, solidifying its standing as an important venue to participants, if not the highest hall. After the 1990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rofessional baseball matches took place at the Stadium, strengthening participants' impression.

Yet, with increasing demand for a "Taipei Dome", Taipei Baseball Stadium became a venue for consideration. Under Taipei City Government's planning for sports venue construction, a decision was passed to rebuild it into a small scale gymnasium. After plans for demolition were confirmed, CPBL held the *"20th Century Taipei Baseball Stadium Review Relay Commemorative Match"*, which evoked past

participants' reminiscing of the Stadium. After the Stadium's removal, remaining artifacts and media transmission became the medium for public memory recall and remake. Only after constant selection, did the Stadium become a part of participants' historical memory.

Keywords: Sports Venue, Collective Memory, Oral History, Material Culture



目次

謝辭.....	i
摘要.....	iv
Abstract.....	v
目次.....	vii
表次.....	viii
圖次.....	v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史料運用與研究限制.....	9
第四節 章節架構.....	12
第二章 建立與變裝.....	15
第一節 從無到有.....	15
第一項 預定在七號公園時期.....	15
第二項 預定在五號公園時期.....	19
第二節 好還要更好.....	24
第一項 球迷時代：看臺從到中央到外野.....	26
第二項 工商社會與休閒：夜間照明設備.....	32
第三項 職業棒球：企業主導修建.....	38
第三章 眾人眼中的棒球場.....	43
第一節 站在球場之內.....	43
第二節 消逝的棒球場.....	58
第一項 興建大型運動場館之背景.....	58
第二項 1990 年代選地轉折.....	60
第四章 留在心裡的模樣.....	67
第一節 心尖上的記憶.....	67
第一項 球員與教練.....	67
第二項 球迷.....	69
第三項 球場工作者.....	73
第二節 現在與過去的橋樑.....	76
第一項 記憶中的棒球殿堂.....	76
第二項 歷經風霜的場地.....	80
第三項 早期職棒的代名詞.....	83
第五章 結論.....	87
參考文獻.....	90
附錄一 臺北市立棒球場調查表.....	96

表次

表 1-1	訪談者名單.....	11
表 2-1	台灣各地公共體育場成立年代表.....	25
表 2-2	受訪者對於宮殿式大門之感受表.....	31
表 3-1	職棒元年之球場比較表.....	52
表 3-2	歷年中華職棒賽事在臺北市立棒球場之比例.....	55
表 3-3	「回顧紀念賽」賽程.....	65
表 4-1	「臺北市立棒球場」調查表（第 10 題）.....	80

圖次

圖 2-1	臺北市都市計畫圖(1951 年)中的七號公園.....	16
圖 2-2	臺北市都市計畫圖(1951 年)中的五號公園.....	19
圖 2-3	臺北市都市計畫圖(1951 年)中的六號公園.....	19
圖 2-4	1969 年第八屆亞洲棒球錦標賽.....	27
圖 2-5	臺北市立棒球場宮殿式大門.....	29
圖 2-6	1984 年中正盃成棒賽閉幕典禮合照.....	36
圖 2-7	逐漸浮現問題的臺北市立棒球場.....	42
圖 3-1	1968 年中日少棒邀請賽轉播情形.....	46
圖 3-2	在《紅葉大勝世界冠軍隊》的臺北市立棒球場照片.....	47
圖 3-3	在《紅葉大勝世界冠軍隊》的臺北市立棒球場繪圖.....	48
圖 3-4	「20 世紀台北棒球場回顧接力紀念賽」票根.....	64
圖 3-5	已被夷為平地的臺北市立棒球場.....	65
圖 4-1	球迷與球員拿著武器對峙（1991 年在臺中球場的 820 事件）.....	70
圖 4-2	球迷在全壘打牆上塗鴉.....	72
圖 4-3	蕭光遠（左）與嚴慶秀（右）.....	75
圖 4-4	蕭光遠（右）與嚴慶秀（左）.....	75
圖 4-5	「臺北市立棒球場」調查表（第 12 題）.....	79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臺北市立棒球場，而本章欲說明本研究是如何產生，並透過回顧先行研究瞭解過去相關研究之成果，以及尚未被探討之處，藉此得出本研究之問題意識，同時也給予本研究之性質與空間合適的定位。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2017 年 9 月，屏東院檢因辦公廳舍不敷使用，爭取將佔地約 4 公頃的屏東縣立棒球場作為司法大樓用地。消息一出，平常看似對於棒球場漠不關心的民眾馬上就有了回應，有人認為「屏東對棒球具有特殊感情，如果連個像樣的球場都沒有，實有愧於眾多對國球有過卓越貢獻的屏東棒壇前輩」，¹ 負責幫忙管理的屏東高中總教練林省言表示：「其實除了外觀，內部也需要油漆，但我相信整修後，這個球場依舊可以維持下去。」² 其實，將這種具有歷史價值的棒球場拆除，在臺灣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

棒球在日本統治時期傳進臺灣，臺北第一座棒球場為 1907 年在臺北公園所啟用的「新公園棒球場」，而這個球場當初只是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為了鼓勵各級學校組織棒球隊，使用的臨時場地。³ 然而，由於此球場距離市區較近，不管是球員或是觀眾到球場都比較方便，因此在此球場舉辦的比賽與練習也相當的頻繁，⁴ 像是中學會隊、高砂野球隊、鐵道部野球團、作業所野球團等，⁵ 皆曾經在此地進行過比賽。1914 年早稻田大學出身的伊勢田剛來臺，召集了臺北市當年的各球隊代表，在 1915 年 1 月組成了北部棒球協會，⁶ 同時，也有鑑於新公園棒球場進行的比賽與練習紛擾頗多，因此訂定會章來維護場地使用與競賽秩序。⁷ 此後，北部野球協會也在新公園棒球場舉辦北部棒球大會，這項賽事在 1920 年臺灣體育協會成立之後，才改由臺灣體育協會主辦。

¹ 〈設備老舊流失觀眾賽事 屏東棒球場存廢掀論戰〉，《自由時報》，2017 年 9 月 1 日。檢索日期：2018.9.29。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81146。

² 〈培育出王柏融、李振昌 屏東球場老字號恐被迫拆除〉，《今日新聞》，2018 年 3 月 16 日。檢索日期：2018.9.29。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316/2718075/。

³ 〈臺北新公園歷史散步：發現城市生活軌跡〉，《觀·臺灣電子報》第八期（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檢索日期：2018.9.8。http://mocfile.moc.gov.tw/htmlfile/201704/5955bb06-3650-45e0-8b12-df4c5ce804f5/watchtw_tw8/coverstory03.html。

⁴ 鄭智全，〈新公園棒球場〉，《臺灣大百科全書》。檢索日期：2018.9.8。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23778。

⁵ 〈新公園的野球試合〉，《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2 月 18 日，7 版。

⁶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臺北：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1933），頁 5。

⁷ 〈新公園棒球場〉，《臺灣大百科全書》（臺北：文化部）。檢索日期：2018.9.8。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23778。

除了北部棒球大會以及各項爭霸戰之外，1917 年早稻田大學以及 1918 年法政大學皆在新公園棒球場和北部棒球協會進行交流賽。⁸

透過新公園棒球場的案例我們可以發現，擁有棒球場除了可以舉辦比賽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助於一個地區的棒球運動發展，培養一地的棒球運動人口，進而有機會組織化。而在組織化有了規則之後，才能夠對於球場進行有效的管理，並維持良好的運動發展，形成「魚幫水、水幫魚」的局面。

為了因應御仁皇太子臺灣行啟，圓山棒球場於 1923 年完工。⁹ 圓山棒球場相較於新公園棒球場，球場面積較大又有內野觀眾席，可容納五千餘人。¹⁰ 1923 年，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臺灣地方豫選大會便是在圓山棒球場舉行。之後，原本在新公園棒球場所舉辦的比賽，甚至是其他全臺灣重要的比賽，多數皆轉移至圓山棒球場舉行。¹¹

圓山棒球場和新公園棒球場其實都並不是專用棒球場，這兩個場地也會被拿來當作田徑場使用，圓山棒球場甚至也是日治時期的賽馬場地。¹² 到了戰後，1949 年臺灣省棒球委員會成立，舉辦全省少年棒球、中等學校棒球、大專院校棒球、協會杯、主席盃都市比賽，以及協辦省運棒球賽，而這些比賽的場地在圓山棒球場被美軍拿來作為軍事基地使用後，多在新公園棒球場進行。另外，再加上 1948 年開始的銀行公會棒球賽也是在新公園棒球場舉辦，因此，在 1950 年代初期，並非專用棒球場的新公園棒球場成了臺灣北部棒球的重心。

然而，對於臺灣棒球發展有重要貢獻的這兩座球場，在戰後政府不重視棒球的治理之下先後消失。圓山棒球場先是因為 1950 年代初期美援的關係，被美軍作為物資的集散地，在中美斷交後被改建為中山足球場，沒再作為棒球場使用。新公園棒球場則是在 1960 年，臺北市政府認為新公園棒球場「一片黃沙，滿目瘡痍，有礙觀瞻」，將此場地改建成中式庭園。¹³

戰後的政府對於棒球這個日本人所留下來的運動，其實是採取不支持也不反對的態度，若非在臺美軍也喜歡棒球運動，否則在中華民國政府去日本化的政策之下，棒球運動也很可能被禁止。¹⁴ 慶幸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臺北市立棒

⁸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頁 763。

⁹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頁 766。

¹⁰ 〈臺北市圓山町に大運動場新設 其面積は約一萬七八千坪 本日盛大なる地鎮祭執行 地上設備の費用約七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1 月 24 日，7 版。

¹¹ 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頁 404。

¹² 戴寶村，〈消失的體育活動—賽馬與相撲〉，《臺灣學通訊》77（2013.09），頁 28-29。

¹³ 鄭智全，〈新公園棒球場〉，《臺灣大百科全書》。檢索日期：2018.9.8。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23778>。

¹⁴ 張永昇，〈臺中地區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14-2012）〉（臺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頁 118。

球場於 1957 年開始興建，並於 1959 年完工，臺灣有了第一座標準棒球場。¹⁵ 並且承接了新公園棒球場的位置，在之後的 40 年成為了北部棒球比賽，甚至是國際比賽的舉辦場地。但是，在 2000 年也逃離不了被拆除的命運，黯然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於是，筆者對於這座臺北市立棒球場產生了一些問題。在 1950 年代臺北市已經有一個棒球場且為棒球比賽的重心，再加上當時的政府對於棒球運動的態度並不積極，為何卻興建了一座標準棒球場？甫建立的臺北市立棒球場又有何時代意義？這座棒球場的設立之後，是否和新公園及圓山棒球場一樣，有助於臺灣棒球運動的發展？而在經歷了 43 年的使用之後，臺北市立棒球場在 2000 年被拆除，在這 40 餘年的歲月當中，甚至是拆除之後至今，大家是如何去記住這個棒球場？這些問題必須再回到戰後臺灣棒球史的脈絡中去回答。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目前學界對於棒球的研究成果豐碩，無論是體育運動研究取向、歷史研究取向或是社會科學研究取向，都有不同角度或是跨學科的討論。然而，對於棒球場的研究並不多，甚至在起初並沒有被視為研究的主體，而是被放置於棒球史的研究脈絡之下。因此，若想對於棒球場進行研究，必須從縱觀整體的臺灣棒球史論述尋起，再把範圍縮小成戰後臺灣棒球史，再到臺北市立棒球場。

一、臺灣棒球史

日治時期時，湯川充雄就出版《臺灣野球史》¹⁶ 為臺灣的棒球發展留下歷史和記錄。然而，湯川充雄所記錄的對象多為日本人，若想瞭解臺灣人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從事棒球運動的這條線來說，並不夠充分。直到 1984 年，高正源的《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¹⁷ 將書寫範圍擴及日治時期與戰後，並以臺灣人為對象。此書的書寫風格類似報導文學，以人物或事件為主，可以說是建立起臺灣棒球運動發展的各個點，但這種片段的書寫沒有其問題意識，仍舊無法建立起一條線。在經過 1990 年代研究者對於臺灣棒球運動發展的研究之後，謝仕淵與謝佳芬在 2003 年所出版的《臺灣棒球一百年》，¹⁸ 為首本對於日治時期以來臺灣棒球運動發展具問題意識而書寫的專著，能夠串起從日治到戰後棒球發展的線。

¹⁵ 〈北市將興建 標準棒球場 拳協籌設訓練中心〉，《聯合報》，1957 年 1 月 6 日，2 版。

¹⁶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

¹⁷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臺北：民生報社，1994）。

¹⁸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果實出版，2003）。

2006 年為臺灣首支棒球隊成立一百周年，¹⁹ 在這個氛圍下，《臺灣棒球王》²⁰、《旋動歲月：臺灣棒球百年史》²¹ 在 2006 年前後出版，除了紀念性質之外，也是意圖建立更為完整的臺灣棒球史論述。

溫勝智〈台灣地區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897~2001）〉，試圖解析一百多年來在政治環境變遷下，體育政策的變化，再論述體育政策和臺灣棒球發展之間的關係。然而，其內文卻流於二手研究的堆砌，像是在日治時期棒球的論述不脫蔡宗信〈日據時代臺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 1895（明治 28）年至 1926（大正 15）年為中心〉²² 此研究的觀點，對於所提出的問題意識也沒有妥善的回答，更遑論有進一步的分析。

2017 年，謝仕淵出版《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改寫自 2003 年的作品，主要針對日治時期的臺灣棒球史重新進行書寫。在新的版本中，日治時期棒球史的部分以其 2012 年所出版的《「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為基礎，相較於舊版，新版並非再著重於一場場的棒球賽或特定的棒球隊，而是在日本本土影響殖民地臺灣的棒球發展方面，提出「武士道野球」這項關鍵，同時，對於臺灣怎麼從抗拒運動到接受棒球有更深一步的書寫。除此之外，和《「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一同出版的還有《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這本書，雖然其口訪對象都是生於日治時期的棒球運動員或是相關的人物，但日治時期的棒球發展和戰後的棒球發展並非是斷裂的，這些生於日治時期的人物對於戰後的棒球發展也有相當的重要性，必須一同研究。

綜合上述，隨著棒球的發展和研究的展開，通史性的棒球史也隨之出現，逐漸從點連成線，而這條線也越趨清晰且完整，並且提供了理解臺灣棒球運動發展的一個管道。然而，要尋找臺北市立棒球場在棒球研究脈絡下的位置和定位，必須再更聚焦於戰後棒球史的研究當中。

二、戰後臺灣棒球史

歷史取向的研究中，戰後棒球史的研究以地區或是單一棒球隊的研究較多。張永昇〈臺中地區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14-2012）〉，認為臺中地區戰後的棒球發展和政治環境所影響的棒球發展狀況相同，研究觀點深入到學校各層級的棒球發展，釐清了臺中地區的棒球是從「成棒強；三級棒球弱」到「成棒弱；三級棒

¹⁹ 臺灣首支棒球隊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所成立。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頁 8。

²⁰ 曾文誠、孟峻瑋，《臺灣棒球王》（臺北：我識出版社，2004）。

²¹ 謝仕淵、謝佳芬、孟峻瑋、曾文誠、賈亦珍、唐盛梅，《旋動歲月：臺灣棒球百年史》（臺北：中華民國棒球協會，2006）。

²² 蔡宗信，〈日據時代臺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 1895（明治 28）年至 1926（大正 15）年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1991）。

球強」再到「回歸運動本質」。²³ 張廷榮〈台東縣各級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2005）〉分析了不同時段的臺東棒球運動的特性，並點出了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²⁴ 高克武〈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台東馬蘭棒球隊為例（1965-1977）〉的研究段線雖短，不過豐富的口述史料為馬蘭棒球隊留下較完整的紀錄。²⁵

蔡博任的〈躍向世界的野球：戰後台灣基礎棒球發展與國家機器—以美和中學棒球隊興衰（1970-1983）為例的研究〉中，聚焦於 70、80 年代，臺灣棒球「三冠王」時期的棒球發展，並以曾經為棒球強權之一的美和中學為例，點出了當時國家機器對於基礎棒球的運作，讓美和中學棒球隊因政府重視三級棒球而崛起，也因政府將對冠軍的追求轉移至成棒而逐漸衰退。作者以棒球隊作為當時的歷史縮影，這種研究架構及脈絡，對於筆者利用棒球場反映當時歷史背景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借鏡的地方。²⁶ 而蔡博任在其博士論文〈國家機器與體壇風潮—戰後臺灣棒球與籃球興衰之研究（1945-1992）〉依然討論的是國家機器對於棒球的影響，並將時間拉長從戰後到 1992 年，視野也不再侷限於美和中學棒球隊，而是將籃球和棒球這兩項運動置於同一個平臺之下，觀察其戰後消長關係，並發現在 1980 年代成棒在國際賽獲得佳績，籃球卻在國際賽受挫的狀況下，最終形成「棒球乃國球」的形象。雖然這樣的研究視角將運動受到政治影響有了相當貼切的說明，但卻也可能忽略了民間力量對於棒球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此研究相較於過去的研究，將棒球和其他種類的運動共同進行比較和討論，提點了筆者在進行棒球場的研究時，不能只注重於棒球場中所舉辦的棒球賽，或許還要和在同樣棒球場中所舉辦的活動進行研究。

以整個戰後棒球發展為研究對象，做一個中時段討論的研究還有陳嘉謀〈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1968）〉，試圖說明戰後到九年義務教育實施之間，棒球的發展狀況。其研究特別著重於國小到大專，各層級的學校之間棒球發展情形，並整理出這段期間臺灣國內各項賽事的年表，及清楚說明比賽隊伍和舉辦場地，對於筆者釐清臺北市立棒球場設立之後到 1968 年之間的場地使用狀況，提供良好的先行研究成果。

總括歷史學研究取向對於戰後棒球史的研究，論述主軸大致上脫離不了臺灣各地區的棒球發展是受到當時的政治環境所影響，並搭配著檔案資料、報章雜誌

²³ 張永昇，〈臺中地區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14-2012）〉（臺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7 年）。

²⁴ 張廷榮，〈台東縣各級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2005）〉（臺東：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5）。

²⁵ 高克武，〈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台東馬蘭棒球隊為例（1965-1977）〉（臺中：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2011）。

²⁶ 蔡博任，〈躍向世界的野球：戰後台灣基礎棒球發展與國家機器—以美和中學棒球隊興衰（1970-1983）為例的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的爬梳，再輔以口述訪談補充文字資料的欠缺，證明政治對於棒球的影響程度。

雖然這樣的研究方式似乎使得最後的結論跟歷史發展好像大同小異，但重點在於這些研究對於單一地區或是單一球隊在大時代的波動之下，找到了各地區棒球發展的獨特性。而這樣的獨特性與地區差異，便是豐富了戰後棒球史的面。筆者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研究，便是要在這樣的面上繼續拓張對於戰後棒球史討論的可能性。

在社會學取向的研究方面，對於戰後臺灣棒球發展有些理論模式的分析與切入。梁淑玲〈社會發展、權力與運動文化的形構－臺灣棒球的社會、歷史、文化分析（1895－1990）〉的研究中，認為人民在日治時期的棒球經驗「已經固著於人民的共同記憶中」，因此，戰後初期在政權還不穩定的狀態下，依然能夠有棒球活動。等到接受美援之後，使得政權能夠穩定發展，棒球發展也受到官方正面支持。但到了 1978 年和美國斷交之後，政府為了尋求臺灣社會內部的統治正當性基礎，因此民間的棒球文化受到官方棒球史觀的滲透。一直到了 1980 年代的民主化浪潮，臺灣棒球才從官方的枷鎖中解脫。而到了職棒成立之後，則是進入了「棒球文化工業」，開始把棒球文化以商品的方式賣出。縱觀全文，梁文可以說是國家觀點的棒球史與人民觀點的棒球史之間的拉扯，但這樣的二分法卻無法解釋戰後棒球發展過程中的所有狀況。作者在最後提出「平民觀」的看法雖然有趣，但在論述上缺乏實際案例的證明，使得這個觀點流於空泛。²⁷

林琪雯〈運動與政權維繫－解讀戰後台灣棒球發展史〉一文，雖然題目是整個戰後臺灣棒球發展史，然而其主要想回答的是 1968 年和 1986 年後經歷兩次復甦的過程中，棒球被賦予的意義有何改變。林文和梁文有個較大的共通點，都是以「國家機器中心主義」的視角進行研究，而兩者的差別在於 1970 年代前後發展的部份，梁文的重點擺放於國際棒球賽的表現對於臺灣社會的影響；林文則是看見了國內的政治與經濟轉變，還有整體的教育政策對於運動的影響，使得臺灣棒球進入「新棒球」時代。透過這兩篇研究的比較可以發現，雖然在切入視角都是以國家政治影響棒球發展的條件下，但關心重點在於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或是國內的政策發展變化，就可能產生出分析上的落差。因此，進行研究時應該兩方面都要兼顧到。²⁸

張力可〈台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的論述中，使用地理學中的「景觀」來表示 1970 年代的棒球熱潮，認為臺灣人贏得世界冠軍，一方面轉移統治者國內威權統治或社會矛盾的注意力，一方面這個過程是受到國族主義

²⁷ 梁淑玲，〈社會發展、權力與運動文化的形構－臺灣棒球的社會、歷史、文化分析（1895－199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²⁸ 林琪雯，〈運動與政權維繫－解讀戰後台灣棒球發展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召喚」所建立的，因此決定了臺灣棒球和個人認同的關係，找回了國家認同的存在感覺。然而，作者利用當時的報紙作為臺灣人認同的證據，但報紙的出版往往代表了一定的立場，而當時處於戒嚴狀態，大部份的報紙都會迎合官方的立場。所以，報紙上記載著「中華民族的復興」僅能說是官方意圖建立起這樣的認同模式，不能代表臺灣人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認同。²⁹

在運動地理學的研究取向中，吳世政將臺灣棒球場域事件發展中，離析出「殖民－同化」（於日本殖民階段興起）、「後殖民－國族」（於戰後－職棒成立前階段興起）、「資本－消費」（於職棒成立後階段興起），這三種決定場域發展力量。然而，若「後殖民－國族」的力量是用來解釋戰後政府統治臺灣的手段對於棒球發展的影響的話，那並無法解釋臺灣棒球在 1980 年代民主化潮流階段所受到的影響。³⁰

三、臺北市立棒球場

在學界對於棒球場的研究分析並不多的條件下，針對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研究並不多。若先縱觀現有的對棒球場進行研究的碩士論文，可以發現多為探究棒球場的運作經營和觀眾體驗，研究學門也並非歷史學取向。在這當中，趙政諭〈公營與公辦民營職棒球場現場觀眾顧客滿意度之比較研究－以臺北市立棒球場、臺南市立棒球場為例〉為少數直接提及臺北市立棒球場之研究。而在此研究中，是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與臺南市立棒球場的外觀環境與硬體設施進行問卷調查，並沒有對於球場有歷史性的考察。但是，此研究對於瞭解當時人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空間有何感受，以及對當時人的影響，可以說是留下了一份分析資料。³¹

另一個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先行研究，為蕭如菱〈棒球場空間紀念性與保存價值之研究－以台北市立棒球場（1957-2000）為例〉，³² 在此研究當中，第一個脈絡是將臺北市立棒球場分為時代性與記憶價值、歷史價值，這兩個層面進行討論，第二個脈絡是把臺北市立棒球場與洋基和甲子園球場比較，探討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紀念價值。觀此研究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分期，在紀念性的討論是承接社會學中政權和國族的觀點切入，在歷史價值的討論算是從棒球賽事的分野決定，但可惜的是較欠缺這些賽事與臺北市立棒球場的關聯性的討論，否則可使棒球運動

²⁹ 張力可，〈台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³⁰ 吳世政，〈台灣棒球場域的文化空間論述－一個運動地理學的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³¹ 趙政諭〈公營與公辦民營職棒球場現場觀眾顧客滿意度之比較研究－以臺北市立棒球場、臺南市立棒球場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³² 蕭如菱，〈棒球場空間紀念性與保存價值之研究－以台北市立棒球場（1957-2000）為例〉（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的分期段線與棒球場兩者結合得更為緊密。

其次，蕭文的研究有對蕭光遠和嚴慶秀進行口述訪談，並透過訪談來更進一步瞭解過去曾發生在臺北市立棒球場之事，且大量運用在研究當中，如此一來確實可增加研究的豐富度，但較可惜的是較少看到對於歷史事實的考證，使得些許敘述與歷史事實有著出入。

除了本研究之外，目前最新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研究的碩士論文，為林承頡〈臺北市立棒球場四十三年史（1957-2000）〉。³³ 此論文之研究起始時間略晚於筆者，但已先行完成。從其研究目的可知，除了球場興建與拆除原因之外，是在研究各時期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所舉辦之球賽的歷程，也可以看出是站在蕭文的研究基礎上進行更廣泛的研究，並根據不同年代的主要賽事將球場進行分期。該研究當中絕大部分利用《聯合報》體系資料庫、《職業棒球》、《中華棒球雜誌》，以及上述蕭文當中對於蕭光遠和嚴慶秀的口述訪談來撰寫，官方檔案運用的比例較少。時代背景之部分多參考謝仕淵所著的《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以及前述臺灣棒球史在社會學方面的學位論文。林文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對《聯合報》體系資料庫中，與臺北市立棒球場相關的新聞充分利用，並據此在論文最後有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年表，是研究者可利用的參考資料。

林文在文末試圖利用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進行分析，但篇幅並不多且皆是使用他人的訪談資料，如此研究固然可以獲得一些成果，但可惜的是這樣的解讀內容將是他人轉述後的文本解釋。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的語氣與表情，可能使同樣的文字有著不同的解釋，也就是說若無實際的訪談則有可能會遠離受訪者的真正意涵。

不同學科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研究分析皆有其重要之處，而若站在歷史學的角度上，較為重視的是史料的運用，像是二手史料相較於一手史料而言，真實性較容易受到挑戰，林文若能多用一手史料可較接近真實。又，臺北市立棒球場是「市立」的球場，最終的決策者為臺北市政府，缺乏官方的資料將無法得知球場受到改建的關鍵想法，以及市政府在看待球場的立場為何。

基於本研究的立場上，研究觀點與前述研究不同的是，並不再從棒球賽事的角度出發，而是站在棒球場本身的觀點，來看哪些球賽或歷史事件對於棒球場產生關鍵性的影響。除此之外，為了瞭解參與者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看法的轉變，也會針對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而言重要的參與者進行訪談，藉此來達成歷史學中探究真實的全貌。

在其他的研究當中，也可看到部分對於棒球場或者是臺北市立棒球場較為直

³³ 林承頡，〈臺北市立棒球場四十三年史（1957-2000年）〉（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20年）。

接的研究。

高正源在《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中，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十分重要的兩位人物謝國城與蕭德宗有留下紀錄。透過此文，我們可以概略知道臺北市立棒球場是如何建立與管理。由於高正源曾長期擔任記者，因此其內文可以說是補充了官方檔案缺乏的部分。然而要注意的是，站在歷史研究的角度上，若能將這些資料利用「三重證據法」進行檢證，可以使其可信度更加提升。

謝仕淵在其著作《「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中，曾對日治時期的棒球場進行研究，以 1920 年代為段線，劃分了附屬於公園的棒球場與專用棒球場這兩個時期，並從觀眾是否購買門票的脈絡中，釐清了觀眾席的階序問題，進而確認了棒球運動在大眾休閒文化中的位置。此研究提醒了棒球場的研究除了擺在棒球史的脈絡之外，也必須回到大眾休閒的框架之下，才可看出棒球場對於大眾的重要性。

此外，謝仕淵在《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中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有一小篇幅的研究，標題為〈臺北球場的變裝與消逝〉³⁴，雖然篇幅並不長，但將球場建立的背景及原因、重要的大型修建（看臺、宮殿式大門、夜間照明設備、排水系統），甚至也提及球員們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感受，顯現出球場之於球員的重要性。在文章最後也點出了球場為棒球人記憶的承載體，這其實也代表著本研究完成之後，參與者對於球場的歷史記憶的價值之所在。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史料運用與研究限制

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研究，可以從體育史、政治史以及物質文化史的三個研究面相切入，換言之，研究臺北市立棒球場可以反映出這三種脈絡的問題。

首先，討論政治史和物質史交集的部分。市立棒球場是否要興建會先在市議會受到討論，市議會的決定又會受到政府體育政策的左右，因此「是否要興建棒球場」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而無論是否興建，都會影響到臺灣棒球的發展，這即為體育史和政治史交集的面向。要對於這部分的問題進行研究，可運用在臺北市議會圖書館所藏的「會議議事錄」、「年度工作計劃」、「年度地方總預算書」等官方檔案資料爬梳整理，一方面釐清球場從選址到初步的完工，以及後續幾次重大修建的金費來源，同時也釐清運動設施發展的政策，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有何影響。

再者，棒球場為一個由圍牆所圍起來的建築物，將棒球場裡面的空間和外面

³⁴ 謝仕淵，〈臺北球場的變裝與消逝〉，《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頁 244-249。

的空間隔開來，而這個空間必定承載著在體育史的脈絡當中，所賦予的空間性質。這個空間性質會因為舉辦的活動不同，而有所不同，像是臺北市立棒球場除了棒球賽之外，也曾經舉辦過壘球賽、排球賽，甚至是當作展覽場。同時，也會因為進入到空間的群眾不同，而有所不同，像是不同的活動一定會吸引到不同性質的群眾，群眾對於這樣子的差異會產生不同的感受，進而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有不一樣的看法。若要對這方面進行研究，需要實際進入過球場者的主觀意識紀錄，然官方檔案對於這方面的資料可能較為缺乏，必須從報章雜誌著手以及蒐集與進入過棒球場者的口述歷史。

1957 年 4 月，第一期《棒球界》雜誌出刊，起初大約半年一刊，1958 年之後變為一到兩年一刊，總共八刊。《棒球界》的紀錄有該年度島內棒球比賽的對戰狀況，以及相關報導，可提供一部分的資料。再者，1968 年體育雜誌社出刊的《體育雜誌》有球類的專文，可找到一些資料。另一方面，1983 年創刊的《中華棒球雜誌》、1990 年創刊的《職業棒球雜誌》，以及職棒兩聯盟分立後那魯灣職棒公司所出版的《那魯灣週報》也有對於球場的介紹，可從當中找到一些線索。由於臺北市立棒球場隸屬於臺北市立體育場所管理，因此其年刊《臺北市立體育場》有提供臺北市使用上的紀錄。《電視周刊》則可以瞭解除了政府或球迷之外，媒體與臺北市立棒球場之關係與記憶。在報紙的部分，聯合報體系的《聯合報》、《民生報》仍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若有上述之不足之處，則輔以口述歷史之資料研究。謝仕淵所出版的《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³⁵ 雖為日治時期的棒球人物，但有許多人有提及到戰後棒球的發展，因此或許能夠利用。葉鴻慶曾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興建之後的首任場長蕭德宗之子蕭光遠進行口述訪談，整理在第 225 期的《職業棒球雜誌》，³⁶ 為重要的分析材料。然而，仍然遭遇現有的口述歷史資料仍有不足之處，因此在研究的過程當中有對從小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長大的蕭光遠，³⁷ 以及其他與球場相關人士進行口述訪談（表 1-1），而訪談的脈絡以時間順序為主要走向，並詢問受訪者關於球場重大改變（如看臺、照明設備等增建），以及不同活動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時的感受，藉此獲得對於球場看法的第一手資料，以利後文所寫的「集體記憶」建立與討論。

³⁵ 謝仕淵，《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

³⁶ 葉鴻慶，〈畫別台北球場〉，《職業棒球雜誌》225（2000.12），頁 38-43。

³⁷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臺北：民生報社，1994），頁 132-137。

表 1-1 訪談者名單

受訪者	簡介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與方式
林華韋	球員時期多次入選國家隊，教練時期多次任國家隊教練與總教練，現為富邦悍將球團領隊	2021/12/12(日) 17:00-18:15	咖啡廳面談
曾文誠	曾服務於中華職棒聯盟，體育媒體 TSNA 創辦人，現為棒球書籍作家、球評	2021/12/13(一) 20:00-20:40	網路電話訪談
官文炎	曾任臺北市立體育場場長，臺北市立大學運管系教授，研究領域為運動場館（棒球）建造	2022/1/8(六) 11:15-12:30	大學辦公室面談
李文彬	曾任中華職棒聯盟秘書長，職棒球隊領隊、顧問，現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執行長	2022/1/12(三) 15:30-17:30	咖啡廳面談
王俊郎	球員時期多次入選國家隊，兄弟象隊創始隊員，退役後任基層棒球教練，現為龍潭兄弟棒球場管理經理	2022/2/10(四) 16:00-18:00	名人堂球場面談
趙士強	球員時期多次入選國家隊，退役曾任職棒球隊總教練，現為臺灣棒球名人堂副理事長	2022/7/13(三) 10:45-12:00	公司辦公室面談
葉志仙	球員時期多次入選國家隊，退役後多次任國家隊教練與總教練，現為輔大體育系教授	2022/7/15(五) 14:00-15:00	大學研究室面談
胡文雄	球員時期多次入選排球國家代表隊，後任淡江大學女排教練	2022/8/16(二) 10:50-11:35	網路電話訪談
蕭光遠	臺北市立棒球場第一任場長蕭德宗之子，早年生活皆在臺北市立棒球場度過，現為學生棒球聯盟副副會長	2022/8/19(五) 10:30-14:30	聯盟辦公室面談
林敏政	臺北體專棒球隊教練，多次擔任國家隊秘書、管理、經理、教練，曾任職棒球團領隊	2022/9/13(二) 下午	臺北名人堂辦公室委託訪談

說明：依照訪談先後順序排列。

因為本研究必須處理眾人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看法與印象，在這個部分必須藉助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體記憶」³⁸ 此概念，將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參與者，或對其認識之人視之為共同的群體，筆者透過訪談與參與者認知臺北市立棒球場之管道，來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這群共同體，是如何建立起歷史記憶。

值得注意的是，在進行口述訪談時不可避免地一定會遇到一些問題，由於「記憶即是詮釋」³⁹ 而受訪者在敘述經驗時會經過篩選，可能會省略不重要的部分，或是凸顯對個人有意義的地方，甚至也有可能與他人的記憶與自身混合，這些有可能是無意識的或是受訪者故意為之。面對這種狀況，固然可以利用歷史紀錄檢驗的方式，來查明受訪者所述是否為事實，然而仍存在著無資料可以佐證，且受訪者也不知其並非歷史事實而言之的部分。這種情況為研究者所注意到，且無法避免之研究限制。

另外，由於本研究著重在眾人對於棒球場之回憶，因此利用 google 表單設立調查表（附錄一、二）藉此蒐集，調查表之內容包含了閉鎖式與開放式問題。發放調查表之管道是在 PTT 棒球版、臉書有 1.5 萬人以上追蹤之棒球粉絲專頁（城牆裡的棒球事）以及老師或親友之間發放，發放對象鎖定於曾進入過球場或者是知道球場之人，最終獲得 330 份調查表。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口述訪談或是調查表所得到的結果，其中一部分的重點是在詢問球場拆除之後對於球場的看法與感受，此一結果可以探究在球場拆除之後，這些參與者是利用何物與何種方式來重新回想起臺北市立棒球場，而這能解答臺北市立棒球場是如何銘刻在這些參與者，或知道臺北市立棒球場之人的心中。

第四節 章節架構

本研究除了第一章為緒論、第五章為結論之外，另有三章，分述如下：

第二章「建立與變裝」，此章分為兩節。第一節「從無到有」主要利用《聯合報》體系之資料，探討臺北市立棒球場的選址過程，及其主要推動者還有阻礙，並透過蕭光遠的口述訪談補足紀錄上的欠缺之處。第二節「好還要更好」則從場地設施發展史的脈絡切入，探討臺北市立棒球場的修建原因與過程，並利用口述訪談來瞭解參與者在不同的興建時期，他們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看法。

第三章「眾人眼中的棒球場」，此章分為兩節。第一節「站在球場之內」從戰後棒球史的脈絡切入，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所進行的重大賽事，並分析參與者事

³⁸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³⁹ 黃克武，〈語言、記憶與認同：口述記錄與歷史生產〉，《當代》40:158（2000.10），頁 77。

及賽事是如何與臺北市立棒球場產生連結，進而產生出不同的回憶。第二節「消逝的棒球場」從 1990 年代大巨蛋選址的過程切入，探討在過程中如何慢慢的造成臺北市立棒球場面臨拆除的命運，最後以史無前例的「回顧紀念賽」為一座球場畫下句號。

第四章「留在心裡의 模樣」，此章分為兩節。第一節「心尖上的記憶」以在「回顧紀念賽」所留下來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回憶開頭，並整理分析不同參與者對於同一座球場之感受。第二節「過去與現在的橋樑」利用筆者口述訪談與調查表之成果，分析在拆除之後經過了 20 餘年，曾進入過臺北市立棒球場之人，與不曾進入過臺北市立棒球場，但知道臺北市立棒球場之人，兩者對於球場之共同記憶，並藉由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之概念，證明兩者的共同記憶已成為一種歷史記憶。





第二章 建立與變裝

興建一個棒球場，必須歷經選地、徵收、發包、興建……等各項決定與各種障礙，臺北市立棒球場也不例外。究竟，為何會在 1957 年開始興建臺北市立棒球場？興建好了之後又歷經了哪些重要的修建？並有何重要的意義？這些是本章節欲探討之問題。

第一節 從無到有

棒球場雖不像高爾夫球場需要如此大片的面積，但與其他球類運動相比仍是相當地耗費空間，而臺北市又是臺灣的首都，發展最具指標性，在這種情況之下，臺北市政府為何會願意耗費大量的空間興建一座棒球場？而又是基於哪些因素決定臺北市立棒球場的位置呢？

第一項 預定在七號公園時期

日治時期臺北市的棒球比賽用地多以圓山棒球場以及新公園棒球場為主，但到了戰後，圓山棒球場於 1951 年 5 月成為了美軍顧問團的進駐團址，⁴⁰ 新公園棒球場或是其他棒球場過於簡陋，看臺多為竹子搭建，球場附近的樹木更時而阻擾球賽進行。⁴¹ 因此，我們可以說臺北市並沒有一個適合舉辦大型賽事的棒球場。到了 1952 年，開始出現興建大型棒球場的計畫。

一位本省棒球界的權威人士昨(七)日稱：本省最大規模的一個棒球運動場地，刻正由建築小組積極進行中。一俟測定南機場場（按：場）址之初步工作告一段落，即邀請台東、台南、高雄、台中、台北五縣市之棒球隊北來比賽，再由此五隊中挑選精銳選手，組成一具有永久性的台灣棒球正式代表隊，俾在將來任何時間代表台灣遠征各地。該人士前稱，此一台灣棒球正式代表隊將聘蔡斯將軍(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團長)任隊長，可望於明年春夏之交應美國業餘棒球協會(簡稱 N.B.C.)之邀赴美比賽。……

台灣棒球隊頃正積極籌備，定本年十月間前往菲律賓，參加在馬尼拉舉行的全菲棒球秋季循環賽。按台灣棒球隊之征菲，原定四月成行，嗣因

⁴⁰ 蔡博任，《國家機器與體壇風潮－戰後臺灣棒球與籃球興衰之研究（1945-1992）》（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年），頁 33。

⁴¹ 謝仕淵，《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17），頁 245。

準備不及，且菲棒球隊已去日本參加循環賽，故台灣隊未能前往，改期在十月間再去。⁴²

新聞內容正好反映了當時棒球為「體育外交」之一環，認為之後將有許多機會參加國際比賽或是交流賽，因此應該興建一個大型棒球場來培育選手，並使這些選手為永久性的正式代表隊。然而，這個計畫在新聞方面沒有看到後續發展，有可能最後不了了之。後來到了 1953 年 1 月，時任臺北市市長的吳三連召集市運動場建設小組委員多人商討綜合運動場建設事宜，綜合運動場地預定地在「新生南路二段、信義路二段與建國東路交界的七號公園預定地，面積約七公頃，現在一部份為水田，一部份則被違章建築房屋侵佔，地皮的大部份為私人土地，小部份則為公產。」⁴³ 其中便包含棒球場。然而經過初步估計，田徑場、棒球場、游泳池、籃球場看臺以及各種附屬設備等要合乎國際標準，總費用將達八百萬元以上，但該年度運動場的建設經費僅有七十萬元，連收購該場地的私人土地都不夠，因此，府方認為該年度只要計畫建設最感需要的棒球場即可，其他像棒球看臺以及其他運動設施，等待明年再逐步建設，並在三、四年之內完成合乎國際標準的綜合運動場。⁴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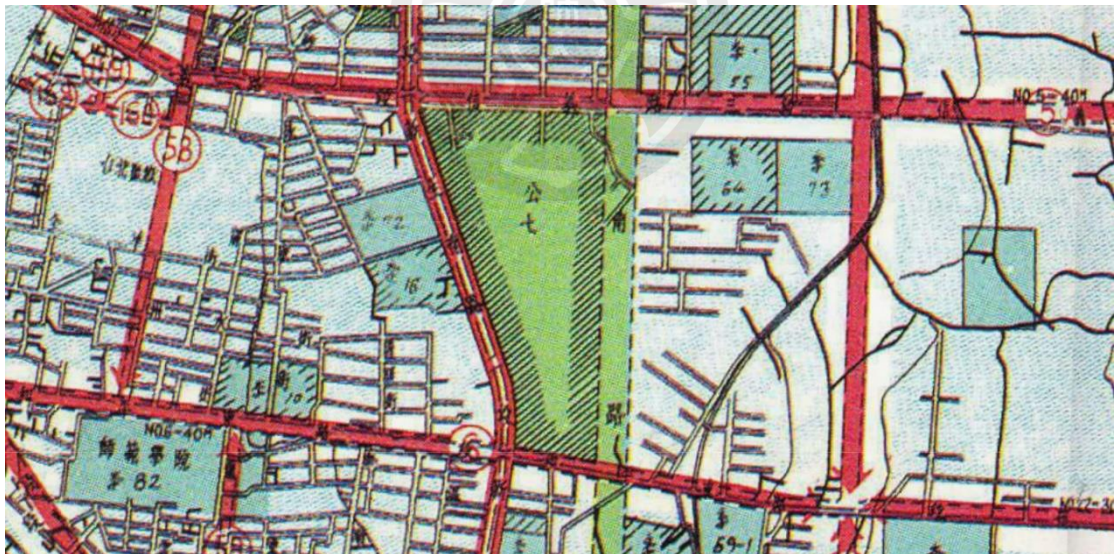


圖 2-1 臺北市都市計畫圖(1951 年)中的七號公園

資料來源：臺灣百年歷史地圖。檢索日期：2021.6.2。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pei.aspx>。

⁴² 〈南機場將建 大型棒球場〉，《聯合報》，1952 年 6 月 8 日，3 版。

⁴³ 〈本市綜合運動場 定本年六月動工〉，《聯合報》，1953 年 1 月 24 日，3 版。

⁴⁴ 〈本市綜合運動場 定本年六月動工〉，《聯合報》，1953 年 1 月 24 日，3 版。

此外，新任的市議員之中許多人認為：

近代都市應有一所理想的綜合運動場，全省各市皆有理想的運動場而本市獨付缺如，未免有辱省會的聲譽。他們(按：市議員)又鑒於將來國際性運動競賽在台北舉行的機會勢必增加，而本市無法提供場地，尤其有礙國際觀瞻，因此他們(按：市議員)將極力主張市政府應克服一切困難，節省其他沒有緊要的經費開支，撥付巨款，照原定計劃進行，建設綜合運動場，同時他們私下估計，市政府如果耗費八百萬元建設運動場，在今後一兩年之間台北市民可以獲得比建設工程費更多的受益，因為有了運動場，國內外各種運動競賽可以陸續在本市舉行，因此可得的運動場本身的收入以及公共汽車、三輪車、旅館、各商店、公共食堂、電影戲院、攤販等收入何止八百萬元？市民增加收入在無形中增加了市府稅收，市府所支出的建設費用在一、兩年內可望收回，根據以上的各種說法，許多議員將在議會建議市府，在下次追加預算時應優先列入鉅額作為運動場建設經費，促其早日實現，期以兌現他們曾向其選民提出保證的「振興台北市工商業，增加市民福利」的諾言。⁴⁵

由上文可以得知，臺北市想要興建綜合運動場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為了臺北市的聲譽。對內而言，臺北市是中央政府所在地，但相較於其他縣市卻沒有一個理想的運動場地；對外而言，在當時的國際條件情況下，可以預期將來會舉辦國際性運動競賽，若沒有適合的運動場地將毀損國際形象。其次，興建是為了回應選民「振興台北市工商業，增加市民福利」的諾言。

到了3月14日，臺北市體育會舉行該年度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由理事長黃啟瑞主持，會中決定「請市府會同市體育會，先行撥出七十萬元初步動工修建綜合大運動場，先從田徑及棒球場修起，以爭取本年度第八屆省運會在台北舉行之機會。」⁴⁶ 棒球場能夠在綜合大型運動場的計畫中優先興建，並成為爭取第八屆省運會在臺北市舉辦的工具。到了4月4日，臺北市體育場籌建委員會開會決定，棒球場的設計圖樣，經由棒球協會提供意見之後，再行研討。⁴⁷ 同月15日，臺北市綜合運動場設計小組在市府工務局舉行會議，由楊蘭洲主持，體育界關頌聲、吳文忠、林鴻坦等十餘人均出席，會議中決定第一期建設的棒球場及田徑場的地點與方向。⁴⁸ 棒球場的興建似乎順利地踏出第一步，

⁴⁵ 〈本市綜合運動場 定本年六月動工〉，《聯合報》，1953年1月24日，3版。

⁴⁶ 〈興建綜合大運動場 市體會願撥款〉，《聯合報》，1953年3月15日，3版。

⁴⁷ 〈大體育場 開始設計〉，《聯合報》，1953年4月4日，3版。

⁴⁸ 〈北市修建大運動場 決於下月興工〉，《聯合報》，1953年4月16日，3版。

隨之迎接而來的卻是第一層的障礙。

綜合運動場預定地上有許多違章建築住戶，這些住戶向市政府與立法院等相關機關請願，若是拆除這些違章建築將使得他們無家可歸。起初市政府秉持著一定要興建的態度，對於市民請願的處理方式是命令市警局調查違章建築戶數與人數，研究拆除之後的善後處理辦法。⁴⁹ 然而，這股抗議的聲勢越趨猛烈，到了 5 月 15 日有某關心市政人士提出折衷方案，認為先照第一期計畫建設棒球場及田徑賽場，第二期及第三期的計畫先暫緩，並且在設計上先利用無人居住的空地興建棒球場與田徑場，這樣能將需要拆除的住戶數降低至僅有田徑場的看臺建設預定地的 13 戶。⁵⁰ 同月 25 日，有熟悉綜合運動場建設計畫的市府人士表示：

今年度市府已列入預算的運動場建設費只有新台幣七十萬元，這微少的經費只夠收購棒球及田徑賽場的十二甲土及整理這一塊地面之用。根本談不到在兩所場地周圍建設能夠容納萬人有近代設備的看台。同時今年度市府也限於財源無法再追加預算建設看台因此棒球及田徑賽場的第二步建設勢必延至明年以後，所以今年度如果建設這兩個場地，根本無需要拆除違章建築也可以順利進行，並且完成後這些房子也不妨害運動比賽。該人士相信，此項變通辦法，市政府工務局既可能同意，市議會方面也會贊成。同時市府及市議會方面有意緩辦第二期以後的建設，因此更不必拆除大多數的違章建築，運動場建設預定地區內的住民們再無理由表示反對。⁵¹

由上文可以得知，若按照實際的資源來做評估，政府在資金方面僅足夠收購興建棒球場與田徑場之土地，對於其他附屬設施之土地並無足夠資金收購與興建設施。同月 31 日，審查小組議員們按圖索驥實地研究後，確認第一期工程確實不會拆除掉民房。⁵² 雖然折衷方案看似可行，但到了 8 月 16 日，吳三連在一次非正式談話中說道：

市府之所以對建築綜合運動場雖有信心而無把握者，係受幾項影響：(一)現有費用不夠，而第一次追加預算中無法增列，且亦不可能採取緊急撥款方式；(二)收購地價，迄未能與有關方面及土地主人獲得協議；(三)

⁴⁹ 〈興建大體育場〉，《聯合報》，1953 年 4 月 15 日，3 版。

⁵⁰ 〈建綜合運動場事 有人提折衷意見 僅進行首期工程〉，《聯合報》，1953 年 5 月 16 日，3 版。

⁵¹ 〈興建綜合運動場 市府有變通辦法〉，《聯合報》，1953 年 5 月 26 日，3 版。

⁵² 〈市議會審查小組 表露極端意見 提案審查昨結束 工作報告明開始〉，《聯合報》，1953 年 5 月 31 日，3 版。

若干行政手續上之延誤，非市府所能排除。⁵³

至此，臺北市政府雖然避開了拆遷違章建築戶的困難，但仍然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使得在收購土地方面就困難重重。最後，本來是為了趕上在臺北市舉行的全省運動大會，而建築的綜合運動場，吳三連市長親自宣布已無法如期完成。第八屆省運會雖然仍舊由臺北市主辦，但各單項賽事場地則散落臺北市各處，像是在三軍球場舉辦籃球賽、在臺灣大學舉辦棒球賽、在新公園舉辦排球與網球賽。⁵⁴

第二項 預定在五號公園時期

直到 1954 年 5 月，懸而未決的臺北市綜合運動場興建問題，市政府與地主談好收購價格，共花了九十萬餘元買下土地，並預計 6 月在市議會追加兩百萬的經費作為建設看臺其他設備的經費，通過之後即可開始此大規模建設。⁵⁵然而，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並不清楚 1954 年 6 月所追加的預算有無通過，確定的是，至 1956 年 1 月原定七號公園興建綜合運動場的計畫，因為該地改做其他用途而告吹，市府開始思考評估要在五號公園預定地（敦化路，中正路交界處）或六號公園預定地（光復路，仁愛路交界處）規劃興建綜合運動場。⁵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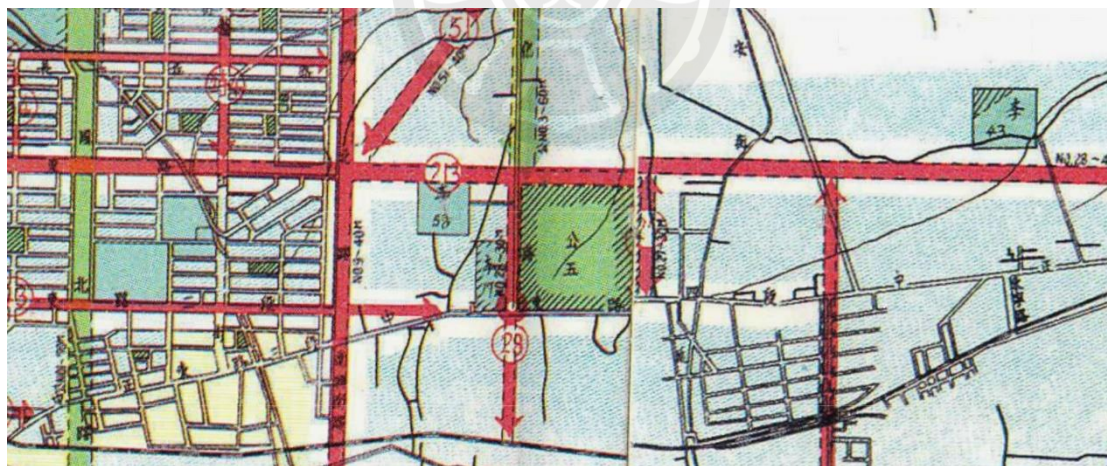


圖 2-2 臺北市都市計畫圖(1951 年)中的五號公園

資料來源：臺灣百年歷史地圖。檢索日期：2021.6.2。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pei.aspx>。

⁵³ 〈綜合運動場 已無法完成〉，《聯合報》，1953 年 8 月 16 日，3 版。

⁵⁴ 〈本年省運會 在台北舉行〉，《聯合報》，1953 年 8 月 16 日，3 版。

⁵⁵ 〈北市綜合運動場 即將動工興建 土地收購業已商妥〉，《聯合報》，1954 年 5 月 18 日，3 版。

⁵⁶ 〈建綜合運動場〉，《聯合報》，1956 年 1 月 4 日，3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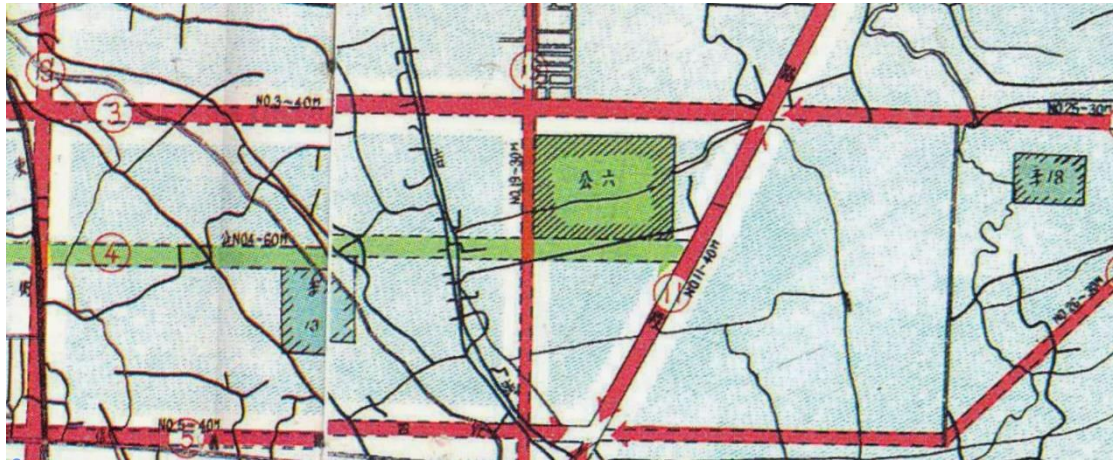


圖 2-3 臺北市都市計畫圖(1951 年)中的六號公園

資料來源：臺灣百年歷史地圖。檢索日期：2021.6.2。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pei.aspx>。

這樣子巨大的變動也遭到市議會的質疑，教育審查委員會的方志平議員與陳錫福議員，在討論市府四十三年度（1954 年）總決算時，便要求說明體育場修建及設備費 70 萬元已經實付了 49 萬多元，但為何運動場並沒有興建完成。時任教育局長吳石山在答覆時說：

因為高玉樹市長想做一個更理想的運動場，所以改變了原有的計劃，其後雖決定在第七公園預定地內興建，又由於上級機構令建國民兵訓練營而使運動場興建計畫受到阻撓。⁵⁷

時任工務局長黃千里則說明經費運用的部分：

(一)補助高爾夫球場二萬元；(二)第七公園圍牆費四萬餘元；(三)場地整理費二十七萬餘元(這筆錢實際上是市府於去年第十屆省運時撥出來補助台大、師大等處現有場地的修繕以備省運會用的)；(四)水泥管工程費九萬餘元；(五)水泥費六萬餘元。⁵⁸

對於 49 萬元經費花用是否合理，以現今的角度來看或許並不好評論，但就停止在七號公園預定地興建綜合運動場的原因可歸咎於中央政府其他計畫的影響，以及時任市長對於前任市長政策的修正。

到了 1956 年 2 月，中華民國參與第十六屆奧林匹克運動會足球場籌建委員會，和臺北市政府（時任市長高玉樹）合作進行運動場興建，便決定在第五

⁵⁷ 〈北市上年度總決算 教育部門全部凍結〉《聯合報》，1956 年 1 月 12 日，3 版。

⁵⁸ 〈北市上年度總決算 教育部門全部凍結〉《聯合報》，1956 年 1 月 12 日，3 版。

號公園預定地興建綜合體育場，工程費估計約八百三十餘萬元。場地規劃上將田徑、足球場設置同一處，棒球場則獨立一處，而足球場之興建將為整個綜合運動建設工程中第一期工程。同時，設立北市綜合運動場籌建委員會籌建小組，由高玉樹市長任召集人主任秘書楊濟華任總幹事，建場圖樣之設計由基泰工程公司總工程師關頌聲擔任，⁵⁹ 並在會議中決定向各地主徵購、議價，也向銀行貸款九百萬元。⁶⁰

不過，在徵購及議價的過程中，高玉樹被議員認為與商人勾結，先以每坪 60 元的價格購買預定地，⁶¹ 另外在行政程序上也遭受質疑。不過，在 1956 年 3 月臺北市議會第四次大會中，「市府詳述綜合運動場在日前需要興建的原因，是本屆世運足球初賽我國對印尼中有一場將在台北舉行，球場興建刻不容緩」⁶² 市議員方面也認為「對本市興建此一規模宏大，設備現代化的運動場，大家都表贊成，尤其是這次世運會足球初賽，要在台北舉行一場，有關國家體面，中外觀瞻，更不容忽視。」⁶³ 最終在各方折衝之下，五號公園的運動場預定地之地主，以每坪 120 元賣給臺北市政府，⁶⁴ 運動場便在四月中開始動工，⁶⁵ 並於九月二日落成使用。⁶⁶

因此，我們可以從上述的發展當中看出 1950 年代臺北市政府，或者可以說是中央政府對於興建運動場的想法。在 1954 年之際，原本七號公園預定地已經購買好土地，就要開始興建體育場，但卻遭上級機關改建國民兵訓練營，可以發現對於中央政府而言，軍事訓練似乎要比體育發展更加重要。而到了 1956 年之際，體育場的興建一度因為程序問題，以及市長官商勾結的問題而遭到杯葛，但迫於要舉辦奧運足球賽預賽的關係，使得臺北市政府就算貸款也要把體育場興建出來，這反映的是 1950 年代爭取國際形象的重要性，以及「體育外交」之一環。

而在棒球場的部分，在 1956 年 8 月，臺北綜合運動場即將完工之際，臺灣省棒球委員會改組，謝國城為總幹事，並決定「在台北綜合運動場北端，以六十萬經費興建棒球場一座，初期工程即將開始為圍牆、看台及場地等，看台工程暫建能容納三四千人者」⁶⁷ 試圖順著這股興建運動場的風氣，也將延宕多時的棒球場興建完成。這項目標也確實有達到，至少在 1957 年 12 月 21 日早

⁵⁹ 〈北市運動場 定期興建〉，《聯合報》，1956 年 2 月 9 日，3 版。

⁶⁰ 〈趕建運動場 即日征購土地〉，《聯合報》，1956 年 2 月 10 日，3 版。

⁶¹ 〈運動場地皮 議會將爭辯〉，《聯合報》，1956 年 3 月 3 日，3 版。

⁶² 〈北市議會通過 建綜合運動場〉，《聯合報》，1956 年 3 月 11 日，3 版。

⁶³ 〈北市議會通過 建綜合運動場〉，《聯合報》，1956 年 3 月 11 日，3 版。

⁶⁴ 〈綜合運動場 興建成問題〉，《聯合報》，1956 年 3 月 17 日，3 版。

⁶⁵ 〈綜合運動場 明天開工〉，《聯合報》，1956 年 4 月 12 日，3 版。

⁶⁶ 〈綜合運動場 今行落成禮〉，《聯合報》，1956 年 9 月 2 日，3 版。

⁶⁷ 〈省棒球協會改組 昨開首次會〉，《聯合報》，1956 年 8 月 6 日，3 版。

稻田棒球隊來臺比賽時，臺北市立棒球場已經有辦法進行比賽。⁶⁸ 但在這興建過程的經費問題，尚未能夠被瞭解清楚。依據《聯合報》的舊新聞所拼湊，1957 年 1 月，臺北市政府已經有八十萬元的興建經費，這當中市府負責五十萬元，棒球委員會自籌三十萬元。⁶⁹ 5 月 18 日，卻又變為「台北市政府決定撥款新台幣九十萬元闢建綜合運動場中的棒球場，以迎接本年度省運會」。⁷⁰

另一方面，若根據高正源先所著的《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所述，為市府與棒協各出二十萬建造，但棒協沒錢而擱了一段時間，在謝國城獲得唐榮鐵工廠的總經理唐傳宗支持後，才湊足二十萬元，但之後市政府和承包商卻又出了問題，到了 1958 年黃啟瑞市長才再度動工，經費也從四十萬增加到八十萬。⁷¹

甫建立的臺北市立棒球場需要有人管理與整理場地，因此謝國城就找了在日治時期已有棒球經驗，戰後進入到臺北石炭隊打球的蕭德宗幫忙，⁷²而他最大的兒子則是現任學生棒球運動聯盟副會長蕭光遠。蕭光遠對於剛建好的臺北市立棒球場仍有深刻的印象：

當你看到（臺北市立棒球場蓋好）就是說，喔，好高興，臺北市立棒球場終於有一個實體建築，這個象徵著一個燈塔一樣，終於蓋起來了，大家都很有注意。就像是人家說現在小巨蛋大巨蛋終於快要完工了，那個期待的心情一樣，哇，終於看到臺灣有這麼像樣的比較像可以辦國際型比賽的場地，這樣子。也相當期待就是說，這個棒球場能夠成立，建起來，哇，對於我們國家棒球的發展，是一種很，很大很大的一種，一種向上發展的一個力量。⁷³

由此可知，一個嶄新球場的完工，即便當時蕭光遠僅 10 歲左右，仍會覺得十分期待與興奮。而關於這座新落成的棒球場，其位置也讓蕭光遠記憶猶新：

那時候的所謂南京東路和敦化路交叉口，都幾乎沒有什麼建築物。在南京東路往兄弟飯店這一邊的話，那幾乎都是農田，而且那邊只有一個建築物，叫做李氏宗祠還是林氏宗祠。然後往另一邊的話，幾乎也是只有一個空軍的營區在那邊。那往松山那邊的話，那也都是一片農田，那建

⁶⁸ 〈早大棒隊抵台 今日首戰北市〉，《聯合報》，1957 年 12 月 21 日，3 版。

⁶⁹ 〈北市將興建 標準棒球場 拳協籌設訓練中心〉，《聯合報》，1957 年 1 月 6 日，2 版。

⁷⁰ 〈市府撥巨款 闢建棒球場〉，《聯合報》，1957 年 5 月 18 日，3 版。

⁷¹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頁 135。

⁷²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頁 132-136。

⁷³ 李承諺訪談、整理，蕭光遠口述訪談，2022 年 8 月 19 日。

築物非常的少，那往一壘側的敦化路到八德路這邊的這個區域，幾乎就是在現在的敦化國小那個區域，有養牛的牧場這樣子。⁷⁴

透過蕭光遠的回憶可以知道，臺北市立棒球場的位置可以說是相當的郊區，四處都是農田，然而，雖然不是市中心，但這並沒有造成臺北市立棒球場有交通不便的狀況，由於距離松山機場並不遠的關係，南京東路與敦化路十分的寬敞，已經是主要的幹道。⁷⁵ 日後隨著臺北市飛快的發展，附近的商圈漸漸形成，也出現了百貨公司，造就了日後有許多球員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印象即是「位置好」，交通十分方便。

以上是從政府與國際外交的角度來看棒球場興建的過程與因素，但若從休閒史的角度切入，運動場在 1950 年代的臺灣已經是增加「生活樂趣」的一項指標之一。⁷⁶ 臺北市議會的市議員也認為應該「用運動場來創造國民體力和活力」，⁷⁷ 若遇到運動場將受到非體育用途徵用，態度也相當明確：

議員們指出綜合運動場是台北市七十萬市民忍痛負債三年，借款修建的。自新公園範圍日小，圓山棒球場為美軍顧問團征（按：徵）用後，市民運動活動已沒有地方，因此才借款負息，全力建一綜合運動場，今棒球場又與修在即，若又被征（按：徵）用，則市民將無從事體育活動的處所，議會代表市民，勢將難以答應。⁷⁸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出，1950 年代的都市生活，已經開始漸漸有休閒運動的想法出現，而這也可能是棒球場得以興建的原因之一。

此外，若從 1950 年代棒球相關人士的角度出發，可以發現在日治時期時常使用，也舉辦過許多重要比賽的圓山棒球場在 1950 年代被美軍徵用之後，便不再做為棒球場使用。新公園棒球場也非一個標準的棒球場，在比賽進行時更會受到樹木等球賽當中不應該出現的東西的干擾。因此，能夠有一個完善的棒球場成了 1950 年代棒球相關人士的重要問題。

換句話說，體育外交固然是當時國際政治下的時代背景，但將目光拉回臺灣棒球運動從日治時期到戰後這條連續性的發展，會發現如謝國城等棒協人士的參與與努力，也是臺北市立棒球場之所以能夠興建的關鍵因素。從球場興建的資金問題來思考也可以看到，缺乏資金而使球場興建進度延宕時，是棒球

⁷⁴ 李承諺訪談、整理，蕭光遠口述訪談，2022 年 8 月 19 日。

⁷⁵ 李承諺訪談、整理，蕭光遠口述訪談，2022 年 8 月 19 日。

⁷⁶ 〈你的生活平衡嗎？〉，《聯合報》，1953 年 8 月 1 日，6 版。

⁷⁷ 〈興建綜合運動場計劃 獲各方支持〉，《聯合報》，1956 年 3 月 2 日，3 版。

⁷⁸ 〈綜合運動場 議會反對出借〉，《聯合報》，1957 年 1 月 16 日，2 版。

協會的謝國城努力奔走籌措資金，並非是臺北市政府從其他預算當中撥出，這也表明了棒球社群內部對於一座標準球場的渴望。

第二節 好還要更好

球場在 1959 年完工之後，在當時雖然可以說是全臺灣最好的球場，但若以現在的觀點而言仍屬相當陽春，而後續隨著時代背景因素或是特別事件的影響，陸續有不同的修建，例如：宮殿式大門、夜間照明設備、排水系統、草皮、選手休息室、淋浴設施、電動計分表……等，除了大型的修建之外，也會有較小的保養與維護，吾人若詳盡地把大大小小的修建或維護皆記載下來，雖然十分努力但卻淪於流水帳且看不出其意義。因此，欲以棒球場之角度出發，主要討論對球場整體結構有大改變之建設，並研究其與運動設施興建之趨勢的關係。

運動設施的分布可以用學校以及縣市體育場為兩大討論方向，在 1965 年，政府公布〈臺灣省發展國民體育實施方案〉，為 1960 年代改善運動環境有關的主要計畫，⁷⁹ 在其目標明訂要加強學校體育以及體育教學設施。⁸⁰ 而縣市體育場方面，在 1960 年代開始大多是藉由各縣市輪流舉辦省運會、區運會之機會，來建立運動場館，並是在 1980 年之後才急遽增加（表 2-1）。⁸¹

⁷⁹ 張妙瑛、林政君等，《臺灣體育史》（臺北：五南，2009），頁 229、242。

⁸⁰ 〈訂頒「臺灣省發展國民體育實施方案」〉，《臺灣省政府公報》54:夏:54，1965 年 6 月 2 日，頁 10。

⁸¹ 王慶堂，《休閒運動園區開發策略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2005），頁 60。

表 2-1 臺灣各地公共體育場成立年代表

年代	年分	體育場名稱
1940	1948	高雄市、臺南市、屏東縣
1950	1956	臺北市
1960	1960	新竹市
	1961	臺灣省立體育場
	1964	嘉義市
1970	1972	桃園縣
	1979	高雄縣
1980	1980	基隆市
	1984	臺東縣
	1985	彰化縣、澎湖縣
	1986	臺中縣
	1988	臺北縣板橋、苗栗縣
	1989	宜蘭縣

資料來源：修改自王慶堂，《休閒運動園區開發策略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2005），頁 61。

在 1960 年代除了政府的政策影響體育設施的興建之外，運動員的力量也不容忽視。1968 年墨西哥奧運結束之後，楊傳廣與紀政發起了一人一元興建體育館的捐款運動，⁸² 這項運動除了獲得社會的迴響之外，也受到政府的重視，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臺灣省分會推行全省性籌募，捐募對象除了個人之外，也包括了各機關、學校、團體、工商行號，⁸³ 這代表從政府到民間都有意推動設立體育運動場館。雖然最後這筆經費的用途不甚明確，直到 1976 年仍受到一些質疑，⁸⁴ 但在發起運動時所造成的社會力量是實質存在。此外，這項由運動員所發起的運動也代表著，運動員認為臺灣的運動場館並不足，雖然已有選手在國際賽事上取得好成績，但沒有好的運動場地並無法培育出更多的好選手。

然而，這一股鼓吹興建運動場館的風氣，其實並非是臺北市立棒球場得以繼續修建之主因，又或者說這股風氣只是背景遠因，臺北市立棒球場的修建之直接原因，更多是由於國際賽事或是政治方面的考量。首先，就以 1961 年的修建做為切入點來討論。

⁸² 〈體壇不夜城〉，《經濟日報》，1975 年 9 月 27 日，11 版。

⁸³ 〈檢發「臺灣省各界推行一人一元運動發展全民體育興建體育場所基金籌募保管實施要點」〉，《臺灣省政府公報》57:冬:59，1969 年 12 月 11 日，頁 12。

⁸⁴ 〈五、一人一元運動問題〉，《臺灣省議會公報》34:14，1976 年 5 月 14 日，頁 1135。

第一項 球迷時代：看臺從到中央到外野

在 1961 年，臺北市立棒球場為了舉辦 1962 年的第四屆亞洲盃棒球賽（現為亞錦賽）而擴建之前，⁸⁵ 臺北市立棒球場雖為已是國內最新且較好的棒球場，但仍屬相當簡單，「內野本壘後方建有看台（中央看臺），而內野的其他部分及外野則都是泥土堆成的斜坡看台，當時，棒球場的外野與緊臨的田徑場，只是用鐵絲網隔開而已」，⁸⁶ 而上述的鐵絲網還是靠著謝國城向大同製鋼廠捐贈而來，計分臺則是津津味素及瑪莉肥皂捐贈。⁸⁷ 再根據蕭光遠的回憶，球場剛建好之初，廁所非常少，僅在內野與外野的交界處有，而且選手若要過去，必須從球場內走過去；外野尚未架設記分板，是在本壘後方放一塊小黑板記分，與現在河濱公園的社會隊球賽記分方式類似。⁸⁸

直到在 1961 年的擴建當中，臺北市政府撥出 224 萬元的預算，擴建項目包含內野看臺（可容納 7,000 人）、外野觀眾區（可容納 8,000 人）、球員更衣室、廁所、休息室、貴賓室等，並據棒球界所稱，可以媲美日本、菲律賓兩國的一流球場。⁸⁹ 但是，這樣的擴建仍然還有繼續努力的空間。

在 1960 年代末期，政府有意與運動員呼籲應設置體育運動用地，甚至是更好的運動場館，因此臺北市政府開始有所動作，像是會補助各區設置球場。⁹⁰ 甚至在 1969 年初因當年末要舉辦第八屆亞洲盃錦標賽，所以也有考慮要整修臺北市立棒球場，打算增建內野看臺屋頂、外野看臺。⁹¹ 而最終決定整建之關鍵，是要爭取 1971 年「遠東區」⁹² 少棒賽之主辦權。

謝國城說，明年（按：1971 年）太平洋區少棒預賽的地點，原則上決定在台北市立棒球場。他說，如果以目前市立棒球場的情形，是無法舉辦此項球賽，他希望市府方面協助修建市立棒球場。⁹³

由於在 1970 年代，政府最為重視的球賽莫過於世界少棒聯盟所舉辦之少棒、青少棒、青棒的三級棒球賽，而在 1971 年有機會由臺灣取得遠東區少棒賽之主辦權，政府當然也就積極地配合修建。

⁸⁵ 〈亞洲杯棒賽 延明年舉行〉，《聯合報》，1961 年 7 月 11 日，2 版。

⁸⁶ 李國彥，〈揮別了，台北市棒球場〉，《台北市立體育場》89 年刊（2001.6），頁 70。

⁸⁷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臺北：民生報社，1994），頁 134。

⁸⁸ 李承諺訪談、整理，蕭光遠口述訪談，2022 年 8 月 19 日。

⁸⁹ 〈第四屆在台北熱鬧登場 市立棒球場「標準」擴建〉，《聯合報》，1997 年 5 月 20 日，7 版。

⁹⁰ 〈北市府將補助 各區設置球場〉，《聯合報》，1969 年 1 月 10 日，6 版。

⁹¹ 〈市棒球場整修〉，《聯合報》，1969 年 3 月 3 日，6 版。

⁹² 原稱為「太平洋區」，但若依照原定的「太平洋區」名稱，則應包括夏威夷在內，但事實上，夏威夷的球隊一向都是參加美國西區的比賽，所以將「太平洋區」更名為「遠東區」。〈我國主辦明年預賽 少棒聯盟原則同意〉，《聯合報》，1970 年 8 月 25 日，3 版。

⁹³ 〈我決定主辦 明年少棒賽〉，《聯合報》，1970 年 8 月 4 日，6 版。

在 1970 年 10 月中，世界少棒聯盟開會正式通過讓臺灣舉辦遠東區少棒賽，⁹⁴ 謝國城便成立籌備委員會，並與臺北市政府溝通協調整修棒球場，⁹⁵ 預計整建棒球場大門、圍牆、外野斜坡的草坪、內野看臺、看臺頂棚、鐵絲網、電視轉播臺。⁹⁶ 而時任臺北市市長高玉樹也在市議會報告時，將擴建棒球場放入其施政項目當中，⁹⁷ 可見改建棒球場在政府與民間兩方面都有高度的共識，想要努力地辦好首次的遠東區少棒賽。在球場的外野草地的部分，謝國城則是與台肥商談妥當，台肥會提供一種養草肥料把球場草皮養好，且在 1971 年 1 月也開始做培養工作。⁹⁸

最終，臺北市立棒球場在 1971 年 7 月 25 日擴建完畢，⁹⁹ 除了原本預計要整建的項目之外，在施工的過程當中決定加建外野看臺，並追加 80 餘萬元的預算。¹⁰⁰ 事實上，關於 1971 年的擴建經費也是經過多次調整，在 1971 年 2 月初時，臺北市教育局決定先撥出 800 萬元的經費進行擴建，¹⁰¹ 到了 2 月下旬時，臺北市政府決定編列共 1,231 萬元進行擴建，¹⁰² 但到了三月中發包前夕，卻又改為 694 萬元。關於這次的擴建，臺北市政府到底是花了多少錢？根據臺北市議會的議事錄所記，最後應是花了 1,317 萬 7,024 元才完成。¹⁰³



圖 2-4 1969 年第八屆亞洲棒球錦標賽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第八屆亞洲棒球錦標賽揭幕〉。檢索日期：2022.9.27。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timeline.php?keyword=%E5%8F%B0%E5%8C%97%E5%B8%82%E7%AB%8B%E6%A3%92%E7%90%83%E5%A0%B4&advanced=。

⁹⁴ 〈明年遠東少棒預賽 正式決定由我主辦〉，《聯合報》，1970 年 10 月 14 日，6 版。

⁹⁵ 〈七月下旬舉行〉，《聯合報》，1970 年 10 月 24 日，5 版。

⁹⁶ 〈整建台北市棒球場 下月開工六月完成〉，《聯合報》，1971 年 2 月 23 日，6 版。

⁹⁷ 《臺北市議會第一屆第十五次臨時大會暨第三次大會議事錄》，1971 年 4 月 20 日，頁 3。

⁹⁸ 〈主辦遠東少棒預賽 我棒會將積極籌備〉，《聯合報》，1970 年 8 月 30 日，5 版；〈整建台北市棒球場 下月開工六月完成〉，《聯合報》，1971 年 2 月 23 日，6 版。

⁹⁹ 〈遠東少棒賽場地 擴建工程完成〉，《聯合報》，1971 年 7 月 25 日，8 版。

¹⁰⁰ 〈台北市棒球場 增建外野看台〉，《聯合報》，1971 年 6 月 28 日，8 版。

¹⁰¹ 〈教育局墊款 擴建棒球場〉，《聯合報》，1971 年 2 月 7 日，5 版。

¹⁰² 〈整建台北市棒球場 下月開工六月完成〉，《聯合報》，1971 年 2 月 23 日，6 版。

¹⁰³ 《臺北市議會第一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次臨時大會議事錄》，1971 年 7 月 9 日，頁 287。

至於為何在施工的過程當中決定加建外野看臺，這最為直接的影響莫過於進場的球迷。從圖 2-4 可以看出，當時球迷進場人數已經十分可觀，縱使外野並無座位，且僅是用鐵絲簡單的圍起來，但也充滿著許多的觀眾。在 1971 年的增建當中，外野看臺的增加即是站在球迷的需求上考量，能夠提供更多球迷好好的坐著欣賞一場精采的棒球賽。

臺北市立棒球場在 1971 年的擴建，也受到了當時代另一個運動的影響。1966 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其精神「破四舊、立四新」的影響之下開始批判中國的傳統，包括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等方面皆被改造，其中也包含了許多的中國文物被破壞。¹⁰⁴ 而當時在臺灣的蔣中正，為維護其「正統」的意識，因此決定設立「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以臺灣作為中華文化的唯一寶庫，並透過日常道德的要求，來訓練國民形成服從長上、適應群體生活。¹⁰⁵ 這樣的思想反應在建築上，就是在必須公共建築明示「正統」國家意識。也因大量的建築需求，促使宮殿式建築的風潮更大。¹⁰⁶ 於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就影響到了臺北市立棒球場的擴建：

關於社會教育—以配合推行文化復興運動，發展全民體育為重點……至發展全民體育方面，則整建體育場，擴建棒球場，舉辦亞洲少年棒球賽……。¹⁰⁷

上文是出自 1971 年 11 月臺北市市長的施政總報告，明確指出擴建棒球場是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下，發展全民體育之施政。而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60 年度推行重點工作計劃表」當中，也明確指示了「繼續整修興建各學校各地區體育場」。¹⁰⁸ 這代表著 1971 年的臺北市立棒球場之擴建，在官方的角度確實是屬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一環。這個影響最為顯著的部分，即是日後看過球場者皆有印象的宮殿式大門。

¹⁰⁴ 印紅標，〈紅衛兵「破四舊」的文化與政治〉，《現代中國的制度與文化》（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¹⁰⁵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臺北：稻香，2005），頁 11。

¹⁰⁶ 石國宏，〈戰後臺灣建築競圖中「建築模式」與「文化表徵」關係之研〉，（桃園：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1），頁 188。

¹⁰⁷ 《臺北市議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議事錄》，1971 年 11 月 1 日，頁 3。

¹⁰⁸ 《臺灣省政府公報》58:冬:71，1969 年 12 月 27 日，頁 3。



圖 2-5 臺北市立棒球場宮殿式大門

資料來源：傅朝卿，《中國古典樣式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臺北：南天出版社，1993），頁 243。

此次擴建之工程公司，與球場在 1957 年興建的公司並不同。1957 年興建臺北市立棒球場之公司與臺北市立綜合運動場的工程公司，皆是由基泰工程司所負責，而基泰工程司之建築設計者即為該公司創辦者關頌聲。¹⁰⁹ 關頌聲曾留學西方並在中華民國政府仍統治中國大陸時期已開業，後隨中華民國政府來至臺灣，¹¹⁰ 當時的建築風格也就以「道統之繼承與式樣之復辟」最為明顯，使得臺北市立綜合體育場的大門和南京中央體育場田徑場一樣，為五開間的牌樓。¹¹¹ 然而，臺北市立棒球場當時並未受到影響，尚未出現中國樣式的建築主體。

直至 1971 年的改建工程，受到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影響之下，出現的宮殿式的大門為中國樣式的主體建築。然而，興建與設計宮殿式大門的並非前述興建臺北市立綜合體育場大門的基泰工程司，而是有巢建築事務所的虞曰鎮。¹¹² 虞曰鎮在自國中開始半工半讀，即在建築事務所當學徒，並在 1937 年於香港美爾頓大學建築系畢業後，也是投入事務所的工作，進而在 1941 年創辦有巢建築事務所。¹¹³ 1949 年 5 月後隨中華民國政府來至臺灣，並繼續開設有巢

¹⁰⁹ 〈北市運動場 定期興建〉，《聯合報》，1956 年 2 月 9 日，3 版。

¹¹⁰ 張弘昌，〈戰後台灣的宮殿式建築主體性——以王大閔與李祖原作品析論為例〉，（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47。

¹¹¹ 傅朝卿，《中國古典樣式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臺北：南天出版社，1993），頁 242。

¹¹² 石國宏，〈戰後臺灣建築競圖中「建築模式」與「文化表徵」關係之研〉，（桃園：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1），頁 17；傅朝卿，《中國古典樣式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臺北：南天出版社，1993），頁 242。

¹¹³ 林子翔，〈台灣建築師虞曰鎮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12），頁 19。

事務所。¹¹⁴

雖然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宮殿式大門設計師與臺北市立綜合體育場之大門的設計師並非同一人，但在建築的樣式流變上，臺北市立棒球場與臺北市立綜合運動場之大門一樣皆為五開間牌樓用來作為中央看臺之支撐及主入口，¹¹⁵其風格是從上述南京中央體育場田徑場，到臺北市立臺北市立綜合體育場大門，再到臺北市立棒球場大門一致未變。

另一方面，1970 年代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影響之下，確實大量出現中國古典式樣新公共建築，但在其中最常見的其實是忠烈祠與孔子廟。¹¹⁶換言之，在建築史的脈絡之上，臺北市立棒球場之正門雖非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影下之下的主要建築，但廣義而言仍屬於受到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影響下的產物。究竟，執政者是希望透過這個宮殿式的大門達到什麼效果？這必須納入國際情勢綜合思考。

1960 年代，在美國總統甘迺迪與詹森的努力之下，美國政府與中共重啟雙邊關係，並且對於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爭議，美國已經逐漸不支持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¹¹⁷換句話說，中華民國作為「正統中國」之代表性已經逐漸喪失，使得在 1970 年代外交戰場逐漸嚴峻之際，中央政府在 1971 年 3 月通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再推進計劃綱要」，試圖加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但在本質上仍與前期無異。¹¹⁸也就是說，政府對於這種宮殿式大門的設計，中心要求仍舊是欲達「融合中西建築之特點，發揚我國建築之風格，達成德智體美各育之普遍發展」¹¹⁹，不僅是強化臺灣人對於統治政權之認同與凝聚，同時也能在遠東區少棒賽當中，讓參與的國家看到此大門，向各國表達中華民國政權為中國合法代表。然而，看到宮殿式大門之人的感受，確實有達成官方所欲之效果嗎？

經由研究者訪談之後整理成表 2-2，可以發現一些特別的地方：

¹¹⁴ 張弘昌，〈戰後台灣的宮殿式建築主體性——以王大閏與李祖原作品析論為例〉，（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47；石國宏，〈戰後臺灣建築競圖中「建築模式」與「文化表徵」關係之研〉，（桃園：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1），頁 17；傅朝卿，〈中國古典樣式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臺北：南天出版社，1993），頁 53。

¹¹⁵ 林子翔，〈台灣建築師虞曰鎮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12），頁 105。

¹¹⁶ 傅朝卿，〈中國古典樣式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臺北：南天出版社，1993），頁 276。

¹¹⁷ 林呈蓉，〈台灣涉外關係史概說〉（臺北：五南圖書，2015），頁 188。

¹¹⁸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臺北：稻香，2005），頁 189、192。

¹¹⁹ 傅朝卿，〈中國古典樣式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臺北：南天出版社，1993），頁 273。找原文出來

表 2-2 受訪者對於宮殿式大門之感受表

受訪者	對宮殿式大門之想法
林華韋	那個是球場建築，那會注意建築型式的人會有感受，但我也知道這個球場就這樣，但是我們的關心的都是待會兒的球賽，那不過就是一個門，一個大廳。
趙士強	我記得後面大概都，都是這樣這種門啊，對，也，也沒什麼，也沒什麼特別的。
王俊郎	臺北市立棒球場和南部地區的球場不一樣，一般球場沒有像國家的那一種、那一種很制式的紅磚塊的大門，比較看起來好像有正式的大門進入。
曾文誠	以當時來講他是很漂亮沒有錯啦，但是因為也無從比較嘛，因為我們都，我從基隆到臺北也沒去過太多的地方，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主要還是進球場看比賽，所以也沒有太特別多說，欸這個球場是有什麼不同。
林敏政	看到的時候很驚奇，因為他的那個大門，像一個宮殿一樣，那個時候的印象是說，怎麼有這麼宏偉的建築物。
蕭光遠	就是有在改進，球場有在改進，而且有中華文化的氣息都還存在，你知道意思吧，而且那個大門阿，有一種中華文化特有的氣息啦！
官文炎	當時那個道奇的老闆就講一句話，他說看到臺北市立棒球場那個拱型大門，他就說，這個世界上少有，應該把它留下來，如果當時留下來的話，我一直說，你把那一個門，那一個門其實經過地震、風吹日曬雨打，都沒有怎麼樣，因為它是拱型門，拱型門的設計是越壓的話它越硬，就像羅馬競技場，兩千年不會壞，它就是說一層樓，永遠蓋一層樓，就是說，把石頭疊成拱型的，你什麼地震的話，它是往下壓，它越堅固。總統府啦，那個很多外國學校很多拱型門，你到國內中山北路看，大型建築物都是拱型門，拱型門的作用是這樣。

資料來源：李承諺訪談、整理。

透過上表可以得知，僅有蕭光遠明確表示感受到中華文化特有的氣息，對於球員或是球迷而言，進入到棒球場之目的就是為了球賽，球場之大門對球賽並無影響，因此多半不會在意或者是沒有感覺。而若是注意到者，如王俊郎，他也不是感受到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合法代表，或是感受到中華文化之薰陶，

而是將其與球場本身作為聯想，認為僅是臺北市立球場與其他球場不同之處與特色，象徵的是較為正式的意涵。比較特別的是官文炎的感受，透過他轉述道奇隊老闆的說法，他其實也是相當欣賞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宮殿式大門，然而並非是中華文化的理由而欣賞，是站在建築興建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大門。

至此，我們可以理解到的是，臺北市立球場在 1971 年之擴建受到了當時修建運動場館的風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及舉辦遠東區少棒賽，上述三者之影響才得以改建，而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宮殿式大門雖然是屬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一環，但政府興建此類型大門的做法，在象徵意義與對外宣傳方面較為顯著，至少外國人來到臺灣之後會覺得十分特別，但對於國內的棒球參與者而言，其關注之重點在於球賽，因此宮殿式大門對這些人來說較無實質之作用。

第二項 工商社會與休閒：夜間照明設備

1969 年 1 月，臺北市政府宣布將興建一座有照明設備的夜間球場，當時提出的方案：(一)興建一座最合國際標準的球場，工程費用預計需要 1,100 萬元；(二)興建一座普通而合乎標準的燈光球場。這個想法很快就獲得時任市長高玉樹的同意，不過高玉樹希望將費用壓低於 600 萬元，而重新由養護工程處設計，沒想到此計畫就此延滯，直到高玉樹結束市長任期仍尚未動工。¹²⁰

雖然高玉樹市長任內並未完成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夜間照明設備，但也如前一項所述，在 1971 年其實有對於球場進行大規模的整修與擴建，而為何不趁著 1971 年的擴建「順便」興建夜間照明設備？或許可透過夜間照明設備的用途來進行思考。夜間照明設備最大的用途是在晚上舉辦比賽，但對於舉辦遠東區少棒賽來說，把內部場地整修得更好，以及容納更多觀眾的重要性，與之跟能夠在晚上舉辦賽事相比，顯然是場地本身的品質更為重要。也因此有限的經費當中，臺北市政府在 1971 年優先選擇是將場地本身弄得更好，而非去興建用途是要在晚上舉辦賽事的夜間照明設備。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70 年代興建場館的風氣如本節開頭所述，仍是十分蓬勃發展，甚至在 1973 年修訂《都市計畫法》，增加法條規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¹²¹ 代表著官方支持在地方上設立體育運動場館，而建造更好的體育運動場館也是努力的目標，也因此，臺北市政府想要興建夜間照明設備的想法始終沒有被遺忘。

¹²⁰ 〈體壇不夜城〉，《經濟日報》，1975 年 9 月 27 日，11 版。

¹²¹ 《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五條。

在 1972 年 7 月臺北市長張豐緒上任後，即說要興建夜間球場，但該年度預算已編列完成，¹²² 直到 1973 年上半年編列了 5,000 萬元與 1,500 萬元，要興建合乎國際標準之體育館、游泳池及棒球場夜間照明設備。¹²³ 然而，在興建的過程當中卻又遇到了不少問題。

首先，1973 年上半年市府行政單位才信誓旦旦的要在棒球場興建夜間照明設備，但之後卻遭遇許多「關心」：

本筆預算原先是要用在棒球場的，但是後來很多人建議認為應該設在體育場，這樣，用途比較廣，利用的人亦多，如裝在棒球場的話，可利用的人就少，同時裝在體育場的話，棒球也照樣可以練習，這項建議可以說是全部體育界的建議，因此我們接受了這項建議，決定裝在體育場。雖然決定了以後接到了很多對於棒球有興趣的人厲害的指責，但是事情既然已決定了，我們也就積極的來進行。¹²⁴

以上是當時臺北市長張豐緒在 1973 年 10 月，對於市議員質詢 1,500 萬預算使用的答覆，可以發現行政單位已經受到體育界的遊說，決定將夜間照明設備改設立在體育場，之後也將預算計畫變更送至市議會。¹²⁵ 但時任市議員張元成並非站在贊成的態度：

有一部份人士（大概都是棒球界人士）反對，我希望將來有經費時，對於棒球場也不妨裝設夜間照明設備，因為在先進國家，對於夜間設備都很普遍，像我們的鄰國如菲律賓等國家，夜間照明設備都很完善。¹²⁶

可以看出，夜間照明設備要蓋在哪裡尚未獲得大多數人的共識，而且就算是確定要在體育場興建，仍持續遭受時任市議員吳敦義的批判：

教育局還編列了幾千萬元準備來蓋夜間球場，耗費大量的能源，由這一點我就想到，教育局應該拿出比較遠的眼光作一個大的著眼點，不要以為像少棒打勝了，得到世界冠軍，然後，認為夜間比賽不大習慣，就花費了很多錢，耗費很多電力，來設置一個一年只用了幾天的夜間球場，

¹²² 〈又遭遇了難題〉，《聯合報》，1973 年 12 月 12 日，6 版。

¹²³ 此資料雖於《臺北市議會第一屆第六次大會議事錄》，1972 年 10 月 30 日，頁 737，所獲得，但根據其內文，實際開會日期應是在 1973 年上半年，且於第七次大會之前所開的臨時會。

¹²⁴ 《臺北市議會第一屆第七次大會議事錄（續）》，1973 年 10 月 5 日，頁 90-126。

¹²⁵ 《臺北市議會第一屆第七次大會議事錄（續）》，1973 年 9 月 4 日，頁 240。

¹²⁶ 《臺北市議會第一屆第七次大會議事錄（續）》，1973 年 10 月 5 日，頁 90-126。

本席認為像這種熱門的不必盲目追求。¹²⁷

從上可知，該市議員並不贊成興建夜間照明設備，認為只是少棒獲得勝利之後，一項盲目地追求。

正當臺北市政府仍因要在棒球場或田徑場設立夜間照明設備而討論時，反倒是高雄市政府先於 1973 年 9 月 18 日在高雄市立綜合體育場的夜間照明設備興建完工，成為全臺灣首座擁有夜間照明設備的體育場。然而，該照明設備根據臺北市工程人員的實地考察結果，其照明彷彿普通的路燈，與標準相差甚遠，¹²⁸ 若按照臺北市政府的標準來看，與臺北市政府所追求的「國際標準」顯然有段落差。不過，阻礙臺北市政府興建夜間照明設備的其他障礙在次月隨之而來。

1973 年 10 月，敘利亞與以色列爆發戰爭，第一次石油危機出現，造成石油價格暴漲與物價飆漲、經濟成長大幅衰退，¹²⁹ 一般又把此事件稱為能源危機。受到石油危機的影響，鋼筋的價格大幅上升，縱使符合國際標準的燈具原本就不便宜，但還是漲了一倍，僅燈具的價格就需 2,000 萬元，¹³⁰ 臺北市政府的預算勢必要再追加。到了 1974 年初，臺北市政府最後決定是先利用原本的 1,500 萬元預算做一部份，¹³¹ 而這部分即是在體育場興建照明設備所需的四個鐵塔，並與唐榮鐵工廠議價後發包動工，至於燈具的部分打算隔年再編列經費興建。¹³² 有趣的是，在 1974 年中發生了一件事情，使得上述兩項障礙得以解決，讓臺北市立棒球場擁有符合國際標準的夜間照明設備。

1974 年 8 月 25 日，立德少棒隊在世界少棒聯盟所舉辦的少棒賽獲得冠軍，使臺灣的球隊在當年度同時獲得少棒、青少棒、青少棒冠軍，成為「三冠王」。時任副總統嚴家淦與行政院長蔣經國在當日凌晨就打電報到美國，向立德少棒隊祝賀。¹³³

在獲得「三冠王」之後，臺灣人對於棒球的期待也不是只滿足於三級棒球而已，希望也能夠在成棒的賽事當中獲得佳績，達成「四冠王」的成就。若要好好的發展成棒，則改善棒球環境與興建夜間棒球場變得相當重要。¹³⁴ 1974

¹²⁷ 《臺北市議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議事錄（下）》，1974 年 2 月 7 日，頁 240。

¹²⁸ 〈又遭遇了難題〉，《聯合報》，1973 年 12 月 12 日，6 版。

¹²⁹ 張怡敏，〈石油危機〉，《臺灣大百科全書》。檢索日期：2022.8.30。
<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934>。

¹³⁰ 〈又遭遇了難題〉，《聯合報》，1973 年 12 月 12 日，6 版。

¹³¹ 《臺北市議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議事錄（下）》，1974 年 2 月 7 日，頁 240。

¹³² 〈市體育場照明設備 鐵塔部份即可動工〉，《聯合報》，1974 年 3 月 14 日，8 版；〈市體育場照明設備 已經動工年底完成〉，《聯合報》，1974 年 5 月 31 日，8 版。

¹³³ 〈立德小將為國爭光 政府首長馳電祝捷〉，《聯合報》，1974 年 8 月 25 日，3 版。

¹³⁴ 〈「三冠王」的確立·「四冠王」的期待〉，《聯合報》，1974 年 8 月 25 日，2 版。

年 8 月 28 日，蔣經國即表示要在臺北市建立一座夜間棒球場，並定名為「三冠棒球場」來紀念臺灣獲得少棒、青棒與青少棒世界冠軍。¹³⁵ 9 月 1 日，立德少棒隊與謝國城在返國之後，謝國城即表示蔣經國指示要興建一座「三冠棒球場」是一件令人興奮與感激的消息，並認為若有夜間比賽設備，則能在夜間比賽或觀賞比賽，對於提倡棒球運動更能收到成效。¹³⁶

1974 年 9 月 4 日，時任高雄市長王玉雲宣布，高雄棒球場將增設夜間燈光設備，並取名「立德球場」，以示紀念。¹³⁷ 隔天謝國城陪同立德少棒隊拜會蔣經國時，蔣經國當面表示希望謝國城繼續為成棒發展而努力，謝國城也當提出建議，應在臺北市立棒球場增加夜間燈光設備，蔣經國則回覆：「這樣很好」。¹³⁸ 事實上在 9 月 4 日時，時任行政院秘書長費驊、教育部長蔣彥士、臺北市長張豐緒及其他有關人員馬上開會討論「三冠棒球場」的地點，當時臺北市立棒球場也納入考量當中。

9 月 6 日，臺北市政府馬上決定追加 3,450 萬元預算，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興建夜間照明設備，並且已由養工處完成初步規劃。¹³⁹ 同月 7 日蔣經國巡視臺北市政府時有特別提示一些事情，其中一項就包括要在臺北市立棒球場增加夜間照明設備。¹⁴⁰

透過此次政策的大轉變可以得知，臺灣的棒球隊在世界少棒聯盟的成功，使得國內高層的政治人物願意做出指示，加強對於棒球場的建設。這也可以從同年 9 月 30 日的臺北市議會看出一些端倪，當天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在工作報告時提到「奉層峯指示追加本年度預算 3,450 萬元，裝置棒球場夜間照明設備」¹⁴¹ 這裡的「層峯」放在行政體系架構當中，教育局最上層應該是臺北市市長所管轄，然而為何臺北市市長會在 9 月底時突然指示撥出預算，替臺北市立棒球場增加夜間照明設備？這就顯然與蔣經國所下的指示有關，才使得臺北市市長多規劃 3,450 萬元的經費興建。也就是說，相較於市民社會的需求而言，國家運動的榮耀是當時後執政者更為在乎的事情。

¹³⁵ 〈青棒青少棒戰績輝煌 蔣院長嘉許為國爭光〉，《聯合報》，1974 年 8 月 29 日，3 版。

¹³⁶ 〈謝國城昨返國表示 決盡全力推展棒運〉，《聯合報》，1974 年 9 月 2 日，3 版。

¹³⁷ 〈高雄棒球場 增照明設備〉，《聯合報》，1974 年 9 月 5 日，8 版。

¹³⁸ 〈蔣院長接見立德小將 讚揚表現良好運動精神〉，《聯合報》，1974 年 9 月 6 日，3 版。

¹³⁹ 〈裝棒球場照明設備〉，《聯合報》，1974 年 9 月 7 日，8 版。

¹⁴⁰ 〈務使台北安和繁榮而有秩序〉，《經濟日報》，1974 年 9 月 8 日，2 版。

¹⁴¹ 《臺北市議會第二屆第二次大會暨第十、十一、十二次臨時大會議事錄（下）》，1974 年 9 月 30 日，頁 76。

雖然之後在興建夜間照明設備時，又遭遇設計延誤、¹⁴² 招標流標等問題，¹⁴³ 最後由唐榮鐵工廠承包興建鐵塔，¹⁴⁴ 並由荷蘭的工廠承包興建國際標準的燈光設備。¹⁴⁵ 工程在 1975 年 7 月竣工，臺北市立棒球場獲得與 1972 年慕尼黑奧運相同的照明設備，臺灣也成為亞洲第一個使用此種照明設備的國家，¹⁴⁶ 且在實測的結果平均亮度達到一千五百勒克斯，和美國職業棒球場夜間照明標準完全相同。¹⁴⁷



圖 2-6 1984 年中正盃成棒賽閉幕典禮合照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1984 年 3 月 15 日）。〈七十三年中正杯成棒選拔賽及各人資料〉，《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檔號：A332410000K/0073/0110117/CP1673。

說明：有了夜間照明設備後，在賽程的安排上更具彈性，並可讓進入工商社會的上班族球迷能夠有機會在下班之後欣賞到棒球賽事。

然而，球場使用者在使用的感受上又是如何？效果有如預期的好嗎？在夜間球場蓋好當年就進入過球場打球，並代表臺灣至美國參加世界少棒聯盟青少棒賽¹⁴⁸ 的趙士強就有所回憶：

在台灣（夜間）打的時候，也覺得非常新奇嘛……那時候我記得那個聚光不是很好，就是像這個本壘板，你不可以有影子有沒有，我們那個一定是有一個方向不對嘛，像這種檢查我們是比較…就是設計上是有一些問題啦。那時候一開始有（影子），後來好像我記得調整，就是有時候……

¹⁴² 〈工程進度調整〉，《聯合報》，1975 年 1 月 6 日，8 版。

¹⁴³ 〈業者盼主辦單位妥善處理〉，《聯合報》，1975 年 2 月 28 日，7 版。

¹⁴⁴ 〈北市體育場棒球場照明設備 定六月底完工〉，《聯合報》，1975 年 3 月 1 日，8 版。

¹⁴⁵ 〈夜間照明設備工程 幾經波折完工無期〉，《聯合報》，1974 年 12 月 11 日，6 版。

¹⁴⁶ 〈市體育場照明設備 八月正式啟用〉，《聯合報》，1975 年 7 月 13 日，4 版。

¹⁴⁷ 〈北市棒球場的夜間照明〉，《聯合報》，1975 年 8 月 4 日，5 版。

¹⁴⁸ 〈美和小將今戰美東〉，《聯合報》，1975 年 8 月 13 日，3 版。

我記得在大學的時候也有很多次比賽，這一個燈光也比較暗啦，因為這個維修的程度也不夠，然後……反正這個技術上很多問題啦。¹⁴⁹

透過上述可以知道，能夠在夜間比賽對於當時的青少棒球員來說，是相當新鮮的一件事情，但也發現了一些缺失存在，像是因為燈光角度的問題，居然使本壘板上方出現影子。此外，在趙士强大學時期（也就是 1980 年代初期），與美國職棒球場同等級的夜間照明設備，居然有燈光較暗的情況，其原因可能有兩個。第一，球場燈光亮度本來就可以調整，一般練習時開 9 盞燈（全開為 32 盞），光度為五百勒克斯，需要電視轉播時，會依黑白轉播或是彩色轉播而增開燈數，若全開進行比賽 2.5 小時的比賽，則要用電 960 度，¹⁵⁰ 有可能是趙士强參與的比賽燈光沒有全開，所以才感覺比較暗。

但是根據上述，這是趙士强「很多次比賽」所留下之記憶，代表這應該是長時間的狀況，再加上當時對於場地設備保養仍處在發展的階段，因此燈光較暗的原因應該是另一個可能性，即是配套措施的不完全。當時雖然設備器具能與西方標準接軌，但其他的專業知識與維護仍尚未可以配合，造成可能只有在設備建好的初期可以讓設備發揮應有之水準，但隨著時間經過，狀況每況愈下。

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夜間照明設備的完工，也使得在棒球比賽的安排上產生了變化，賽事開始會特地排在夜間進行，像是 1975 年 8 月有合庫與美國中北部大學棒球明星隊之戰，¹⁵¹ 9 月為了慶祝九九體育節，舉行一場棒球表演賽，由當時國內最強的兩支球隊合作金庫與可口奶滋對戰，¹⁵² 12 月中旬，一連三日有早稻田大學對合庫、慶應大學對體專、早慶對抗賽，¹⁵³ 12 月下旬，日本青少棒隊與華興中學的交流戰，以上這些皆是在夜間照明設備完工後，當年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所進行的夜間比賽。

夜間照明設備對於吸引觀眾入場也有重要的功用，「在夏天，過去看球烈日下曬得一身臭汗，實在不好受，如今夜間看球賽，既不誤正事，又不致汗流滿身，當可容易吸引觀眾」。¹⁵⁴ 對於球員而言，除了上述例子，能在到美國參加世界少棒聯盟所舉辦的青少棒、青棒賽之前，即可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練習在夜間比賽之外，其實也影響到了國內球隊的訓練規劃。

（夜間照明設備對球隊）影響很大，因為那個時候呢，我們大部分在那

¹⁴⁹ 李承諺訪談、整理，趙士强口述訪談，2022 年 7 月 13 日。

¹⁵⁰ 〈北市棒球場的夜間照明〉，《聯合報》，1975 年 8 月 4 日，5 版。

¹⁵¹ 〈譚信民復出雄風依舊〉，《聯合報》，1975 年 8 月 6 日，4 版。

¹⁵² 〈體育界今慶體育節〉，《聯合報》，1975 年 9 月 9 日，8 版。

¹⁵³ 〈棒球進入熱季〉，《聯合報》，1975 年 12 月 1 日，8 版。

¹⁵⁴ 〈體育設備進步 提高運動水準〉，《聯合報》，1975 年 8 月 6 日，4 版。

邊比賽的時間都在高中跟大學以後嘛，那尤其在上大學的時候（按：1980年代初期），反而我覺得那個時候功課比較沒有什麼影響，就是我們有很多賽程都是夜間比賽，所以白天可以上課，所以那時候對我們（課業）的影響就比較少一點，那時候我記得我們夜間比賽場次非常多。¹⁵⁵

由葉志仙的回憶可以得知，在 1980 年代初期，夜間比賽場次變成非常多，代表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夜間的比賽已經是司空見慣之事，也因為許多比賽在夜間進行的緣故，使得球員在白天的時候比較不會被剝奪上課時間去進行訓練，在不荒廢課業的情況之下，對於球員個人的生涯發展規劃也比較有所幫助。

第三項 職業棒球：企業主導修建

透過前兩項可以看出，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大規模整建，最直接的因素往往是因為國際賽所需，為了符合國際賽的要求，或是為了不賠上國家的面子，臺北市政府才撥出預算整建球場。另一個較直接的因素就是受到更上層執政者所注意，像是 1975 年的夜間照明設備即是此例。然而，可以說沒有受到蔣經國的關注，就不會蓋夜間照明設備嗎？從前項的討論可以知道，夜間照明設備仍是欲達到的目標，只是有一些困難所阻礙，蔣經國的關注固然使得障礙得以快速排除，但在長時間的規劃來看，仍然會陸續地藉由國際賽而修建。

換句話說，若是單純的基於「讓運動有更多人參與」或是「提供選手更好的環境」的理由修建，在沒有國際賽或上位者注意的情況之下，修建的速度會較為緩慢。再綜觀臺北市政府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後續的興建規劃，雖然整體而言是往「更好的球場」為目標前進，但似乎缺乏完整的規劃，很常是遇到問題才去解決，這可以由全壘打牆防護墊這件事情看出來。

在趙士強大四之時，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全壘打牆並無護欄或防護墊，完完全全就是一堵水泥牆，¹⁵⁶ 若外野手追飛球撞到全壘打牆，則容易造成受傷。1981 年 9 月下旬舉辦的成棒秋季聯賽，9 月 27 日中油隊的中外野手紀敏洲為了接一顆飛球而應聲撞在全壘打牆上，球雖接住了，但胸部撞傷、滿口鮮血並且暈倒，經隊友抬出場後由救護車送往醫院。¹⁵⁷ 不過，一位球員的受傷似乎沒讓大會獲得警惕，9 月 28 日比賽時，趙士強同樣為了接一顆飛球撞上全壘打牆，額頭、左邊臉頰、肩膀都嚴重紅腫瘀血並且痛苦呻吟，¹⁵⁸ 甚至還

¹⁵⁵ 李承諺訪談、整理，葉志仙口述訪談，2022 年 7 月 14 日。

¹⁵⁶ 〈當年趙士強「撞壁」台北球場有了護欄〉，《聯合晚報》，2000 年 11 月 24 日，11 版。

¹⁵⁷ 〈零零七以柔克剛 二比一勝陸軍隊〉，《聯合報》，1981 年 9 月 28 日，5 版；〈撞傷了不見醫護人 高飛球誰還敢接？〉，《聯合報》，1981 年 9 月 29 日，2 版。

¹⁵⁸ 〈撞傷了不見醫護人 高飛球誰還敢接？〉，《聯合報》，1981 年 9 月 29 日，2 版；〈接球撞牆受

一度昏倒，¹⁵⁹ 最後也是用救護車送往市立仁愛醫院救治。¹⁶⁰

這次趙士強受傷問題就大了，剛好被榮工處處長且甫當選新任棒協理事長的嚴孝章¹⁶¹ 所看到。

第二天，那時候嚴孝章就說，趙志強他是國家代表隊的第四棒，這個很危險什麼的，他就叫人家去看嘛，就好像是過沒幾天就把外野的這個防護墊做起來。¹⁶²

其實除了嚴孝章之外，接連兩天有球員撞到全壘打牆受傷一事，也受到了與臺北市立棒球場相關的人員注意，全國棒協總幹事楊柏森在 9 月 29 日上午和負責管理臺北市立棒球場的臺北體專校長劉紹本，及棒球場有關人士研商，一致決議為保護選手安全，要儘早加裝活動塑膠海綿墊。¹⁶³ 最後除了加裝海綿墊之外，原本美技獎只有一個名額，還破例增加一個名額，各頒了一個給紀敏洲與趙士強。¹⁶⁴

至此可以說明，舉辦國際賽事與受到主事者注意，這兩項可以說是能快速使得臺北市立棒球場整修的兩大原因，而臺北市立棒球場在 1980 年代比較大型的修建，大致上也脫離不了這種情況。

1982 年 2 月，臺灣確定要主辦於同年 7 月舉行的第 5 屆世界女子壘球賽，¹⁶⁵ 而臺北市立棒球場又再一次因為要舉辦國際賽的緣故，獲得了修建的機會。此次修建由榮工處承包並於 4 月 1 日開始整修，¹⁶⁶ 在 6 月 8 日整修完成，整修的內容包含了內野紅土區用機器壓實且重整投手丘附近之區域，已經壞掉三分之一的夜間照明設備的燈泡更換，內外野草皮養護與牆的墨綠色泡綿防護墊、內野鐵絲網改為尼龍網與看臺上的頂棚，並將內野看臺座位區分紅、綠、藍三色，還有臨時性的排水系統。¹⁶⁷

除此之外，還有挑空記者室轉播室、裁判、選手休息室、選手集訓宿舍、沐浴設施、陳列室、貴賓室。¹⁶⁸ 其中，轉播室可以提供電視臺與廣播電臺使

傷 棒賽續傳憾事》，《聯合報》，1981 年 9 月 29 日，5 版。

¹⁵⁹ 李承諺訪談、整理，林華韋口述訪談，2021 年 12 月 12 日。

¹⁶⁰ 李承諺訪談、整理，趙士強口述訪談，2022 年 7 月 13 日。

¹⁶¹ 〈嚴孝章接下棒協重擔 並提出六項工作目標〉，《民生報》，1981 年 7 月 19 日，2 版。

¹⁶² 李承諺訪談、整理，趙士強口述訪談，2022 年 7 月 13 日。

¹⁶³ 〈北市棒球場 全壘打界牆 決裝海綿墊〉，《聯合報》，1981 年 9 月 30 日，5 版。

¹⁶⁴ 〈趙士強紀敏洲 將獲美技獎〉，《聯合報》，1981 年 10 月 4 日，5 版。

¹⁶⁵ 〈壘協決主辦世界女壘賽〉，《民生報》，1982 年 2 月 17 日，1 版。

¹⁶⁶ 〈昨勘測整修〉，《聯合報》，1982 年 4 月 2 日，5 版。

¹⁶⁷ 〈北市棒球場 已完成整修〉，《聯合報》，1982 年 6 月 9 日，5 版。

¹⁶⁸ 〈市立棒球場整修一新〉，《民生報》，1982 年 6 月 9 日，3 版。

用。¹⁶⁹ 總計這次的修建花費了 4,300 萬元，¹⁷⁰ 這當中臺北市政府僅列了 1,800 萬元的預算，¹⁷¹ 教育部補助 1,000 萬元，¹⁷² 剩下的部分可能是由棒球協會與第五屆世界女子壘球賽籌備會負擔。¹⁷³

這種由官方組織（政府）或半官方組織（棒球協會）出資修建的狀況，直到 1980 年代末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那就是在 1989 年末為了隔年職業棒球賽事而開始計畫整修臺北市立棒球場，其中最關鍵的人物就是被後人稱為「職棒之父」¹⁷⁴ 的兄弟飯店董事長洪騰勝。

洪騰勝先是花費一億元，在桃園龍潭興建首座由民間出資且符合國際標準的棒球場，並在 1986 年 11 月完工啟用，後捐贈 600 萬元作為職棒基金。¹⁷⁵ 而在職棒即將開打之際，職棒聯盟向各地機關與教育局提案，希望能夠允許職棒聯盟出資改進現有球場設施，¹⁷⁶ 預計整修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等五個場地，其中臺北市棒球場經與臺北市立體育場協調後，由職棒聯盟墊付整修經費，大約 360 萬至 400 萬元。¹⁷⁷

雖然這筆經費名義上是由職棒聯盟墊付，若臺北市政府預算通過或順利動用預備金會再撥款，¹⁷⁸ 但實際上整個棒球界其實都明瞭，這筆整修的經費可以說是由洪騰勝全部負擔。

要等到市政府來做這些東西，時間會來不及，那時候洪董事長自己掏腰包出來……他認為說全部都讓兄弟飯店的全部兄弟一起付，不是很好……在 1,200 萬當中的話，有 600 萬是由兄弟飯店出，有 600 萬是他自己本身去做支付……基本上我了解應該是在有 1,200 萬左右的。¹⁷⁹

洪騰勝我很尊敬這個人，他都自己出錢，出錢去整修……（職棒首年使

¹⁶⁹ 臺灣電視公司，〈台北市立棒球場整修完成〉，1982 年 6 月 8 日。國家圖書館數位影音服務系統。檢索日期：2022.8.21。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id=161218。

¹⁷⁰ 〈市立棒球場整修一新〉，《民生報》，1982 年 6 月 9 日，3 版。

¹⁷¹ 《臺北市議會第四屆成立大會、第一次大會暨第一、二、三、四、五次臨時大會議事錄（三）》，1982 年 5 月 30 日，頁 3161。

¹⁷² 〈棒球場趕工整修 準備迎接女壘賽〉，《聯合報》，1982 年 4 月 16 日，2 版。

¹⁷³ 〈世女壘賽場地決定〉，《民生報》，1982 年 5 月 22 日，2 版；〈回頭看過去一年〉，《中華棒球雜誌》創刊號（1983.1），頁 12。

¹⁷⁴ 〈老當益壯 84 歲「職棒之父」洪騰勝完投 9 局技壓國手〉，《自由時報》，2022 年 3 月 19 日。檢索日期：2022.9.3。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865158。

¹⁷⁵ 謝仕淵，《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17），頁 301。

¹⁷⁶ 〈職棒有家 籌備緊鑼密鼓〉，《民生報》，1989 年 11 月 16 日，4 版。

¹⁷⁷ 〈市立棒球場 下月整修〉，《聯合報》，1989 年 12 月 29 日，16 版；〈各球場近展開整修〉，《民生報》，1990 年 1 月 11 日，4 版。

¹⁷⁸ 〈市立棒球場 下月整修〉，《聯合報》，1989 年 12 月 29 日。

¹⁷⁹ 李承諺訪談、整理，李文彬口述訪談，2022 年 1 月 12 日。

用的球場)他都有去,他主要貢獻最大的,就是在臺北市立棒球場,其他的還是有,因為他去的時候都會跟廖敏雄¹⁸⁰ 共同去勘查,他真的付出很多。¹⁸¹

我們董事長(洪騰勝)……職棒會有今天真的是歸功他一個人,這一句話不會過份,他弄自己的,他都用自己的錢去做這一些事情,他花了,喔,多了,算億的。他其實都會聽大家的意見,選手的意見啦、球迷的意見啦,他甚至在比賽的時候穿著便服,然後戴個眼鏡、帽子,去坐在球迷裡面,去聽球迷的一些意見,他們在講什麼,有什麼講一講要改進的,他都會去聽。他很用心,他超級用心的,他付出相當多。¹⁸²

從以上的訪談來分析,李文彬為職棒聯盟成立的第一位正式員工,編號001,¹⁸³ 因此其所述洪騰勝為了職棒花費1,200萬元修建球場,可信度相當的高。而職棒元年使用的球場共有5座,若將1,200萬元平均分配的花,一座球場應分得240萬元的維修經費,但根據可獲得之資料,臺北市立棒球場獲得了360至400萬元,也如蕭光遠所述,這5座球場當中,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的花費是最多的,也可以看出臺北市立棒球場其價值與職棒開創時的重要性。

洪騰勝幾乎是憑一己之力修建臺北市立棒球場,這件事在棒球運動發展以及運動場地發展而言,還有其特別的意義。誠如本研究本章第一節所述,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建立是由謝國城到處募款,且獲得唐榮鐵工廠之幫助才得以建立,但謝國城是以棒球協會總幹事之身分與名義完成此事,且棒球協會仍然屬於半官方的性質,而臺北市立棒球場後續大型修建的經費來源,仍是以臺北市政府的資金最為重要。

然而,洪騰勝是以職業棒球聯盟這一民間組織之名義接洽,且讓政府同意修建球場,並幾乎是以其公司與私人之力出資完成。這件事情也反映了1989年末及1990年代,政府在法規上開始鼓勵企業投資興建體育場。在1989年職棒即將開打之際,中央政府有意設立「獎勵民間投資公共設施條例」,推廣民間投資設立大型體育場,並且能夠獲得政府協助取得用地、租稅減免以及融資貸款。¹⁸⁴ 雖然此條例後續因為一些問題沒有順利通過,但也可以看出當時的

¹⁸⁰ 為同發建設的老闆,對棒球貢獻頗大,也入選為棒球名人堂之一員。李承諺訪談、整理,蕭光遠口述訪談,2022年8月19日。

¹⁸¹ 李承諺訪談、整理,蕭光遠口述訪談,2022年8月19日。

¹⁸² 李承諺訪談、整理,王俊郎口述訪談,2022年2月10日。

¹⁸³ 李文彬,〈我在職棒的歲月〉,(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頁12。

¹⁸⁴ 〈鼓勵民間投資 建大型體育場〉,《民生報》,1989年12月7日,1版。

社會風氣已使得相關法案的討論與推動。

在 1993 年臺北市政府根據《都市計畫法》第 30 條鼓勵民間投資公共設施之原則，修正《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明確列出體育場為公共設施。¹⁸⁵ 證明政府態度出現轉變，開始主動鼓勵企業投資修建體育運動用地。這也代表著臺灣棒球運動的發展，以及球場之建設，不再是受到政府強力控制，而是納入民間的力量做為考量，這種發展也較符合西方現代化的體育運動，有民間的力量進入之後較能夠有夠多充沛的資源，有利於永續發展。

總而言之，洪騰勝可以說是民間投資興建棒球場、以一間企業之力與政府合作修建球場之先河。雖然在 1999 年職棒季末統一獅認養臺南市立棒球場，¹⁸⁶ 是首個認養球場的職業球團，並成為以區域性為主場經營的最佳楷模。¹⁸⁷ 但兄弟飯店與臺北市立棒球場同在南京東路上，且僅一個街區之隔，再加上職棒初期兄弟球迷的人數龐大，與球隊在 1992 年到 1994 年完成三連霸的輝煌歷史，造就了兄弟象球迷對臺北市棒球場有如主場般的特殊情感。不過，如此前所未有的職棒熱潮，使得球場使用頻繁，以及後續的維護不足的後果，也埋下了臺北市立棒球場缺失逐漸浮現的隱憂。(圖 2-7)



圖 2-7 逐漸浮現問題的臺北市立棒球場

資料來源：中華職棒大聯盟，〈臺北市立棒球場〉。檢索日期：2022.9.5。https://www.cpbl.com.tw/field/cont?SID=0M061627715782594329。

說明：棒球場應是綠油油的草皮，但因為幾乎全年無休的使用，使得外野手經常站立的地方的是禿的。

¹⁸⁵ 〈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臺北市府公報》82:冬:15，1993 年 10 月 22 日，頁 2。

¹⁸⁶ 〈台南球場封場整修〉，《民生報》，1999 年 11 月 23 日，29 版。

¹⁸⁷ 謝仕淵，《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17），頁 305。

第三章 眾人眼中的棒球場

棒球場開始使用之後，隨著一場又一場的球賽進行，以及其他類的球賽或活動使用，與人之間的連結也越來越深。到底有哪些比賽或活動曾經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辦？哪些賽事特別使得參與者留下深刻的回憶？乘載著戰後棒球發展的球場最後如何不再成為舞臺？這些問題的答案必須從不同時期且具有象徵性的球賽開始討論。

第一節 站在球場之內

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所舉辦的第一項運動賽事，為 1957 年 12 月 21 日日本早稻田大學棒球隊來訪所舉辦之交流賽。事實上在臺灣仍是日治時期時，日本著名的大學球隊已有來臺交流的經驗，當時的臺灣人對於這些大學球隊精湛的球技無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並且自嘆不如。到了戰後，雖然臺灣已非日本統治，但在球界之間的互動交流關係仍然緊密，且有不少工商界人士即是從日本的學校畢業，其中就包含謝國城，他的母校即是早稻田大學。¹⁸⁸

於是在 1953 年，有賴謝國城的牽線之下，早稻田大學來臺進行交流賽。然而，當時臺北市並無一個屬於棒球專用的球場，因此決定在臺大用竹搭建看臺進行比賽。早稻田大學在全臺進行 11 場的交流賽，對戰隊伍包括了美軍、銀行公會、各大企業與地方球隊，以及可以說是集全臺好手於一隊的臺灣聯隊，結果早稻田大學總共取得了 10 勝，僅輸與臺灣聯隊對戰的 4 場比賽中的 1 場比賽。¹⁸⁹

1957 年早稻田大學再次來到臺灣進行交流，這次的段戰就移師至臺北市立棒球場。¹⁹⁰ 即便當時臺北市立棒球場尚未完工，但仍然捨棄了 1953 年所使用的臺大棒球場，選擇於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行重要賽事，顯然當時省棒球協會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在功能與重要程度已經高於其他在臺北的棒球場。

1957 年早稻田大學同樣是在臺灣進行 11 場友誼賽，戰績為 6 勝 3 和 2 敗，這系列在臺北所舉辦之賽事，皆是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辦的第一場友誼賽約有 15,000 名觀眾，觀眾們的印象是這次的早稻田大學實力遠不如上一次強大。而是什麼原因讓觀眾有這種感覺？一個重大的

¹⁸⁸ 謝仕淵，《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17），頁 175。

¹⁸⁹ 謝仕淵，《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17），頁 175；〈早稻田大學棒球隊 在台賽程全部排定〉，《聯合報》，1953 年 12 月 02 日，3 版。

¹⁹⁰ 〈早大棒隊抵台 今日首戰北市〉，《聯合報》，1957 年 12 月 21 日，3 版。

因素就是跟場地有關係，新的場地大大的影響了這批早大一年級學生隊伍的演出，例如場地地質鬆軟，搶壘跑壘不能快捷有力等。¹⁹¹

新建的球場一切都顯得草率，設備簡陋，投手數次因地質太軟而鬆脫，影響比賽，更令友邦球隊恥笑，觀眾台附近凹凸不平，居然還有陷阱，一位觀眾左腳墜進去半尺深，座位區域未確切劃分，秩序頗為凌亂，沿圍牆處帶有臭味的爛泥觸腳皆是，均應在下次比賽前儘速設法改善，以免觀眾花錢看球，怨聲載道。¹⁹²

可想而知，雖然省棒球協會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在未完全完工的狀態之下，已經可以舉辦賽事，然而對於觀眾或是球員而言，球場仍然是沒有準備好的狀態，引發了媒體的批判以及抱怨。

進入 1960 年代之後，臺灣棒球發展產生了一些改變。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政治的發展出現重大轉變，臺灣脫離了日本統治，然而對於棒球運動而言仍延續了日治時期的基礎，甚至是更為普遍化，在社會上蓬勃發展，出現了各類型大大小小的盃賽。不過到了 1960 年代，國小、國中棒球隊開始減少，其可能的原因根據棒球歷史研究者謝仕淵所述：「或許是對日本文化的禁止，又或是為了節省經費，然而目前並沒看到官方禁止棒球運動的證明，只能說原因複雜且不同。」¹⁹³ 國中、小的參與者減少，也影響到了成棒的發展，棒球基礎產生了斷層，難以普遍性地提供成棒基礎。此外，企業對於棒球的態度也大不如前，原本屬於員工內部休閒性質的棒球，轉變為對外的比賽、嚴格訓練要求戰績為主，造成球隊開銷成了龐大的負擔，導致盛極一時的棒球風氣逐漸走下坡。另外，謝仕淵的研究也表明：「有幾則案例說明外省籍主管的不支持是其中關鍵主因，反對手段不見得是禁止，而是透過比賽時間不給公假的方式，就足以讓許多人知難而退。」¹⁹⁴ 這些都使棒球運動發展產生轉變。不過，大型球賽的旺盛的人氣，證明了棒球運動的社會基礎依然穩固。

1960 年代棒球發展的轉變，使得大眾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印深刻之處，是參與這些大型球賽之時。而在 1960 年代的大型球賽及其影響，又以 1968 年棒球委員會邀請日本關西聯隊的少棒賽最為盛大。為了滿足全國觀眾的需求，臺視還出動團隊轉播此球賽。

¹⁹¹ 〈早大出師不利 北市棒隊奏凱〉，《聯合報》，1957 年 12 月 22 日，3 版。

¹⁹² 〈早大出師不利 北市棒隊奏凱〉，《聯合報》，1957 年 12 月 22 日，3 版。

¹⁹³ 謝仕淵，《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17），頁 193。

¹⁹⁴ 謝仕淵，《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17），頁 194。

.....臺視公司在得悉這場賽程後，就積極準備實況轉播.....由於棒球比賽的時間是無法事先估計的，七局比賽可能要一個多小時，可能兩個小時，也可能三個小時，這使節目部在安排如何啣〔銜〕接原來節目，感到極大的困難.....傷腦筋的另一件事，是必須搜集兩隊的詳細資料。同時也要澈底瞭解棒球規則及一切術語.....但作為導播的我，卻是最慘的一個，除了在電影上或偶而在廣場上，見過別人揮棒擊球外，其他一竅不通，更遑論球賽進行的程序及規則了。¹⁹⁵

值得一提的是，在臺視所出版的《電視周刊》25日與27日的節目轉播表當中，是沒有看到預定要轉播棒球賽的，¹⁹⁶ 也因此可以判斷臺視可能是比較臨時得知要轉播棒球賽，也代表了電視臺轉播棒球賽應該是一件不常發生的事情。根據上文也可看出一些端倪，首先是關於節目的銜接問題，若播報棒球是一件常態，那應該可以循往例解決；其次，是棒球的規則與術語以及轉播流程，播報員及導播對這些皆不熟悉，代表平時沒有在轉播棒球。也因此，在轉播機器的架設自然也會是一個大問題。

廿四日下午，垂楊隊首先出戰，我和工程部的工作同仁及大任竹如等到達棒球場，作現場最後一次勘察工作，一方面決定攝影機及播報臺的位置，另一方面熟悉一下比賽過程.....廿五日的轉播在上午十時五十分開始，工程部的同仁在清晨六時就開始工作。搬運機器，裝置攝影機、拉線，當大太陽出來後，又擔心溫度過高會影響機械效率.....¹⁹⁷

此段顯示了臺視對於轉播棒球的謹慎與陌生，到前一天仍在場勘，以及要提早4個小時以上到達現場開始架設轉播器材。下圖3-1即是轉播時的現場照片，上方圖呈現了機器在烈日之下轉播，為了防止過熱而架設帳篷；下方圖則是現場的轉播人員，可以發現並沒有單獨的轉播室，而是和觀眾在同一個場地。此外，也可得知雖然1960年代初期在臺北市立棒球場就曾有意轉播之經驗，

¹⁹⁵ 李聖文，〈轉播中日少年棒球比賽散記〉，《電視週刊》308（1968.09），頁4。

¹⁹⁶ 《電視週刊》306（1968.08），頁95-96。

¹⁹⁷ 李聖文，〈轉播中日少年棒球比賽散記〉，《電視週刊》308（1968.09），頁4-5。

但這僅是偶一為之的轉播，因此並沒有建立起一套規準或流程。而這些歷程與經驗，僅止於在當時舉辦大型賽事的臺北市立棒球場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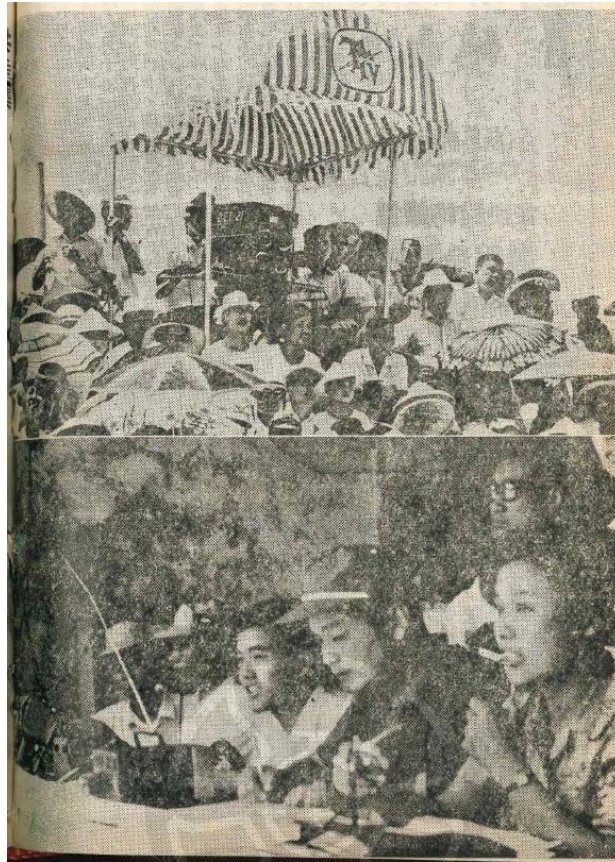


圖 3-1 1968 年中日少棒邀請賽轉播情形

資料來源：李聖文，〈轉播中日少年棒球比賽散記〉，《電視週刊》308（1968.09），頁 6。

這次系列的比賽當中，紅葉少棒隊在 8 月 25 日先以 7:0 完封日本關西少棒聯隊，8 月 27 日紅葉隊與垂楊隊聯軍再以 5:1 獲勝，並且超過兩萬名的觀眾擠滿臺北市立棒球場。¹⁹⁸

那時候人都已經滿了，所以把當時的木門關上，他們硬是把木門擠破，不能進來的還要爬圍牆啦、爬樹啦，當時不曉得有那麼多觀眾，他們像水一樣湧進來。¹⁹⁹

這系列比賽促使大批球迷進場觀賽，也透過了電視轉播讓全臺灣的人民觀賞了這系列的棒球賽，紅葉的名聲推至極致，長官接見、各界捐款不斷，也讓臺

¹⁹⁸ 謝仕淵，《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17），頁 198-199。

¹⁹⁹ 葉鴻慶整理、蕭光遠口述，〈畫別臺北球場〉，《職業棒球》225（2000.12），頁 42。

北市立棒球場成為了這些選手在棒球生涯當中重要且難忘的一個地方，胡明澄選手在 40 年後回憶道：

我的棒球生命裡最難忘的還是在台北市立棒球場，我們以 7A 比 0 打敗日本隊的那一幕，我到現在回想還是很清楚跟難忘，那時候對日本打到第五局的時候，江宏輝打了一支全壘打，觀眾就開始丟錢給我們……鈔票飄在空中的景象，我現在都還很難忘。²⁰⁰

另外一位紅葉少棒球員邱春光也印象深刻：「……我當時的印象都還在，那時候臺北只有市立棒球場一個棒球場地，我記得當天現場的觀眾爆滿」²⁰¹

而這股熱潮也使得在 1968 年馬上就有一本關於紅葉棒球的漫畫出版，在這本《紅葉大勝世界冠軍隊》²⁰² 書中，開頭是以圖片搭配文字的方式簡介紅葉少棒隊，以及塑造其精神，當中也有附上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照片（圖 3-2）。而在球賽的進行則是以繪圖的方式呈現，恰好作者也有畫出一幅球場全景（圖 3-3），若把照片的球場與繪圖的球場兩者比較可以發現，繪圖應是以圖 3-2 的照片為樣本所繪製，並且可以看得出來有一些顯眼的地方有被如實畫出，像是高度較高的球場內野看臺、球場大門的主體建築，以及從三壘側往一壘側看，場外的建築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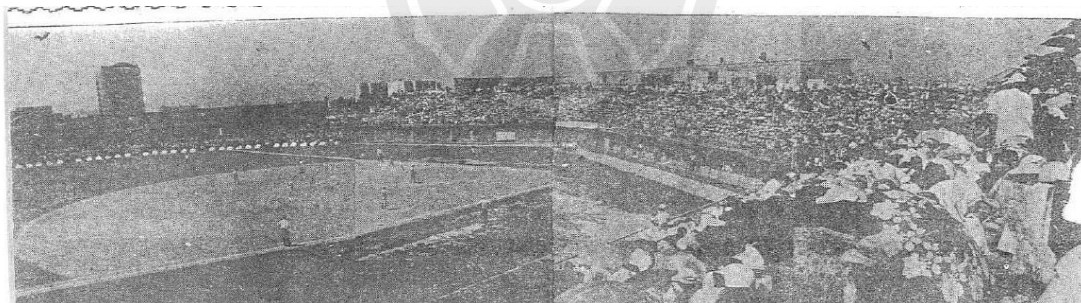


圖 3-2 在《紅葉大勝世界冠軍隊》的臺北市立棒球場照片

資料來源：黃山，《紅葉大勝世界冠軍隊》（臺北：志明，1968），頁 2-3。

²⁰⁰ 邱聖德，〈1968 年的夏天—紅葉少棒隊生命史的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111。

²⁰¹ 邱聖德，〈1968 年的夏天—紅葉少棒隊生命史的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113。

²⁰² 黃山，《紅葉大勝世界冠軍隊》（臺北：志明，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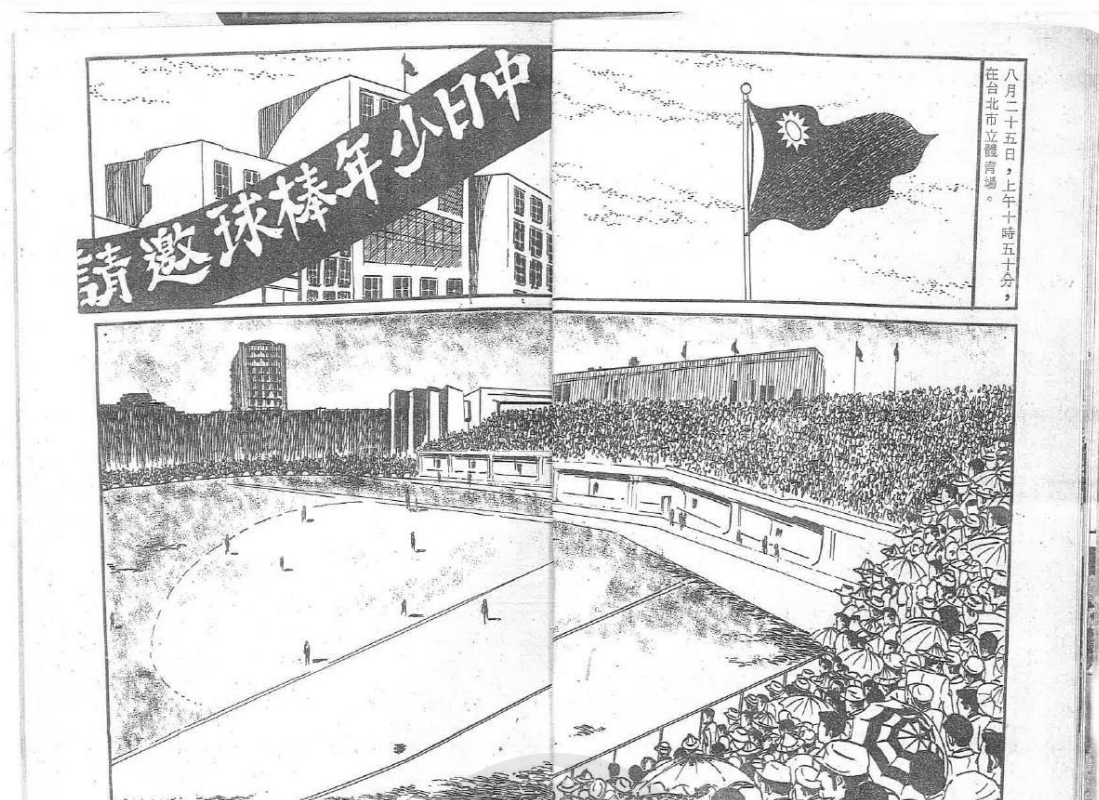


圖 3-3 在《紅葉大勝世界冠軍隊》的臺北市立棒球場繪圖

資料來源：黃山，《紅葉大勝世界冠軍隊》（臺北：志明，1968），頁 14-15。

然而，若再繼續閱讀漫畫中的比賽過程可以發現，比賽的背景大多是幾近空白，若有畫到背景則大多數都是人群的畫面，或是必須讓讀者知道方向是外野，而以簡單的線條畫出場外之建築。這種表現手法說明了在《紅葉大勝世界冠軍隊》一書當中，球場並非是其關注的重點，對於此書作者，或者說此書想要向讀者所傳達的訊息，應該是在於打敗日本隊的這個結果，以及「紅葉精神」。上述參與紅葉少棒的選手胡明澄與邱春光由於自身的生命經驗，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固然產生了深刻的連結回憶，但臺北市立棒球場之於紅葉少棒賽而言，僅是一個比賽的場地。

不可否認的是，紅葉少棒熱潮與遺緒，再加上國際情勢的轉變，使得政府對於棒球運動產生了不同的看法，造成 1970 年代棒球運動的熱潮，而臺北市立棒球場之價值與意義，應是更多的選手在更多的比賽，或者是重要的賽事當中所建立，而使得人與場地產生了連結。

1970 年代，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受到威脅與轉變，先是在 1970 年聯合國表決「接納北京政府、排除蔣政府」案時，首次出現贊成票超過反對票的情形，而在 1971 年再次表決時，贊成票 76、反對票 35、棄權票 17，通過了第 2758

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成功地進入聯合國。²⁰³ 在國際外交顯得冷峻嚴厲之際，好的運動表現所激起的迴響能夠振奮臺灣人的心，形成了一段棒球運動與政治的特殊關係，²⁰⁴ 而這個關係在世界少棒聯盟（Little League Baseball，簡稱 LLB）的比賽當中格外顯眼。

在這段期間，各個層級的國手選拔賽事基本上都是以臺北市立棒球場做為「首選」，這一點可以由 1976 年選拔賽場地的調整當中看出。1976 年全國少棒賽及中華少棒代表隊選拔賽原定 6 月 15 日至 20 日，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其他同類型的青少棒、青棒及成棒之比賽，原定分別在 6 月 8 日至 13 日、6 月 22 日至 27 日、6 月 29 日至 7 月 3 日進行，²⁰⁵ 然而，為了舉辦在 9 月的第一屆世界業餘棒球賽，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整修工程，使得場地在 4 到 6 月無法使用，因此各類比賽進行場地與時間的調整。上述的少棒比賽更改地點至高雄立德棒球場；青少棒的比賽更改時間為 6 月 22 日至 27 日，地點改為高雄立德棒球場；青棒的比賽改時間為 7 月 3 日至 8 日；成棒改為 7 月 10 日至 15 日。此外，原定七月中旬要舉辦的亞洲盃壘球賽，也延後 10 天。²⁰⁶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若是在時間與地點許可的情況下，相關賽事都會排定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行。臺北市立棒球場成了這些球員證明自身球際，以及獲選為背負國家榮耀而奮鬥之人的競技場，他們必須先立足臺灣，然後才能走向世界。

1977 年 6 月 23 日，全國青棒賽暨中華民國青棒代表隊選拔賽於臺北市立棒球場揭幕，參加的球隊有美和、華興、宜寧、南英、東吳、明德、治平、三信、山崎、花蓮等十隊，共分三組進行循環賽，最後取四隊再循環決賽。將透過這系列的比賽選拔出國家青棒隊的選手名單，其中冠軍球隊可選出七名，亞軍四名，其餘四名從其他各隊當中選出，總計十五名，將參加同年八月的世界青棒賽。²⁰⁷ 在這過程當中，參加的選手是如何看待臺北市立棒球場？曾在 1977 年獲選代表隊，參加第十屆世界青棒賽的王俊郎回憶道：

第一次去是跟隊伍去，那時候才高一不太可能上場……高二的時候會上場打選拔賽，進去那個球場會比到其他的球場還要更嚴肅、更緊張一些，就好像是要進國手的那個考試場一樣。這時候棒球已經以臺北為主，所

²⁰³ 林呈蓉，《台灣涉外關係史概說》（臺北：五南圖書，2015），頁 189、192。

²⁰⁴ 謝仕淵，《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17），頁 205、209。

²⁰⁵ 〈全國少棒及青少棒賽〉，《聯合報》，1976 年 3 月 4 日，8 版。

²⁰⁶ 〈全國少棒 青少棒 選拔 改在南部舉行〉，《聯合報》，1976 年 2 月 25 日，8 版。

²⁰⁷ 〈全國青棒賽程排定 十隊先分三組預賽〉，《聯合報》，1977 年 6 月 16 日，8 版。

以自然而然的，臺北球場會比其他縣市來得好，經費上也都比較多。²⁰⁸

由王俊郎的回憶可以得知，由於進入到臺北市立棒球場往往都是進行國手的選拔賽，再加上有別於其他球場的宮殿式的大門，使得進入到棒球場的心情格外嚴肅與緊張。而這種因為賽事的性質造成場地感受上有所轉變的狀況，也並非僅止於一人而已，像是李文彬就回憶道：

其實，只要有接觸棒球的人都知道，臺北市立棒球場他就是那個時候叫做少棒的一個殿堂。所以只要當選國手，少棒的國手，最後的比賽一定是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所以他（臺北市立棒球場）真的就是我們可以說是他是一個棒球的殿堂。²⁰⁹

值得注意的是，球員因為參與重要球賽而使得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產生不一樣的看法，這一點較可以被理解，但球迷或觀眾是如何產生類似的看法？傳播媒介便成了重要的因素。

可想而知，報紙的傳播可以說是一個重要因素，但電視轉播的興起也不能夠忽視。趙晉文〈台灣棒球運動電視轉播之歷史分析：1964-2008〉的論文對此有進行探討，並在論文最後附有電視轉播棒球賽事的年表，可以發現在 1960 年代電視轉播仍不發達，但到了 1970 年代之後，有轉播的棒球賽事可說是逐年增加，其中 LLB 的代表隊選拔賽即是轉播的一項大重點。同時也可看見，在 1980 年代所舉辦的邀請賽或盃賽，許多皆是舉辦在臺北市立棒球場，²¹⁰ 像是台視從 1973 年開始連續轉播了 10 年的中華盃賽事，²¹¹ 之後也有其他單位接續轉播。以上這些都使得臺北市立棒球場無論從文字或是影像的傳播，皆長期持續進入球迷與觀眾的眼中，造成他們也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是相當重要的賽事場地之印象。

1987 年 12 月 31 日，職棒推動委員會成立，由全國棒球協會理事長唐盼盼擔任主任委員、中國電氣公司董事長顏甘霖為副主任委員、兄弟飯店董事長洪騰勝為執行祕書，委員有奧會副祕書長曾永權、體協副祕書長詹德基、金門汽車公司協理張裕屏、棒協輔導組長林敏政等人。²¹² 1989 年 10 月 23 日，中

²⁰⁸ 李承諺訪談、整理，王俊郎口述訪談，2022 年 2 月 10 日。

²⁰⁹ 李承諺訪談、整理，李文彬口述訪談，2022 年 1 月 12 日。

²¹⁰ 趙晉文，〈台灣棒球運動電視轉播之歷史分析：1964-2008〉，（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236-252。

²¹¹ 趙晉文，〈台灣棒球運動電視轉播之歷史分析：1964-2008〉，（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72。

²¹² 〈職棒兩年後跟大家見面〉，《民生報》，1988 年 1 月 19 日，7 版。

華職業棒球聯盟成立，²¹³ 共有兄弟、味全、三商、統一四支職業棒球隊參與，而唐盼盼當選會長、洪騰勝擔任秘書長之職。²¹⁴ 洪騰勝在同年曾表示過，職棒聯盟的成立，最大的困擾是球場的問題，有計畫要說服市政府，由市政府撥地，四個球團共同出資興建球場。²¹⁵ 然而，就最後的結果來看，職棒開打之初並沒有新的球場，而是使用既有之球場來進行比賽，包括了臺北市立棒球場（表 3-1 簡稱：臺北球場）、新竹市中正棒球場（表 3-1 簡稱：新竹球場）、臺灣省立體育場棒球場（臺中）（表 3-1 簡稱：臺中球場）、臺南市立體育場棒球場（表 3-1 簡稱：臺南球場）、高雄市立德棒球場（表 3-1 簡稱：高雄球場）等五座場地。²¹⁶

上述五個職棒元年所使用的場地，其各項差異可以整理成表 3-1，從中可以看出臺北市立棒球場在職棒初期的特色與重要性。



²¹³ 葉鴻慶，〈職棒的初登板〉，《職業棒球》212（1999.11），頁 12。

²¹⁴ 〈職棒聯盟成立 棒運開啟新里程〉，《民生報》，1989 年 10 月 24 日，4 版。

²¹⁵ 〈職棒聯盟 即將申請成立〉，《民生報》，1989 年 1 月 31 日，4 版。

²¹⁶ 〈我國職棒比賽競技場掃描〉，《職業棒球》1（1990.2），頁 12-17。

表 3-1 職棒元年之球場比較表

球場	臺北球場	新竹球場	臺中球場	臺南球場	高雄球場
建立時間	1959	1976	1935	1931	戰後
元年場次	60	8	48	8	56
夜間照明設備	有	有	有	無	有
容納人數	18000	15000	15000-20000	15000	12000
全壘打線距離 (英尺)	左、右外野各 310 中外野 360	左、右外野各 330 中外野 400	左、右外野各 330 中外野 380	左、右外野各 360 中外野 380	左、右外野各 320 中外野 380
門票 (元)	內野 200 (半票 100) 外野 100	內野 150 (半票 80) 外野 80	內野 150 (半票 80) 外野 80	內野 150 (半票 80) 外野 80	內野 200 (半票 100) 外野 100
遊憩去處	星期六、日的比賽均要清場，球場附近百貨公司、電影院、餐廳林立，絕對能滿足吃、喝、玩、樂、休息的各種消費需求	最著名的首推以城隍廟和法蓮寺為中心的廟前廣場小吃集，距球場車程不到十分鐘	球場地處臺中市郊，但因腹地狹小，故往返各遊樂休閒場所費時不多	球場附近及四周較負盛名之旅遊如體育公園、五妃廟、各項美食據點	地處市中心區，至各大百貨公司及電影院很方便，是消磨時間好去處。離風景區萬壽山及蓮池潭也不遠，值得一遊。鄰近球場的六合路夜市不去可惜

資料來源：整理及修改自〈我國職棒比賽競技場掃描〉，《職業棒球》1 (1990.2)，頁 12-17；中華職棒大聯盟，〈球場介紹〉。檢索日期：2022.8.14。https://www.cpbl.com.tw/field。

說明：無論是在《職業棒球》雜誌或是中華職棒大聯盟的官方網站當中，皆書寫高雄市立德棒球場為日治時期所建，但就「臺灣百年歷史地圖」所顯示，不管是在 1944 年「高雄市舊航照影像」、1946 年「高雄市區域圖」或是 1947 年「高雄市舊航照影像」皆無看到棒球場之雛形。而在 1956 年「高雄市舊航照影像」則可明確看到棒球場之形狀，故高雄市立德棒球場應為在戰後所建，但確切時間仍須再更進一步研究。

透過場次的安排可以得知，職棒元年主要使用之球場，應是臺北、臺中、高雄此三者，恰好是北、中、南各一座。而在這當中，臺北市立棒球場是三個主要場地當中「最年輕」之棒球場，且為比賽場次最多之球場。然而，球場之「年紀」應非是職棒把最多數之場次安排在臺北市立棒球場之原因，否則上述五座球場最晚建成的新竹球場應該要排最多的場次。換句話說，職棒聯盟在安排球場的選擇上，會考慮的是球場狀況、周邊環境，更重要的是票房收入。球場在職棒開打之前，都有先經過一番的整修，對於球場的紅土與外野之狀況，後人很難僅憑藉著史料來進行比較，然而可以從球場之設備來一窺端倪。

在臺灣的職棒初期之球場與其他國家職棒所使用之球場比較，絕對是十分簡陋，但臺北市立棒球場在這當中可以說是設備與周邊環境相對較好的了，除了從表 3-1 可以得知有夜間照明設備之外，可容納的人數也是相對頗多。另外，也可從棒球評曾文誠的訪談中得知一些事情：

他（臺北市立棒球場）是臺北市比較熱鬧、繁華的地方，那相較於現在天母或者新莊都算是交通可能要花點時間，那以當時他的位置其實地理環境非常好，那斜對面就一個環亞百貨嘛，那附近商圈也很多，然後辦公大樓也多，所以也方便大家下班（去球場），那早年有學生票的時候，學生去排免費票，對他們來講都很方便……那本壘後方也有播報室，然後記者室，所以硬體……當然你要做跟其他的國家來比較他還是很簡陋，可是如果相對你只比臺灣的話，當時他有他的規模，那他讓你感覺正式是因為它的規模，那硬體方面，那包括他很早有夜間照明設備等等……臺北市立棒球場其實一開始也沒有（播報室、記者室），但因為媒體的需求，那慢慢的每個地方都……像新竹就硬在貴賓室旁邊劃分一個區域，那臺中也是在……甚至在視線上面都很有問題，但臺北市立棒球場當初可能有一些位置其實就是比較適合當記者室，所以他等於規劃出來就感覺上比較像樣一點。²¹⁷

由以上可以得知，臺北市立棒球場對於媒體工作者而言，硬體設備和其他球場比起來也是比較友善的，而其方便的交通，使得球迷在下班之後較容易到達球場。在球場旁邊就有百貨公司，也方便滿足球迷的各項需求。最後，再加上數十年來臺北市立棒球場是臺灣大小棒球賽事的重地，球迷也早就習慣至臺北市立棒球場觀賞棒球賽，促使臺北市立棒球場雖然門票賣比較貴，但

²¹⁷ 李承諺訪談、整理，曾文誠口述訪談，2021 年 12 月 13 日。

仍成為了票房十分好的球場。即使在 1997 年臺灣職棒大聯盟開賽，²¹⁸ 進入到兩聯盟競爭的時代，雙方為了球場仍會在球季開始前協調場地，而臺北市立棒球場也因為較高的票房算是一個滿重要的場地。²¹⁹

若把時間線拉遠一點來看，臺北市立棒球場在 11 年的職棒賽事中，到底負擔了多少場次？從這當中可以得知臺北市立棒球場對於中華職棒而言究竟有多種要。透過下表 3-2 可以得知，臺北市立棒球場在 1990 年占全部比賽的三分之一場次還不夠多，往後兩年節節攀高超過 4 成。1993 年，俊國熊及時報鷹兩支新球隊加入中華職棒，²²⁰ 使得比賽總場次變為 270 場，雖然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場次占比下降了，但其使用天數其實突破了新高，甚至超過了 5 成，意即若是當天有職棒賽事，有超過一半的機率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至少會有一場比賽，臺北市立棒球場對於中華職棒而言可以說是更加重要了。

1997 年則是另一個轉捩點，除了上述的臺灣職棒大聯盟開賽之外，和信鯨加入了中華職棒，而其加盟之初就規劃以嘉義市為主場，促使中華職棒的主客場制更為明顯，也造成臺北市立棒球場在中華職棒的場次占比與使用天數占比皆下降。然而，這並沒有使臺北市立棒球場獲得歇息，因為臺灣職棒大聯盟是落實完全的主客場制，聲寶太陽隊即把主場設立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換言之，臺北市立棒球場必須同時承受中華職棒以及臺灣職棒大聯盟的賽事。就現今可得的資料來看，臺北市立棒球場負擔了臺灣職棒大聯盟在 1997 年 3 月至 6 月的 17 場賽事，²²¹ 而整個球季必須負擔 40 場比賽。²²²

²¹⁸ 葉鴻慶，〈動盪年代〉，《職業棒球》214（2000.1），頁 85。

²¹⁹ 李承諺訪談、整理，趙士強口述訪談，2022 年 7 月 13 日。

²²⁰ 葉鴻慶，〈職棒的璀璨歲月〉，《職業棒球》213（1999.12），頁 88。

²²¹ 〈臺灣大聯盟元年三、四月賽程表〉，《那魯灣周報》4（1997.3），頁 2；《那魯灣周報》11（1997.5），頁 2。

²²² 〈全省棒球場巡禮〉，《那魯灣周報》5（1997.3），頁 11。

表 3-2 歷年中華職棒賽事在臺北市立棒球場之比例

年度	總場次	在臺北球場	場次占比	比賽天數	有臺北球場	天數占比
1990	180	60	0.3333333	119	39	0.3277311
1991	180	78	0.4333333	132	56	0.4242424
1992	180	82	0.4555556	145	63	0.4344828
1993	270	105	0.3888889	176	97	0.5511364
1994	270	92	0.3407407	179	87	0.4860335
1995	300	100	0.3333333	182	82	0.4505495
1996	300	95	0.3166667	181	89	0.4917127
1997	336	81	0.2410714	190	74	0.3894737
1998	315	73	0.231746	208	68	0.3269231
1999	278	47	0.1690647	170	44	0.2588235
2000	180	28	0.1555556	124	28	0.2258065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職棒大聯盟，〈賽程〉。檢索日期：2022.8.14。https://www.cpbl.com.tw/schedule。
說明：由於職棒可能一天在同一個場地打 2 場比賽，或是不同場地打 2-3 場比賽，因此場次與比賽天數並不相等。

另外一方面，臺北市立棒球場雖然在名稱上是「棒球場」，但其實用途並非僅止於棒球賽使用而已，也曾作為壘球賽、槌球賽、展覽會場（犬隻展、體育用品展）、婚禮會場、機車特技表演場……等許多不同的目的使用。²²³ 然而，為何會將棒球場作為如此多用途的場地？可以利用 1965 年開始舉辦的莒光盃排球賽作為說明。²²⁴

1965 年 3 月，救國團與臺灣新生報共同舉辦排球賽，並將前一年救國團所舉辦的「毋忘在莒盃」更名為「莒光盃」且擴大規模舉行，使得參賽人數變多到 1,281 名，隊伍數也增多到 96 隊。²²⁵ 在隊伍數眾多的情況之下，一次需要 7 個場地同時進行比賽，但過去排球賽通常都是借用某校或某地之運動場或體育館所進行，無法找到在一地圖時可供 7 個場地進行比賽，因此救國團便決定借用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比賽。²²⁶

²²³ 林承頡，〈臺北市立棒球場四十三年史（1957-2000 年）〉（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20 年），頁 60、103、104、177、188。

²²⁴ 林政君、胡文雄，〈球旅書懷—臺灣師大男子排球隊征途（1956-1976）〉（臺北：師大出版中心，2018），頁 70。

²²⁵ 林政君、胡文雄，〈球旅書懷—臺灣師大男子排球隊征途（1956-1976）〉（臺北：師大出版中心，2018），頁 62。

²²⁶ 李承諺訪談、整理，胡文雄口述訪談，2022 年 8 月 16 日。

這個情況其實反映了在 1960 年代，臺灣對於專用運動場地以及大型運動場館的缺乏，雖然在 1960 年代末期，政府與民間已經開始注意到需要興建體育運動場館，但這種狀況其實到 1970 年代中期仍就是明顯存在。

比賽和練習缺場地，要求各項運動水準提高是很困難的，因為光有選手、教練、裁判或觀眾，若獨缺少場地，選手練習機會少，比賽機會不多，如何能掀起運動熱潮與提高運動水準……棒球及籃球這兩項運動，在國內可謂得天獨厚，不如其他運動項目那樣，一年到頭為場地問題發愁，也因此這兩項運動在國內比賽機會最多，擁有最多觀眾，運動風氣也最好。其他的運動項目，除了羽球館外，至今依然無專用場地，因此在遍找無處比賽的情況下，有的仍全力為舉辦比賽而努力推展，有的即心灰意冷。²²⁷

透過以上報導可知，臺北市立棒球場在 1975 年裝上了夜間照明設備，雖然事實上仍有一些改進的空間，但若把棒球放在臺灣所有的運動項目來看，已經是獲得數一數二多資源的運動項目了。也因為缺乏專用運動場地以及大型運動場館的關係，才會使得各式各樣需要大型空間的比賽、表演、展覽、活動等出現在臺北市立棒球場。不過有趣的是，將這些看起來與棒球很不相搭的運動放在棒球場進行，也使得參與者留下了一些回憶。

1965 年至 1967 年，連續三年的莒光盃排球賽皆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辦，而胡文雄連續三屆皆有參加。

我們從小就在泥土上打球的，我在臺南二中的時候那個場地也是泥土的，還沒有水泥，那水泥當然比較好比較平啊，那個只有那時候比較興盛是籃球，所以籃球場一定有。我們從小就打到大的，我們是在泥土上打球，所以（在棒球場的土上打球）不會被影響啦，而且泥土比較不會受傷啦，你說救球那個動作你就比較敢，啊不然你那個水泥地誰敢啊，那如果能到（體育館）裡面去那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啦！²²⁸

若以現今的角度來看，在紅土上打排球是一件令人感到困惑的事情，然而根據胡文雄的回憶，在過去缺乏專業運動場地的狀況之下，從小就是在泥土地上打排球，反而在水泥地或體育館的木質地板打球是較罕見的事情。再者，在

²²⁷ 〈選手用武無地，水準如何提高？〉，《聯合報》，1975 年 11 月 27 日，8 版。

²²⁸ 李承諺訪談、整理，胡文雄口述訪談，2022 年 8 月 16 日。

泥土上打球可以更放心地去撲球，因此對他來說在棒球場進行排球賽並不會使技術無法發揮。

不過，在棒球場裡打排球這件事情，在胡文雄的排球生涯當中，也只有那三年的莒光盃排球賽有此種經驗而已，因此對於一些事情仍然印象深刻

其實當初去棒球場比賽我也是覺得說，欸啊為什麼棒球場可以打排球，我也是很好奇，後來知道說原來是因為場地，需要那麼多場地所以在那邊比賽。啊那邊棒球場的場地也算不錯，因為他蓋有看臺嘛，喔有人可以站在看臺上看球也很好，所以啦，啦啦隊也很好啊，那也不錯啊！²²⁹

可以看得出來，當時為排球選手的胡文雄本身在進去比賽之前也是感到十分好奇，怎麼可以在棒球場裡打排球賽。而在進場比賽之後對於看臺印象較深刻，由於一般的排球場地不會有看臺，就算是在體育館內看臺也沒那麼大，使得觀眾可以在看臺好好地看球與加油。

而棒球場被如此廣泛地挪作他用，這樣的行為對於球場管理者而言又是怎麼樣的感受呢？

有時候會覺得很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意思就是說，夭壽喔，連這個也在這裡辦，把我草地什麼的，我都要重新整理……辦活動，踐踏我的場地，很不捨，會覺得很不捨……²³⁰

從蕭光遠的反應可以得知，非棒球賽事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辦，無論如何或多或少都會對於場地產生破壞，像是排球比賽必須要架設網子，因此必須在球場的草地上或土上挖出可供架設網子使用的洞，而這些都是事後要再去保養與恢復的，也難怪蕭光遠會覺得十分不捨。

不過把棒球場挪做他用在現今仍有時候也會看到，像是在職棒的休賽季將球場用來舉辦演唱會即是一例。然而不同的是，現今在場地維護與規畫方面較過去進步，而且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現今的棒球場能夠獲得較完整的恢復期，反觀臺北市立棒球場在過去大型場地缺乏的情況之下，除了棒球賽之外往往還必須做為各種不同活動的場地使用，使得球場較難獲得足夠時間保養與恢復，這也使得隨著時間的流逝，球場逐漸地不堪負荷，成為了之後被拆除的一項原因。

²²⁹ 李承諺訪談、整理，胡文雄口述訪談，2022年8月16日。

²³⁰ 李承諺訪談、整理，蕭光遠口述訪談，2022年8月19日。

第二節 消逝的棒球場

驀然回首，臺北市立棒球場已走過 43 個年頭，到了後期究竟是出現什麼問題以及遭遇什麼狀況？使得一個到進行拆除作業都還能夠吸引球迷前往「朝聖」的棒球場不得不走向被拆除的命運。更諷刺的是，使得原本的具指標性的棒球場空間，變成了一個不能夠打棒球的「小巨蛋」。這些問題或許能夠從 1980 年前後臺北市政府的運動場館興建計畫、棒球協會的期望，以及臺北市立棒球場的設備狀況獲得一些解答。

第一項 興建大型運動場館之背景

1979 年初，民生報出現了讀者投書「我們需要更新更好的體育館」，該文內容闡述自由杯籃球賽已開打，在看球之餘發覺臺北市居然只有中華體育館（中型）與公賣局球場（小型）兩座正式比賽用的體育館，又因似乎有著國際賽在中華體育館舉辦；國內賽在公賣局球場舉辦的不成文規定，在中華民國籃壇失去地位之際，使得公賣局球場時常人滿為患。²³¹ 讀者投書能夠被刊登在報紙上，一定是被通過且挑選過的，雖然無法判斷這篇文章反映的是真實的社會聲音，或者是有媒體還是其他勢力的考量，但其內容可以看出來這邊所說的體育館是能進行籃球運動的體育館。而在同年，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中指示臺北市長李登輝「在今後建設大台北市計畫中，應籌建一座可容納五萬人到十萬人的公眾體育館，館內設備應一切符合現代化要求，以及科學化管理」。²³² 官方正式顯示出要建設大型體育場館的想法與決心：

蔣主席此一指示顯示中央對國民體育的推展愈發重視，一個國家國民體育愈為蓬勃，將表示這個國家的國民生活愈富強康樂，唯有在社會繁榮安定的環境裡，國民才有餘力從事體育活動。因此，中央重申推展國民體育的決心，實在令人振奮，體育界人士對蔣主席這個指示也同聲頌禱。台北市需要一座符合國際水準的體育館，一向是推展體育工作單位及台北市民殷望的事實。目前台北市稍具規模的要算中華體育活動中心，這座由已故華僑林國長先生斥資興建的體育館，由於年代已久一切設備已嫌老舊，加上疏於保養和管理不當，門窗和衛生設備都不堪使用。因此，每逢在中華體育館舉辦一些國際性比賽時，帶給主辦單位很多困擾，同時也留給外國運動團隊不良的印象。諸如，今年在台北舉行的瓊斯盃國際女籃邀請賽，應邀與賽的球隊有的是剛參加在漢城舉行的世界盃女籃

²³¹ 〈我們需要更新更好的體育館〉，《民生報》，1979 年 2 月 24 日，2 版。

²³² 〈大型現代化設備體育館 可讓國際體壇刮目相看〉，《民生報》，1979 年 10 月 18 日，1 版。

大賽結束後，順道來台北參加瓊斯盃的，她們在韓國比賽的場所是耗資千億韓幣興建的現代化體育館，而在台北卻在設備陳舊、衛生場所簡陋的體育館比賽，雖然她們在嘴上不便批評，但在她們心裡難免有所褒貶。如果她們返國後大肆宣傳，無形中對我國的聲譽造成損害。這是得不償失的事。²³³

由上述可知，官方想要興建大型現代化設備體育館的原因可歸因於兩個層面，一是給予人民一個好的體育活動空間，顯現出國家治理使得社會繁榮安定；二是國際面子問題，不能讓來到臺灣比賽的外國選手有落後國家的觀感，將有損國家的聲譽。而我們也可以得知，中華體育館在官方的眼中已經老舊且不堪使用了，需要一個新的可舉辦國際籃球賽的空間。因此，在 1980 年前後所興起要興建大型體育館的想法，肇始原因可以說是籃球運動所致。

不過在官方後續的討論當中，一直尚未決定大型體育館到底是要只供籃球運動所使用，又或者是一個綜合性的體育館。直到 1979 年底，臺北市長李登輝指示「這個新建的體育館，宜作多目標列用，除了籃球之外，應將足球、棒球、田徑、游泳、溜冰等場地也要考慮在內」，並且成立了「台北市體育館籌建小組」，負責評估體育館要興建在七號公園預定地，或是關渡平原。²³⁴

1980 年 5 月，臺北市體育館籌建小組通過決議「根據位置、現行都市計劃、面積及權屬、土地取得及配合工程費用、交通條件、市容景觀、民意機關意向及配合事項等八種因素研究，一致認為以第七號公園預定地最為適宜」²³⁵而棒球運動也包含在其中。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要在七號公園興建運動館，仍有一派論述認為應該按照原定計畫將七號公園打造成森林公園，此外，七號公園仍有拆遷住戶、環保綠化等問題，使得體育館興建計畫延宕。²³⁶

至 1985 年，臺北市的大型體育館仍未開工，棒球協會理事長嚴孝章在一次與行政院長俞國華聚會中，提議興建一座能容納三萬人的室內棒球場，且獲得行政院長俞國華以及教育部長李煥的支持，²³⁷棒協想透過興建室內棒球場解決國內棒球季及舉辦國際邀請賽時常碰到下雨天的問題，並促進棒球運動發展，但興建位置仍然是無法解決的問題。討論的過程當中也出現將臺北市立棒球場改建為室內棒球場的想法，但因用地不夠而作罷。²³⁸至 1986 年，棒協

²³³ 〈大型現代化設備體育館 可讓國際體壇刮目相看〉，《民生報》，1979 年 10 月 18 日，1 版。

²³⁴ 〈市府籌建新體育館 將作為多目標用途〉，《聯合報》，1979 年 12 月 25 日，7 版。

²³⁵ 〈北市興建大型體育館 擇定七號公園保留地〉，《民生報》，1980 年 05 月 15 日，3 版。

²³⁶ 趙慶翔，《都市政治與媒體論述鬥爭：臺北「大巨蛋」的個案研究》（臺北：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論文，2018 年），頁 48。

²³⁷ 〈興建一座容納三萬觀眾室內棒球場計畫〉，《民生報》，1985 年 10 月 21 日，2 版。

²³⁸ 〈興建室內大型棒球場〉，《民生報》，1986 年 3 月 18 日，2 版。

理事長由唐盼盼接任，繼續為興建三萬人座位的室內棒球場努力，²³⁹ 並在同年底國際奧會將棒球列為 1992 年奧運會的正式項目，因此室內棒球場是否興建的話題再次被討論，若有一座室內棒球場則有利於爭取主辦 1989 年洲際盃棒球賽以及進軍奧運。²⁴⁰ 然而，1986 年底至 1987 年初關於室內棒球場興建的問題雖被熱烈的討論，但卻並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第二項 1990 年代選地轉折

1990 年，臺北市政府將在 6 月收回棒球場、田徑場、體育館、游泳館等土地，並重新規劃使用，臺北市立棒球場面臨被拆除的危機。該年也是中華職棒元年，若臺北市立棒球場被拆除，職棒在臺北的比賽也將面臨無球場可用的窘境。²⁴¹ 3 月 17 日職棒開幕戰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開打，到了 5 月時臺北市政府的計畫有所改變，將在 1991 年的中學運動會舉辦完後再整理上述土地與場館，因此臺北市立棒球場在短時間內不會被拆除。²⁴² 同年 7 月，職棒聯盟會長唐盼盼表示收到中央的消息，在新的棒球場興建完成之前，臺北市立棒球場不會被拆除。²⁴³ 時任總統李登輝也在幾天後也表示「職棒已成市民休閒活動之一，而業餘棒球亦須仰賴台北市棒球場持續發展，因此台北市體育場的重建計畫，市政府應該顧及職棒、業餘棒球發展，積極規劃興建新球場完成後，再拆除現在的球場。」²⁴⁴ 因此，臺北市立棒球場可以說是在職棒的保護之下，逃過了一次被拆除的命運。

至此回首來看，從 1980 年代開始臺北一直有興建大型運動場館的想法，其中也包含室內棒球場，但最終都是僅止於計畫並未真正動工。政府開始積極推動大型室內多功能體育館，也就是現今大家所熟知的大巨蛋，其轉捩點是在 1991 年 11 月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到臺北市立棒球場觀看職棒總冠軍賽所發生的一段插曲。

1991 年 11 月 10 日，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至臺北市立棒球場觀看職棒總冠軍賽最後一戰，中途卻因下雨暫停了近一個小時，在他到播音室向觀眾打招呼時，在雨中看球的近 1 萬 4 千名觀眾齊聲大喊：「郝院長，我們要巨蛋！」當時郝柏村向大家表示雖然還有法規問題要解決，但他抱持著贊同的態度，並認為「大家一起來努力」。²⁴⁵ 在此事件之後，巨蛋興建的問題在 11 月底的報

²³⁹ 〈著手籌建大型室內棒球場〉，《民生報》，1986 年 10 月 21 日，2 版。

²⁴⁰ 〈該不該建室內棒球場？〉，《民生報》，1986 年 12 月 18 日，2 版。

²⁴¹ 〈北市棒賽 面臨黑暗期〉，《聯合報》，1990 年 2 月 11 日，16 版。

²⁴² 〈跛腳的台北 要邁步走了〉，《民生報》，1990 年 5 月 9 日，2 版。

²⁴³ 〈新棒球場興建完成前 市立球場絕不會拆除〉，《聯合報》，1990 年 7 月 11 日，16 版。

²⁴⁴ 〈總統提示：維繫職棒發展 台北球場 宜先建後拆〉，《民生報》，1990 年 7 月 24 日，5 版。

²⁴⁵ 〈郝院長又看到全壘打 觀眾喊：我們要巨蛋〉，《民生報》，1991 年 11 月 11 日，5 版；〈郝

紙上高度地被討論，其中最重要的仍舊是興建地點，包括了 1980 年代所提到的七號公園、關渡平原、天母運動園區以及臺北市立棒球場原址拆除重建，皆被搬到檯面上討論。在 1991 年末，原址重建一度獲得多數支持，但始終因為交通問題遲遲沒有拍板定案。²⁴⁶

1992 年 8 月初，臺灣在巴塞隆納奧運棒球項目獲得銀牌，²⁴⁷ 郝柏村便指示相關單位研擬在適當地點設置巨蛋的可行性，²⁴⁸ 更在 8 月底發出臺 81 號第 47953 號函，明確指示應興建巨蛋體育館。²⁴⁹ 時任臺北市長黃大洲一度拍板定案要在關渡平原興建，但後續卻因為增收費用過高可能導致臺北市政府破產，因此建設遭到擱置。²⁵⁰

1994 年，陳水扁上任成為臺北市市長，為了解決巨蛋的問題而成立「巨蛋催生小組」，該小組集合了興建巨蛋所需的各領域之人士，在選址方面除了將陳水扁競選時所提出的中山足球場納入考量之外，也將松山菸廠、臺北機廠與臺北市立棒球場原址、南港 202 兵工廠，上述等地一併加入討論。²⁵¹ 最後的成果可在陳水扁第一任市長即將結束之際，於市議會的討論當中看出：

當初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是覺得松山菸廠那塊地……對交通和環境影響都是最適合的……但是整個計畫報到省政府，一直沒有辦法獲得省政府的同意，所以我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選在現在的市立體育場和棒球場……²⁵²

從上可知，在綜合評估之下，臺北市政府最屬意的應是松山菸廠，但由於為省政府之地，因此計畫受到阻礙。而在選擇第二順位的原址重建之後，陸續解決了都市計畫、環境評估以及原址與松山機場接近所產生的航高問題，最終僅剩下設定地上權的工作，希望透過民間興建並管理營運，以 BOT 的形式來催生巨蛋。²⁵³

揆觀職棒 球迷高喊要巨蛋》，《聯合報》，1991 年 11 月 11 日，5 版。

²⁴⁶ 趙慶翔，〈都市政治與媒體論述鬥爭：臺北「大巨蛋」的個案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18），頁 48-49。

²⁴⁷ 〈1:11 不敵古巴 中華奧運棒球隊摘得銀牌〉，《聯合報》，1992 年 8 月 6 日，1 版。

²⁴⁸ 〈郝揆指示適當地點建「巨蛋」〉，《聯合晚報》，1992 年 8 月 6 日，9 版。

²⁴⁹ 詹竣傑，〈探索空間正義—以台北大巨蛋興建爭議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25。

²⁵⁰ 趙慶翔，〈都市政治與媒體論述鬥爭：臺北「大巨蛋」的個案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18），頁 50。

²⁵¹ 詹竣傑，〈探索空間正義—以台北大巨蛋興建爭議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26。

²⁵² 《臺北市議會公報（合訂本）》58:3，1998 年 9 月 23 日，頁 2294。

²⁵³ 《臺北市議會公報（合訂本）》58:3，1998 年 9 月 23 日，頁 2294。

沒想到的是，1998 年馬英九當選臺北市市長，再次重新規劃了臺北市的運動場館興建政策。馬英九提出了「體育城」的構想，短程是將臺北市立體育場周邊改建成容納 1 萬人的「小巨蛋」；中程是在松山菸廠興建一座可容納 2 萬 5 千人的「中巨蛋」；長程是在關渡平原興建一座可容納 5 萬人的「大巨蛋」。在這樣的規劃之下，棒球賽移至天母棒球場，若不夠用則移往新莊。²⁵⁴

我們現在所編的八千多萬元，主要是準備拆除現在的市立體育場、棒球場，蓋一個可容納一萬五到一萬八千人的市內綜合體育館、不光是用在體育方面，其它任何活動都可以，包括籃球、羽毛球、桌球、法會、演唱會等都可以用的一個綜合館。這裡是不打棒球，因為一萬五到一萬八千人的規模沒辦法打棒球，所以將來打棒球要到天母的棒球場。²⁵⁵

由此可知，臺北市立棒球場被拆除是受到這時候市政府的運動場館興建政策的影響。諷刺的是在拆除一個在戰後舉辦過許多重要比賽，且被頻繁使用的棒球場之後，興建的綜合運動館卻無法做為棒球賽使用。或許也是因為怕遭受反彈，因此在後面的敘述當中多了「老舊不堪使用」的因素。

台北市立體育場自四十五年興建成立，陸續完成田徑場、棒球場等場館，經歷四十餘年使用，場館均已十分老舊，早已不合使用；尤以現有棒球場、田徑場場館混凝土風化剝離、結構體龜裂損壞，安全堪慮，已非一般之整修能達改善使用情況……在天母棒球場完工啟用後，就因應台北市缺乏中型室內場館需求，規劃於八十九年底拆除原老舊棒球場，改建為一萬五千席多功能室內綜合體育館。²⁵⁶

上述的施政報告說明了要將臺北市立棒球場拆除的兩項原因，一是因為棒球場的功能已經被天母棒球場所取代，二是因為臺北市立棒球場已經過於老舊。

然而，棒球場的功能已經被天母棒球場所取代這項原因其實有些問題，天母棒球場於 1997 年 3 月 25 日開始興建，1999 年 8 月 15 日落成啟用，但在 1998 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通過的「台北市立體育學院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中有註明，天母棒球場為「學校練習，業餘比賽（不提供職棒比賽）」。此外，

²⁵⁴ 〈打造體育城 以北台灣需求做規劃〉，《民生報》，1999 年 3 月 18 日，2 版。

²⁵⁵ 《臺北市議會第八屆第二次定期大會、第八至十二次臨時大會議事錄（四）》，1999 年 12 月 15 日，頁 1063。

²⁵⁶ 《臺北市議會第八屆第四次定期大會》，2000 年 9 月 21 日，頁 638。

由於球場預定地與住宅區相距不遠，在預定地周圍居民不斷表達異議之下，球場座位減少為 6,000 個，成為社區型球場。1999 年，由於臺北市取得 2001 年第 34 屆世界盃棒球賽主辦權，才在內野兩側外緣再增建 4,000 個座位，以符合國際比賽場地標準。

另一方面，基於居民對於噪音可能過大的疑慮，也不允許在天母棒球場舉行任何職棒比賽。而且在天母棒球場的設備方面也有問題，球場剛啟用沒多久就發現排水困難、全壘打牆設計錯誤，計分板、藥檢室、貴賓席不符標準等情事。²⁵⁷ 換句話說，天母棒球場並未完全取代臺北市立棒球場所有的功能，也變向將職棒賽事趕出臺北市。

那麼，臺北市立棒球場真的已經老舊到無法再去補強了嗎？根據嚴慶秀對於 1995 年出現在臺北市立棒球場左外野看臺的破洞的描述，可見一些端倪：

原來是個小洞，這樣大的小洞，為什麼（後來變那麼大）呢？那個攝影機啊，攝影機架設（弄出來的小洞），（為了要使攝影機更加固定）他把它打打打打，一打打到那麼大，他就不敢了，就離開那個位置了，那我晚上打完球以後啊，我就拿那個榔頭去看那個地方，為什麼那麼脆弱，我就拿（榔頭）去打一打，啪！就掉下一大塊板，...（破洞）大概有兩坪大吧，你會發現那個水泥已經失效了，水泥跟鋼筋脫離了，所以那個地方未來就不開放了。

（這個洞）沒有修。因為他們決定要拆掉所以就不再修了，那個修不能修呀，要大面積的修，除了把那一塊球場打掉，那裡面已經氧化了，以後他們來檢測，說不能修了。²⁵⁸

由此例子可以看出，原先這個破洞並不算大，但是臺北市政府決定要拆除球場之後就不打算整修。但若嚴慶秀的記憶沒有錯誤，這個洞是出現在 1995 年，可是臺北市政府決定要把臺北市立棒球場拆除是在馬英九擔任市長任內的事情，這最早也是發生在 1998 年底之後。也就是說，這個洞會變得大到無法修補，其實是因為臺北市政府不積極處理，放任其越變越糟的結果。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臺北市政府於 2000 年決定拆除臺北市立棒球場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未考量到當時職棒賽事將無法在臺北市繼續進行，臺北市民失去可簡單至球場觀賽的權利。二是未正視施政的過程中不重視場館的養護，導致或許一開始能夠輕易解決的設備問題，到最後變成無法解決的傷口。

²⁵⁷ 〈棒球迷的冬眠期〉，《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6 日，A2 版。

²⁵⁸ 蕭如菱，〈棒球場空間紀念性與保存價值之研究－以臺北市立棒球場（1957-2000）為例〉（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169。

三是未重視臺北市立棒球場在臺灣棒球發展的意義，無法承接棒球迷的記憶以及延續傳奇。

臺北市立棒球場歷經了 43 年的風霜，在這段將近半個世紀的期間，大大小小許多不同的活動與比賽曾經在這進行，其中參與的人數難以估算，且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關於球場的記憶。在 2000 年球場確定被拆除之際，促使許多人對於的回憶湧上心頭，觸發記憶的關鍵則可以從「20 世紀台北棒球場回顧接力紀念賽」（以下簡稱：「回顧紀念賽」）來切入。

在 2000 年 11 月 22 日起，中華棒協所舉辦的「回顧紀念賽」可以說是臺北市立棒球場所進行的最後一場系列賽。²⁵⁹ 該紀念賽從 11 月 22 日起至 26 日止，共舉行 17 場比賽，層級從少棒、青少棒、青棒、成棒、職棒皆有派出球隊參賽，除顯示臺北球場曾是各級棒球員共同的回憶，也代表棒球香火傳承的意義。²⁶⁰ 22 日開始先是進行少棒層級的賽事，由福林、社子、東園、民安、興穀少棒隊進行五場比賽；23 日進行青少棒層級的賽事，由華興、大理、二重、新泰青少棒隊進行三場比賽；24 日進行青棒層級的賽事，由華興、大理、強恕、穀保青棒隊進行三場比賽；25 日進行成棒層級的賽事，由合庫、北體、文化、輔大成棒隊進行三場比賽；26 日進行職棒、成棒、藝人隊之間的比賽，由澎恰恰領軍的閃亮之星棒球隊對棒球記者隊、那魯灣明星隊對合庫與台電聯軍、中華職棒明星隊對臺北大學隊。²⁶¹



圖 3-4 「20 世紀台北棒球場回顧接力紀念賽」票根

²⁵⁹ 〈別了！台北球場 接力賽 22 日登場〉，《聯合晚報》，2000 年 11 月 16 日，11 版。

²⁶⁰ 〈向台北市立棒球場說再見〉，《聯合晚報》，2000 年 11 月 21 日，30 版。

²⁶¹ 〈向台北市立棒球場說再見〉，《聯合晚報》，2000 年 11 月 21 日，30 版；〈台北棒球場 今晚最後一夜〉，《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6 日，B1 版。

表 3-3 「回顧紀念賽」賽程

日期	時間	賽程	日期	時間	賽程
11/22 (三)	09:00	福林A1 vs. 社子A3	11/24 (五)	18:00	A組勝 vs. B組勝
	10:40	社子A3 vs. 東園A2			
	13:00	開幕典禮	11/25 (六)	10:00	合庫A1 vs. 北體A2
	13:30	福林A1 vs. 東園A2		14:00	文化B1 vs. 輔大B2
	15:00	民安B1 vs. 興穀B2		18:00	A組勝 vs. B組勝
	18:00	A組勝 vs. B組勝	11/26 (日)	13:00	閃亮之星 vs. 棒球記者聯隊
11/23 (四)	13:00	華興A1 vs. 大理A2		15:00	合庫台電聯隊 vs. 台灣大聯盟聯隊
	15:00	二重B1 vs. 新泰B2		18:00	台北大學明星隊 vs. 中華職棒聯隊
	18:00	A組勝 vs. B組勝		21:00	閉幕暨頒獎典禮
11/24 (五)	10:00	大理A1 vs. 華興A2		21:20	演唱會
	14:00	強恕B1 vs. 穀保B2		22:00	我愛棒球 我要巨蛋球迷大集合

資料來源：「回顧紀念賽」票根。

2000 年 11 月 26 日，最後一場「回顧紀念賽」結束之後，²⁶² 臺北市立棒球場完成了最後的任務，吹下了熄燈號。11 月 27 日球場封場且斷水斷電，開始進行拆除的前置作業，將滅火器、緊急照明燈、擴音喇叭等開始卸下，也有不少設施被球迷帶回去當作紀念，像是本壘板、投手板、護網、護墊、椅子、斷棒。若還有能使用的東西也物盡其用，福林國小少棒隊與兄弟棒球隊派出工作人員將打擊練習用的活動護網搬走。²⁶³ 11 月 28 日開始出動卡車，將還能使用的紅土挖至天母棒球場，草皮則是就近移植到鄰近的體育場。²⁶⁴



圖 3-5 已被夷為平地的臺北市立棒球場

資料來源：〈台北棒球場 走入歷史〉，《民生報》，2001 年 01 月 19 日，B5 版。

說明：滿載無數回憶的臺北市立棒球場，在怪手揮動下已夷為平地。

²⁶² 〈台北球場，再見！抓把紅土留作追憶〉，《聯合報晚報》，2000 年 11 月 26 日，3 版。

²⁶³ 〈台北球場開拆〉，《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8 日，B1 版。

²⁶⁴ 〈台北棒球場開始消失了〉，《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9 日，B5 版。

直到開始拆建築物之前，這段期間就像是一座球場最基本的靈魂正在消失，然而仍然吸引球迷到球場帶走物品，希望能夠帶走些什麼東西，也拾回斑駁的記憶。2001 年 1 月初由北市新工處開始進行拆除作業，並在 1 月 18 日將最具代表性的宮殿式正門拆除後，整座球場夷為平地，正式走入歷史，未來提起臺北市立棒球場僅能從照片或回憶中尋找蹤跡。²⁶⁵



²⁶⁵ 〈台北棒球場 走入歷史〉，《民生報》，2001 年 01 月 19 日，B5 版。

第四章 留在心裡的模樣

臺北市立棒球場在被拆除之後，代表著參與者進入球場活動的可能性終結之外，也代表著未來只能依靠記憶來回想起臺北市立棒球場。而不管是回顧紀念賽時所留下來的物品，或是之後在不同管道下再次提及臺北市立棒球場，這些都是觸發回憶的媒介，這些媒介在不同的脈絡之中也會有著不一樣的效果。因此，本章試圖從「回顧紀念賽」時所觸發及留下來的記憶，以及在「後球場」時代是在哪些脈絡中會再次提及臺北市立棒球場，藉此來理解臺北市立棒球場是如何存留在眾人的心中。

第一節 心尖上的記憶

從「回顧紀念賽」開始，曾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活動的人開始對棒球場道出許多的懷念，而這些對於棒球場記憶可以在報紙、雜誌上面看到，我們也可以透過當時所留下來的文字描述，看出棒球場對於其參與者的影響，以及有何重要性存在。

第一項 球員與教練

「回顧紀念賽」展開後，曾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有過重要戰役的球員再次踏入棒球場上，許多回憶便湧上心頭。帶領華興中學參加回顧系列賽的總教練李杜宏，在 1972 年參加由臺北市中山、永樂、大龍、東園、北投國小所組成的聯隊，並成為臺北市聯隊的主力球員。而 1972 年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的國內選拔賽便是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辦，臺北市當年並不被看好，但最後卻比下臺中金龍、嘉義垂楊、臺南巨人、臺東紅葉等隊，獲得代表權。後續在出國前的集訓仍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最後也在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拿下冠軍。李杜宏教練認為臺北市聯隊能一路過關斬將，那是因為球場是幸運地的保佑。在 1972 年也是臺北市聯隊的成員，而在 2000 年為中小學棒球運動籌備委員會場地組組長的吳宏益認為：「來台北棒球場參賽的隊伍，都是全國的精華，那時只要能在這裡出賽，就已經是無比的光榮了」同時也說：「棒球路的第一步從此跨出，台北棒球場，有著我們更特別的感情」。²⁶⁶

同樣是在「回顧紀念賽」以學校棒球隊總教練身分重回球場，新泰國中總教練陳憲章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則有兩個階段的回憶，第一階段是在青棒之

²⁶⁶ 〈能踏上這個球場 就是榮耀〉，《民生報》，2001 年 11 月 24 日，B5 版。

前因為是住在雲林鄉下，因此只有在全國賽的機會才能夠到臺北市立棒球場打球，使得臺北市立棒球場曾是他生命中最神聖的殿堂。而在進入職棒加入兄弟象隊之後，先是在與味全龍投手黃平洋同場先發的比賽中投出 1:0 完封勝，開始受到大家的關注，又在後續對味全龍連拿四勝，使兄弟象隊的戰績超越味全龍，最後獲得當年的職棒總冠軍。陳憲章便被大家稱為「屠龍手」，而這一切的福地就是在臺北市立棒球場，也因此對於陳憲章而言，臺北市立棒球場讓他有「家」的感覺。²⁶⁷

歷經臺北市立棒球場動工到拆除的棒球「教官」曾紀恩，他就像是一部臺灣棒球發展史。曾紀恩教官年輕時代表空軍到臺北打球，最早是在新公園棒球場，當時臺北市立棒球場仍未興建，而到菲律賓、琉球比賽只能對別人的球場投以羨慕的眼光。1959 年臺北市立棒球場完工之後，才覺得新穎的臺北市立棒球場並不輸別人。²⁶⁸ 這種想法也並不是曾紀恩才有，1950 年代末期臺北市立棒球場興建時，正是陳潤波球員生涯最活躍的時刻，他說：「當時每逢外隊來訪，球員就會心生自卑感，因為台灣實在沒有一座像樣的球場，可以讓來訪外隊好好打場球，直到台北球場興建，才解除這種窘境」。當時常使用的球場已經老舊，外隊若來訪則無比較好的球場能比賽，「人家來作客，總不好說什麼，但自己不免覺得尷尬和自卑」，直到臺北市立棒球場完工後「去除了台灣球員潛藏的自卑感」。²⁶⁹ 而曾紀恩教官就在這座球場中教導出不少出色的球員，也留下不少汗水與淚水。在他的眼中，臺北市立棒球場就像無話不談的老朋友，一起度過數十個年頭，看盡臺灣棒球的輝煌，以及 1990 年代從興盛到衰弱的職棒。他說：「再多的巨蛋、再先進的設備，也比不上親切的老朋友。」²⁷⁰ 這一句簡單的話道出的是對於球場無盡的不捨。

球員們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敬重，還能夠化解嫌隙。1995 年，長年因加盟門檻、權利金等問題而無法加入中華職棒的聲寶巨人棒球隊，和在中華職棒電視轉播權競標中敗陣的年代集團，雙方決定合組那魯灣職棒事業有限公司，成立台灣職棒大聯盟，開啟兩大職業聯盟並立的時代。然而，兩聯盟之間的相處並不和睦，台灣職棒大聯盟成立初期挖走部分中華職棒的球星，例如黃平洋、陳義信、呂明賜、鷹俠、吳復連、郭進興、郭建霖等，而中華職棒聯盟也設立叛將條款懲罰這些跳槽的「叛將球員」，雙方也利用各種手段爭取球迷入場，進入所謂的「兩聯盟惡鬥」時期。然而，在「回顧紀念賽」時，兩聯盟

²⁶⁷ 〈屠龍手回福地〉，《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4 日，B1 版。

²⁶⁸ 〈曾紀恩撿拾汗與淚〉，《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2 日，B5 版。

²⁶⁹ 〈興建 去除當年潛藏的自卑〉，《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6 日，B4 版。

²⁷⁰ 〈曾紀恩撿拾汗與淚〉，《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2 日，B5 版。

都派出代表隊參加比賽，雖然並不是雙方代表隊直接交手，但也算是願意暫時擱下彼此的嫌隙來為臺北市立棒球場畫下句點。

除此之外，在 1999 年跳槽到台灣職棒大聯盟的兄弟象明星球員李居明與曾紀恩之間的尷尬，同樣也因為臺北市立棒球場而化解。1984 年 9 月 1 日，兄弟飯店棒球隊成立，李居明即是該隊球員，曾紀恩則是該隊的總教練。到了 1990 年職棒創立，兄弟飯店棒球隊變成中華職棒兄弟象隊之後，李居明在 1999 年之前一直是兄弟象隊的人氣球員，甚至有「兄弟象永遠的中外野手」之稱號，而曾紀恩也成為首任兄弟象隊總教練，即使在 1991 年年底退下總教練一職之後，也一直擔任兄弟象隊的副領隊到 2011 年。換句話說，曾紀恩與李居明兩人可以說是師徒關係，而在 1999 年李居明「叛逃」到台灣職棒大聯盟後，雙方一度反目，曾紀恩多次挽留仍挽回不了李居明出走的決心。在 2000 年 11 月 21 日，臺北市立體育館四樓舉辦「回顧紀念賽」記者會，在記者會上李居明與曾紀恩同場出席，會後要離去時，李居明走到曾紀恩旁，攬著他的肩，握著他的手，大聲說出：「教官保重。」雙方為了使「回顧紀念賽」順利進行而和好，李居明擔任台灣職棒大聯盟聯隊教練，這是他首度以教練身分亮相，曾紀恩則是初次復出當中華職棒聯隊總教練，師徒倆為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告別秀，都獻出生平的第一次。²⁷¹

從上述可以看出來，球員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有著特別的情感，有的人認為能夠在球場上打球就是榮耀、神聖的殿堂，有的人認為跟家一樣，有的人認為像是個老朋友。而該球場對於球員的重要性之大，能夠讓兩聯盟暫時放下嫌隙，能讓師徒之間修復關係，這些若不是臺北市立棒球場對於球員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以及深刻的回憶，是不可能有這些迴響的。

第二項 球迷

除了球員之外，球迷之於球賽或球場而言也是相當重要的成分，除了一般到場觀賽之外，不乏會有一些球迷會與場上的球員有較為熱烈且激動的互動，像是曾經發生過在少棒場比賽結束後，觀眾跳入場內毆打球員的狀況，²⁷² 而這在職棒比賽場上也曾經發生過，像是在 1991 年 8 月 20 日所發生的 820 事件。該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在 8 月 20 日三商與兄弟的比賽時，三商兩度抗議判決，導致比賽中斷兩次無法順利進行，也使得球迷不滿，而終場三商以 4:2 擊敗兄弟，使得部分球迷更加不滿。在比賽結束後，兄弟休息室上方的觀眾將雜物丟進場內，三商的球員也撿起雜物回丟，擊中一位兄弟女球迷，因此有數十

²⁷¹ 〈台北球場落幕 恩仇落幕〉，《聯合晚報》，2000 年 11 月 22 日，11 版。

²⁷² 〈棒球場上最黑暗的一天〉，《臺北體育》112（1984.05），頁 35。

位球迷衝入場內拿著整理場地的器械到三商球員的休息室理論，三商球員也拿著木棒，最後引發了互毆的衝突。²⁷³



圖 4-1 球迷與球員拿著武器對峙（1991 年在臺中球場的 820 事件）

資料來源：〈寶特瓶之亂 象迷追打三商虎〉，《自由時報》，2019 年 3 月 26 日。檢索日期：2022.9.5。https://sports.ltn.com.tw/news/paper/1276713?utm_campaign=MOREPAGE&utm_source=SPORTS&utm_medium=1。

從上述的這些事件就可以得知觀眾或球迷對於球賽和球場的參與程度，其重要性並不會亞於站在場中的球員。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而言，觀眾或球迷又是怎麼樣的存在？觀眾與球迷在臺北市立棒球場上演過一些愛恨情仇，像是在 1990 年時，5 月 28 日的上午下著大雨因此宣布當天球賽延賽，但到了下午卻晴空萬里，數千名球迷憤而包圍臺北市立棒球場抗議，最終聯盟不得已緊急召回三商虎與兄弟象的球員進行比賽。1991 年 6 月 1 日，味全龍與兄弟象的比賽進行至第六局，兄弟好不容易追成平手，然而天降大雨被迫停賽，理應宣布前五局領先的味全龍隊獲勝，但遲遲未做出決定，最終味全龍總教練徐生明帶領球隊離場，兄弟的球迷怒砸球場玻璃及拆下座椅。1992 年 6 月 13 日，當天比賽兄弟總教練強烈抗議判決，甚至出現肢體碰撞，這引發象迷跟著砸場，但在激情過後也有溫馨的修繕畫面。同年 8 月 26 日，統一獅迷不滿比賽因雨五局裁定結束，憤而拆下球場的座椅抗議。然而，球迷的行為或者球迷跟球員之間的關係也並非全然都是負面的，像是在 1993 年 10 月 3 日，臺北市立棒球場首度舉辦婚禮，有六對新人受到三商虎及兄弟象的球員舉棒列隊歡迎。²⁷⁴觀眾在球場的這些所作所為，有媒體稱為是「球場的小精靈及梅林大師」，若

²⁷³ 〈球場暴力觀眾球員互毆掛彩〉，《民生報》，1991 年 08 月 21 日，B5 版。

²⁷⁴ 〈球迷呀！球迷〉，《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5 日，B3 版。

沒有球迷的「演出」也無法造就動人的史詩，球迷的喜怒哀樂就是球場氣氛的催化劑。

在「回顧紀念賽」中，也可看見球迷利用各種方式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留下回憶，最直接的方式像是透過攝影將臺北市立棒球場的最後身影給記錄下來。在巡迴賽時，由於部分比賽是在平日白天進行的緣故，²⁷⁵ 因此看臺上的觀眾可能並不多，但卻有一半的球迷帶著相機在球場內外拍照，也可見到忠實的球迷穿著全套球衣穿梭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可以見到有人穿著已經解散的職棒球隊時報鷹的全套球衣。然而，為何參加一個即將拆除的球場的「回顧紀念賽」，其穿著的卻是一個已經因涉賭而解散的球隊球衣？其中是有何種關聯性存在？

對於「回顧紀念賽」而言，這個系列活動的主角是屬於球場本身，但對於參與者而言，他們所看到或者是想到的並不僅僅是球場而已，而是透過球場進行對於自身回憶的連結。若以這位身穿時報鷹的球迷而言，他透過臺北市立棒球場所產生的回憶連結，是過去他在這邊為時報鷹棒球隊吶喊時的畫面，由於棒球場即將拆除，未來他無法再透過實體的棒球場去連結他過去的回憶。因此，他才會在巡迴賽時穿著時報鷹的球衣，並將所見的景象全部都拍攝下來，這樣子在未來沒有實體棒球場的狀況之下，他仍可透過照片對過去的看球時光進行回憶，也就如同他所說的：「我要將台北球場的一花一草、一磚一瓦，全部攝入相機、存進記憶，有朝一日，我會拿著相片告訴我的孫子，台北球場曾是爺爺激情狂歡、流連忘返的所在。」²⁷⁶ 對於這位球迷而言，臺北市立棒球場既是儲存著他過去看球回憶的地方，同時也是讓他把現在與過去的回憶所作連結之處。

球迷除了透過照片留下回憶與紀錄之外，球迷也會透過塗鴉的方式留下痕跡。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外野售票口附近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標語被寫在牆上，像是「廖敏雄、我的愛」、「山根、田宮，死老猴」、「兄弟爛，統一強」，或者是幫球員取各式各樣的綽號，像是在呂明賜剛回國時被稱為「亞洲巨砲」，但若是他打不好的時候就被稱為「鋸砲」。²⁷⁷ 巡迴賽的最後一夜，球迷也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全壘打牆留下對球場的思念，以及對之後預計要興建的巨蛋的期許。²⁷⁸

²⁷⁵ 〈沒球場沒球賽 球迷不捨〉，《聯合晚報》，2000年11月26日，3版。

²⁷⁶ 〈用鏡頭留下台北球場〉，《民生報》，2000年11月25日，B3版。

²⁷⁷ 〈球場塗鴉 夠噏〉，《民生報》，2000年11月23日，B5版。

²⁷⁸ 〈台北球場開拆〉，《民生報》，2000年11月28日，B1版。



圖 4-2 球迷在全壘打牆上塗鴉

資料來源：〈台北球場開拆〉，《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8 日，BE 版。

塗鴉和上一段所提到的拍照是兩種不同的留下紀錄方式，若說拍照是試圖把球場當作與過去回憶連結之地，那塗鴉則是將回憶與寄託留存在此空間之中。這些塗鴉對於球場的意義是什麼？或許可以透過一個簡單的問題來反思，那就是為何這些塗鴉的內容不是在其他路邊的鐵捲門上，或是公共洗手間，以及為何是留下這些內容呢？沒有出現在棒球場之外的地方或許比較好理解，其原因莫過於這些塗鴉和標語就是在談論棒球界的事情，而在球迷看完球賽之後的情緒較為激動的狀況之下，就透過塗鴉與留言在牆上宣洩情緒。

而在內容的部分，球迷將與棒球相關的文字書寫出來，這過程當中是經過了一段選擇，選擇自己要寫出哪一段的回憶，因此塗鴉或是寫標語在牆壁上的行動，其實就是一段回憶的選擇。而在巡迴賽的最後一個晚上，球迷在即將拆除的球場全壘打牆上留下塗鴉或是文字，這就是選擇將自己的一段回憶伴隨著即將拆除的臺北市立棒球場一起埋葬，或者代表的是對於這個地方想說的最後一段話。在這其中，也包含著對於未來的期許，像有段塗鴉寫著「我要一個完善的球場。棒球精神永在，那管球場拆不拆 or 巨蛋蓋不蓋？」更多球迷寫下：「我要巨蛋。」但當這些球迷首度踏進紅土內野區及坑洞滿布的外野區，

他們的想法改了，於是他們寫下：「我要平坦、綠油油的優美球場」，²⁷⁹ 這些反映的是臺北市立棒球場對於棒球精神與記憶的保存，以及當時球迷對於球場空間未來的想法。

第三項 球場工作者

除了球員與球迷之外，臺北市立棒球場還有著參與它的生命時間更多的人，那就是球場的場長。臺北市立棒球場的首任場長是蕭德宗先生，拆除時的場長則是服務了二十年的嚴慶秀先生。²⁸⁰ 嚴慶秀當初會成為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場長是因為在他從軍退伍之後，被時任棒協理事長嚴孝章找上門的緣故，然而當時的嚴慶秀連什麼是棒球都沒有看過，原本他是只想待兩年就走，但因為真的太過缺人而留下來繼續幫忙，沒想到這一留就是二十個年頭。²⁸¹

在這二十年間嚴慶秀和臺北市立棒球場朝夕共處，一些大小事情都瞭落指掌，像是以當地的天氣來說，「雨天時從計分板左方看出去，如果山影清晰，雨勢一定大不起來，比賽一定打得成，如果不見山影，那就準備補賽吧」、「如果雨勢大到連排水都來不及，就會看到球場的『守護神』化身土虱，不知道從場內的何處鑽進球場，在外野的水窪裡游來游去」。²⁸²

而在嚴慶秀所參與的球賽裡面，令他印象最難忘的是 1994 年 4 月 10 日，兄弟象與時報鷹的比賽²⁸³，在那場比賽中兩隊發生衝突，球迷拆下 136 張座椅丟進場內，嚴慶秀也為此三次到法庭作證，但他仍然心繫著球迷，認為球迷是真的愛棒球才會如此情緒激動，最後在體育場撤告之後，事件才平息。²⁸⁴

對於球員而言，他們與嚴慶秀共同見證球場與自己的成長，嚴慶秀曾說：「當年見到李居明的太太時，她還是紮個辮子的小女生，現在她們的女兒都念高中了。」這也代表著嚴慶秀在球場看盡了棒球人生，當面臨服務了二十年的球場即將拆除之際，嚴伯伯嘴上只能搖搖頭說：「變了，一切都變了。」²⁸⁵ 但他心中當然是捨不得，²⁸⁶ 過去二十年間所發生的事情，不管是喜、是怒、是哀、是樂，嚴慶秀都會記錄在他的筆記本上，有時候是長篇大論，有時候是一

²⁷⁹ 〈台北球場化飛塵 別讓留言成絕響〉，《聯合報》，2000 年 11 月 28 日，30 版。

²⁸⁰ 〈園丁憶往 多傷感〉，《聯合報》，2000 年 11 月 23 日，31 版。

²⁸¹ 〈翻出應珍藏名人堂的寶物〉，《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6 日，B4 版。

²⁸² 〈台北棒球場退休 日起送別〉，《聯合報》，2000 年 11 月 12 日，30 版。

²⁸³ 此處可能是嚴慶秀記憶上的錯誤，或是記者筆誤，1994 年 4 月 10 日並未有兄弟象與時報鷹的比賽。嚴慶秀因為椅子而提告之事件在報紙上有紀錄，「棒球場嚴姓工作人員，因不滿觀眾多次不服裁判就鬧損座椅，遂報請松山分局偵辦」，而被拆毀之座椅數應是 375 張。〈警方首次依毀損罪嫌偵辦球迷〉，《聯合晚報》，1990 年 9 月 11 日，9 版。

²⁸⁴ 〈園丁憶往 多傷感〉，《聯合報》，2000 年 11 月 23 日，31 版。

²⁸⁵ 〈蕭光遠 嚴慶秀 他們 都看著球場成長〉，《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3 日，B5 版。

²⁸⁶ 〈園丁憶往 多傷感〉，《聯合報》，2000 年 11 月 23 日，31 版。

兩句話。因此，在他的心中臺北市立棒球場就像老友般的存在，²⁸⁷ 如今球場即將拆除，就像是老友即將死亡一般，其心情之複雜可想而知。

首任場長蕭德宗在球場拆除之前已逝世，然而不可不提他在球場建立初期付出的心力。早從球場的興建監工以及完成後的管理，皆是由蕭德宗所負責的，甚至在初期球場缺乏維護費用的狀況之下，也是蕭德宗掏腰包，若球場要添購物品，也是他出錢買。為了就近管理球場，蕭德宗帶著他的太太及四子二女，全家遷入棒球場的三壘看臺下居住，只要有球隊需要練習或比賽，他就會帶著六名子女當工友，負責整地、畫線、除草。²⁸⁸ 其中當然包括了蕭德宗的長子蕭光遠，在他小學四年級時，就跟著父親搬進臺北市立棒球場居住，總計有 14 年之久。

在蕭光遠搬進棒球場之初，球場附近的路並不多，大多仍是大水溝，且四周只有稻田，附近還有一座乳牛養殖場，雖然已有南京東路存在，但人潮稀少，在臺北人心中仍屬郊區，²⁸⁹ 而蕭光遠就居住在這樣的球場當中。對於球場內的生活，他曾回憶道，蕭德宗會給包含蕭光遠在內的六名子女規定的責任區，每名子女每天都須負責區域內的整潔，絕不能看到一根雜草；從前畫線不是用畫線筒，而是用雙手捧著白石灰，一步步後退灑出白線，如果灑得粗細不均或不夠直，蕭德宗都會要求蕭光遠重來。²⁹⁰ 在這段居住在球場的生活歲月，使得蕭光遠與臺北市立棒球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回顧紀念賽」的開幕典禮上，蕭光遠再次回到了臺北市立棒球場，也是回到了他的「老家」。當他進入到球場的某一房間時說道：「三十多年前，我的童年就在這個房間裡渡過。」，而這個房間同時也是嚴慶秀待了 20 年的辦公場所，他們倆位相差了 20 多歲，但因為臺北市立棒球場的關係，對於同一個地方有著回憶，²⁹¹ 雖然雙方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回憶不盡相同，對於嚴慶秀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比賽是發生激烈衝突的象鷹之戰，對於蕭光遠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比賽是紅葉少棒隊擊敗日本隊的比賽；臺北市立棒球場對兩者的意義也並非相同，對於嚴慶秀而言球場像是個老朋友，對於蕭光遠而言球場像是個老家。不過相同的地方是，臺北市立棒球場在兩者的生命歷程當中佔據了一段十餘年的時光，且是兩者盡心盡力維護且成長的場地，也是因為對於兩者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重視，才會在「回顧紀念賽」的開幕典禮上同時出現，也使他們的生命有了連結。

²⁸⁷ 〈翻出應珍藏名人堂的寶物〉，《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6 日，B4 版。

²⁸⁸ 〈台北球場揮別雲彩〉，《聯合報》，2000 年 11 月 22 日，31 版。

²⁸⁹ 〈蕭光遠 嚴慶秀 他們 都看著球場成長〉，《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3 日，B5 版。

²⁹⁰ 〈園丁憶往 多傷感〉，《聯合報》，2000 年 11 月 23 日，31 版。

²⁹¹ 〈蕭光遠 嚴慶秀 他們 都看著球場成長〉，《民生報》，2000 年 11 月 23 日，B5 版。



圖 4-3 蕭光遠（左）與嚴慶秀（右）

資料來源：〈園丁憶往 多傷感〉，《聯合報》，2000 年 11 月 23 日，31 版。



圖 4-4 蕭光遠（右）與嚴慶秀（左）

資料來源：蕭光遠提供。

說明：為 2019 年某棒球人士婚宴時，蕭光遠與嚴慶秀的合照。即使臺北市立棒球場已拆除近 20 年，但兩人仍維持著相當良好的友誼，並會再次憶起臺北市立棒球場。

第二節 現在與過去的橋樑

臺北市立棒球場從 2000 年拆掉至筆者寫作之時，已經過了 20 餘年的時間。到 2022 年年中為止，棒球迷與臺北市民所期望的，一個可以打棒球的室內棒球場仍尚未完工。在這 20 餘年的時間催化之下，「臺北市立棒球場」對於球迷而言是什麼？這個球場在眾人的記憶當中又發生了怎麼樣的轉變？

第一項 記憶中的棒球殿堂

研究者在進行史料蒐集時發現，臺北市立棒球場可以說是戰後到 2000 年之前，承載全臺灣棒球發展相當重要之球場，然而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之直接感受的紀錄與其重要性相比，可以說是相當的少，甚至可以說是在球場確定要拆除並且辦「回顧紀念賽」時，報紙與雜誌才大量出現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之感受的看法。但是，是所有人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都有所感觸的嗎？

（當教練後的）感覺我可以肯定沒什麼變化，因為我現在印象中，不過看這樣應該是有在那邊比賽，但我回想不起來有什麼重要比賽在那邊……一定有啦是一定有（賽事在那邊打）……當教練……好像有。²⁹²

從上文可以得知，在球員時期有輝煌成就的林華韋對於球場的感受並不深，即使是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成為臺灣棒球史上第一位在球場上循正式儀式退休的球員，甚至當天也感動得鼻子都紅了，²⁹³ 但在當了教練之後對於球場的看法並沒有什麼變化。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絕非所有人皆對臺北市立棒球場有深刻的感觸。那麼，是什麼因素使得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拆除之後，仍然有不少的人有著如此多的懷念呢？或許可以從拆除之後的遺憾，以及不斷被提及的經驗來解釋。

首先，如本研究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所述，臺北市立棒球場在拆除之時，臺北市政府已經先建好「替代」臺北市立棒球場使用的天母棒球場，然而天母棒球場事實上存在著許多問題，像是在 2000 年因本壘板到投手丘的距離多出了一公尺，以及排水問題，使得只打一天的國際賽轉移至臺中進行，²⁹⁴ 顯然在早期的天母棒球場與「標準」球場仍有一段差距存在。

其次，天母棒球場是被定位為「社區型球場」，僅能供學校練習與業餘比賽，無法進行職棒賽事，這對於長期習慣在臺北市觀看職棒賽事的球迷來說，

²⁹² 李承諺訪談、整理，林華韋口述訪談，2021 年 12 月 12 日。

²⁹³ 〈再見，球迷！林華韋退休〉，《聯合報》，1985 年 11 月 25 日，3 版。

²⁹⁴ 〈天母棒球場不中用 議員轟〉，《聯合晚報》，2000 年 4 月 15 日，12 版。

是一個無法「替代」的遺憾。而這種遺憾，從 1969 年開始就在臺北體專服務、帶領棒球隊的林敏政，他的感受可以說是最為深刻的：

後來我服務的學校臺北體專也遷到現在的天母校區，旁邊就是天母棒球場，這時候我們學校要去使用，以為說到了天母要使用那個天母棒球場，應該很方便，可是後來因為種種的關係，跟當地的居民、市政府，所有使用的這種呈現都重新規劃。反而一個原先要代替臺北球場的一個球場，竟不能讓我們使用，所以更讓我們懷念臺北市立的舊棒球場。²⁹⁵

從林敏政的回憶可以得知，搬到天母之後在球場的使用上並不若臺北市立棒球場方便，這種無法「替代」的遺憾成為了與過去記憶的媒介，使得他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回憶被召喚出來，也更加懷念臺北市立棒球場。

而把臺北市立棒球場拆除之後，原地新建的「臺北市多功能體育館」（又稱小巨蛋）在 2005 年 12 月 1 日正式啟用，²⁹⁶ 其用途仍保留著體育場的功能，舉辦過籃球、網球、桌球、舞蹈、滑冰、溜冰等賽事。換句話說，在原本是臺北市立棒球場的這塊土地上，仍舊是在從事體育相關賽事，但卻已不再是棒球賽了。而這一點也使人有所感觸：

它就是國內最好的球場，我們也用習慣了，再來它位置也好，所以不捨是一定有啦，是有不捨啦。那不過就我們棒球界……特別是，如果可以我還希望有兩個球場，一個不夠嘛，還是想要有兩個球場，那它改成小巨蛋使用就完全……沒有辦法被棒球所用，所以我覺得有點可惜，這麼好的一個地點。²⁹⁷

林華韋雖然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感受較沒那麼深刻，但想到臺北市立棒球場拆除之後，小巨蛋卻無法作為棒球場使用時，仍就會覺得可惜。

而另外一位在職棒成立之後，長時間與臺北市立棒球場有接觸的李文彬，感受則是相當的深：

我們只能講說滿感慨跟遺憾的，就是說一個棒球的殿堂，你沒有去做同樣體育設施的東西，既然你要做體育設施的時候，應該正常來講，要去延續（棒球），像日本的甲子園，因為他那麼久的傳統在那邊的時候，

²⁹⁵ 林華韋訪談、李承諺整理，林敏政口述訪談，2022 年 9 月 13 日。

²⁹⁶ 〈張學友 12 月先聲奪蛋〉，《民生報》，2005 年 9 月 8 日，C4 版。

²⁹⁷ 李承諺訪談、整理，林華韋口述訪談，2021 年 12 月 12 日。

絕對不會輕易地去改變這些傳統……你如果把它用成棒球的巨蛋，說不定他用到的機會更多，因為畢竟真的很多人對是有感情的，比較可惜的地方。²⁹⁸

李文彬則是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之歷史傳統價值，如同日本的甲子園球場一樣，進行棒球賽事的傳統不應該被改變。雖然甲子園實際上的歷史比臺北市立棒球場還要悠久，但這卻反應了棒球參與者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高度重視。

同時，這也表現了臺北市立棒球場成為了「殿堂」，是由於過去賽事之累積的成果：

臺北市球場是每一次重要選拔的選拔賽都是在台北市，譬如說以前是分中部、北部、南部嘛，還有東部，這預賽打完以後，決賽都是在台北市，所以就是以前大概重要都在台北市……我覺得臺北市立棒球場就是創造國家，很多國家代表隊，很多國手的這個……最大的記憶啦，再加上很多的重要的國際比賽也在這個球場打過。²⁹⁹

所以那個時候是那個年代，我們唯一可以接觸，感覺最好的球場，所以我們所要求的那一種最高的程度，也就是被放在臺北球場那個的高度，那個高度變成一個，在我們那個年代是最高的了……在我心目中它，我不是說會忘記這個球場，我跟你講，一輩子這個球場的模型，它的什麼的，我都會都在腦海裡面，忘不了的，永遠忘不了的，這是我對它的一個尊敬，永遠忘不了它。³⁰⁰

透過趙士強與王俊郎的回憶可以得知，由於在 1970 年代開始的三級棒球熱潮，到 1980 年代許多的成棒邀請賽或盃賽，再到 1990 年代的早期職棒賽事，都是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所舉辦或是主要的場地，甚至若預賽不是在臺北進行，到了決賽會移回臺北市立棒球場。即便到了職棒時期，每年的總冠軍賽也會有排定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場次，就算是在兩聯盟分立的年代，也會協調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明星賽或總冠軍賽。³⁰¹

²⁹⁸ 李承諺訪談、整理，李文彬口述訪談，2022 年 1 月 12 日。

²⁹⁹ 李承諺訪談、整理，趙士強口述訪談，2022 年 7 月 13 日。

³⁰⁰ 李承諺訪談、整理，王俊郎口述訪談，2022 年 2 月 10 日。

³⁰¹ 李承諺訪談、整理，趙士強口述訪談，2022 年 7 月 13 日。

臺北市立棒球場在完工之後，長時間在臺灣為場地與設備最為現代化的球場，再加上上述賽事的累積，使得參與者認為這是他棒球生涯的年代當中，高度「最高」的球場，而這種「最高」的意涵換句話說，也就像是殿堂一樣的等級。或許對於棒球參與者而言，單場的比賽若無發生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則難以和球場之間有甚麼特別的情感，或注意到球場有何不同，但若是透過回憶與交談，回想起過去的經歷或大或小都在同一個球場，那麼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則會有比較深刻的印象與感受，即便是在開頭所述，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感受較不深刻的林華韋，在訪談的最後仍會覺得「透過交談，好像有什麼東西可以深入的（回憶）」。³⁰²

由於上述的訪談對象皆是曾經在臺北市立棒球場參與過許多場球賽的球員，在其他大眾的眼中，臺北市立棒球場的重要性有如殿堂般這麼高嗎？本研究發放的調查表當中，有 163 位曾經進入過臺北市立棒球場，在這當中有 92% 以上的填寫者是以觀眾的身分進入到棒球場當中，因此可以將這解讀成有進場過的球迷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看法。這些球迷在回答「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對於臺灣棒球歷史發展的重要性？」一題時，有 88% 的球迷認為其重要性有 8 分以上，其中 9 分與 10 分就佔了有進場的球迷的 70%。要注意的是，我們無法得知這些球迷是否確實知道臺北市立棒球場在過去有舉行過哪些比賽，或是臺北市立棒球場的歷史意義，但單就這些球迷主觀上的認為，而且是在球場拆除的 20 多年後有著這樣的想法，可以代表著在這些球迷的心中，臺北市立棒球場仍有不可抹滅的重要性。

12. 請問您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對於臺灣棒球歷史發展的重要性？

 複製

163 則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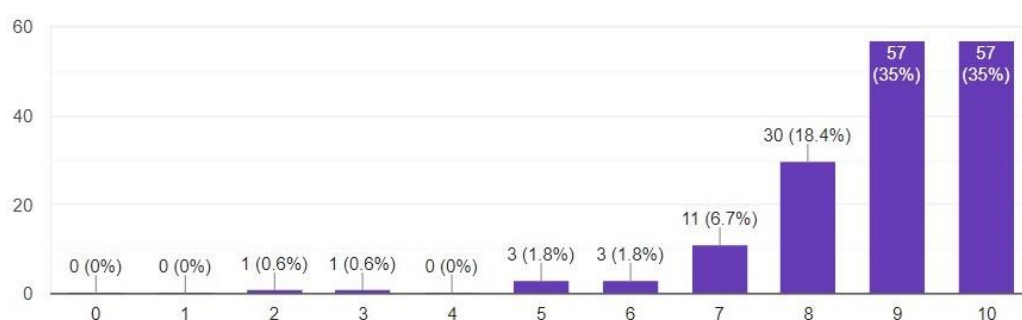


圖 4-5 「臺北市立棒球場」調查表（第 12 題）

資料來源：李承諺蒐集、整理。

³⁰² 李承諺訪談、整理，林華韋口述訪談，2021 年 12 月 12 日。

而不曾進入過臺北市立棒球場，但知道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球迷填答者有 166 位，在對「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對於臺灣棒球歷史發展的重要性？」此題的回答當中，有超過 76% 給予 8 分以上的分數，與進過球場的球迷比起來略低了一些，但也不難理解，畢竟沒進入過臺北市立棒球場，代表著球場與其生命經驗的連結較低。雖不若曾經進入過棒球場的球迷有著壓倒性的認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球迷當中有 142 位連臺北市立棒球場都不曾實際看過，但卻對於一個已經被拆除 20 餘年的球場，在主觀感受上認為有著高度的重要性，這原因或許與下一項會討論到的媒體的傳播有著密切的關係。

表 4-1 「臺北市立棒球場」調查表（第 10 題）

10. 對棒球發展的重要性？	
分數（分）	人數（人）
1	0
2	1
3	1
4	5
5	3
6	7
7	22
8	59
9	34
10	34

資料來源：李承諺蒐集、整理。

綜合上述可知，無論是否進入過臺北市立棒球場，無論身份為何，對於知道臺北市立棒球場的人而言，在球場被拆除了 20 餘年後，臺北市立棒球場對於這些人而言仍是滿重要的存在。

第二項 歷經風霜的場地

在本研究前幾章的敘述當中可以得知，雖然臺北市立棒球場從完工之後歷經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整修與保養，但由於長時間過度使用之緣故，到最後有些地方仍然落得破舊難以修復，或是整理完之後又很快地失去應有水準之境地。這樣的狀況從臺北市立棒球場尚未拆除時已存在，可以從一則在棒球界廣為流傳的笑話看出來：

日本對我國僅以 3 支青棒隊為班底訓練出的成棒隊卻屢能擊敗日本隊

十分佩服，因此日本棒球界人士特地到我國拜訪，並順道參觀我國的棒球場。當我國棒球界人士帶他們到臺北市立棒球場，並向其介紹時，日本朋友立刻勃然大怒，登時差點與之絕交，原因是日本朋友認為我們國家棒球人士太「賊」了，把最好的球場「藏」起來，卻故意介紹一個下三爛的球場給他們，這不僅有失朋友間的厚道，更不是他們自日本千里而來參觀的目的。³⁰³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外國的球場也越蓋越具水準，同時在球員透過國際賽事看過了外國許多球場之後，便開始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的規模與水準，與國外相差甚遠。

那後來從國中就常常出國啊……看到國外的球場，內野草皮啊，人家對於整理，機器那麼多的整理啊，那我們還是土法煉鋼在那邊整理球場喔……我們的球場跟國外，跟日本、跟美國、跟韓國比起來，我們真的非常非常落後，不是落後，是非常非常落後。³⁰⁴

從上述可以得知，這樣的場地狀況使人印象深刻，即使經過了 20 幾年的時光流逝，至今仍然是許多曾經使用過場地的球員或教練，在回憶時特別有印象之事。

我們球場的整修都很差嘛，就是說我們的這個球場失誤很多嘛……不規則彈跳的機會很多，那因為球場使用率很高，像有時候下雨以後，釘鞋踩一踩，等這個天氣一乾，那個就變成一個洞……最後整個外野那個很危險啊，就是現在看起來是不可思議，不過那時候真的就還是在那邊比賽。³⁰⁵

所以我們現在很羨慕現在的選手啊，真的好羨慕他們……他們在學擋球有沒有，他們現在幹嘛擋，順得要命，又不會亂跳，我們為什麼要學那個擋球，外野再怎樣，真的沒辦法了，要硬擋，因為它真的讓你沒辦法捉摸，那個亂跳的一大堆啊，啊那時候而且美技喔，比較不敢撲，那個撞下去……那個撞到有沒有，那都不一樣啦！³⁰⁶

³⁰³ 黃貓，〈官大爺，該建球場了吧！〉，《中華棒球雜誌》29（1994.5），頁 72。

³⁰⁴ 李承諺訪談、整理，趙士強口述訪談，2022 年 7 月 13 日。

³⁰⁵ 李承諺訪談、整理，趙士強口述訪談，2022 年 7 月 13 日。

³⁰⁶ 李承諺訪談、整理，王俊郎口述訪談，2022 年 2 月 10 日。

曾經進場過比賽過的球員與教練，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擁有如此深刻的印象並不稀奇，就連現今知道臺北市立棒球場卻未進場過的人，也對於「設備老舊」這一點十分有印象。本研究發放的調查表當中，有 166 份為不曾進入過臺北市立棒球場但知道該球場之大眾填寫，其中有 153 位是在 1990 年代之後知道臺北市立棒球場，因此有很高的機率是職棒所吸引之球迷。然而，在 166 位當中有 142 位根本連球場的外觀都沒有看過，但卻有 109 位對球場的印象是「設備老舊」，這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印象呢？

透過「透過什麼管道得知臺北市立棒球場」一項可以得知，有 88 位是經由「廣播或電視」得知，其次「報紙或雜誌」有 39 位。這個結果顯示球迷可能是由電視節目或報章雜誌的傳遞，促使他們產生這種印象與記憶。而若是職棒的球迷，那還存在著一項可能性，那就是在觀看職棒賽事轉播時，是由球評與主播的對話得知，以下是蔡明里主播遇到球賽因雨暫停時，所敘述過去發生在臺北市立棒球場的趣事：

早期球場播的歌曲，像這種（流星雨）就比較危險，因為我記得以前臺北老球場還沒有拆掉之前，那時候也有賽前表演，那天好像也是龍象大戰，（天空）有點陰陰的（快下雨），然後那個表演團體唱的歌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叫做「期待下一場大雨」，然後臺北球場那個喇叭不是很清楚，但後來大家越聽越清楚的時候「狂」起來：「不要再唱了啦，什麼期待下一場大雨啦」³⁰⁷

雖然這個趣事的重點是在球迷害怕下雨導致無法比賽，因此不希望歌手唱有關於雨的歌曲，但同時也透露出了臺北市立棒球場播音設備不良的事實，而在收看比賽的球迷，就會認識到臺北市立棒球場，以及留下「設備老舊」的印象。

這種在轉播當中提到臺北市立棒球場，並透露出球場設備問題之事絕非巧合，也不是只有上述的蔡明里主播會提及，像是另外一位主播錢定遠在轉播看到球員因為場地不平整所導致的不規則彈跳而漏接時，便提及了過去曾有日本隊總教練到了臺北市立棒球場參觀之後，回到國內向媒體表示：「你們不會相信中華隊是在那種場地下培育出來的選手」，而錢定遠在轉播時回想起來也覺得「真的很有感觸，因為當時的臺北球場真的對日本人來講，還真的是滿老舊的球場」³⁰⁸ 這都一再證明著臺北市立棒球場在現今給人歷經風霜的印象。

³⁰⁷ 蔡明里，味全 VS. 兄弟之轉播，2022 年 6 月 11 日。

³⁰⁸ 錢定遠，兄弟 VS. 富邦之轉播，2022 年 5 月 3 日。

但在另一方面而言，這樣的媒體傳播與回憶的再製，使得時至今日不曾進入過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球迷，仍舊可以知道且認識臺北市立棒球場。而這種大大小小的故事皆與臺北市立棒球場產生了連結，建構了這些新認識臺北市立棒球場之人的認知，當然也包含了本項所述的這種「歷經風霜」的形象，而這種形象也傳達出了球場高度的被使用。這些都使得球場被拆除了 20 餘年後的今天，在主觀上仍舊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對於棒球發展而言相當的重要。

第三項 早期職棒的代名詞

「臺北市立棒球場」這一詞彙的意涵，在最初是指位在臺北市南京東路與敦化北路交叉口，興建於 1957 年之棒球場。然而，棒球場在 2000 年被拆除之後，「臺北市立棒球場」一詞逐漸不再侷限於指涉棒球場本身，其意涵逐漸地被擴大解釋或挪作他用。舉例來說，在 2021 年味全龍隊重新進入到職棒一軍之後，中信兄弟與味全龍推出合作主題日「龍象大戰」，希望透過復刻的方式來吸引球迷進場，而以下為該年「龍象大戰」主題日的活動宣傳文宣：

「臺北市立棒球場」記載著無數棒球迷的回憶，也是龍象大戰激情的發源地，4/24（六）這天將帶大家重回臺北市立棒球場，並回味職棒早期「全民亂丟」的景象。

「丟啦！哪次不丟！」現場準備雞腿便當、寶特瓶、雞蛋、雞腿、座椅等道具，以及一樣「神秘物品」等你來丟～

#今晚你想丟點什麼？³⁰⁹

從這個宣傳文宣當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首先，此文是選擇使用臺北市立棒球場作為帶領讀者回憶過去之球場，而非在職棒元年三大主球場中的另外兩個球場（臺中球場、高雄球場），這個使用上的選擇即代表著書寫者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可以代表著早期職棒，同時也潛移默化地傳遞給讀者。其次，在第一句當中所提到龍象大戰的「發源地」在臺北市立棒球場，但事實上在職棒元年時，臺中與高雄也可觀賞到龍象大戰，更重要的是，職棒最早的第一場龍象大戰也不是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而是 3 月 25 日在臺中棒球場。³¹⁰ 再者，將雜物丟進場內也並非僅發生於臺北市立棒球場，像是在 1994 年 8 月 13 日，原本預定在臺南球場進行的象獅大戰因雨延賽，要改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補賽，臺南的球迷為了抗議移至臺北補賽，因此在 8 月 14 日的一開賽就砸雞蛋至球

³⁰⁹ 中信兄弟官方網站，〈4/24(六)「龍象大戰」X場外活動「丟啦！哪次不丟！」擲準測速體驗〉。檢索日期：2022.8.19。https://www.brothers.tw/news_unit.php?info_id=2810。

³¹⁰ 中華職棒大聯盟，〈賽程〉。檢索日期：2022.8.14。https://www.cpbl.com.tw/schedule。

場中抗議，甚至還差點砸中主審。³¹¹ 那麼，為什麼文中要選擇用臺北市立棒球場來說明「龍象大戰」以及「亂丟東西」？這兩件事情也並非只有在臺北市立棒球場同時發生過，臺南球場也發生過這兩個事件，並且還認為不是「龍象大戰」首戰的臺北市立棒球場是「發源地」，這些例子也都說明了臺北市立棒球場對於早期職棒的代表性。其原因除了如本研究第三章所述，臺北市立棒球場是職棒最常使用的場地之外，也是因為發生過這些經典的衝突事件，使人印象深刻，也使人重新回憶起職棒早期事件的時候，一定會想到臺北市立棒球場。

另一個可以舉例說明的例子，則是由球評曾文誠以及前中華職棒秘書長梁功斌所經營的廣播節目，其名稱就為「台北市立棒球場」，而在和曾文誠的訪談中，他也回答了節目的命名原因：

這個節目主要重點就是帶大家回憶早年職棒的開創，那因為當時只是試做看看，我找另外一個主持人梁功斌兩個人聊聊天，然後回憶過往，純粹是聊天的形式，那這個節目有一個製作人，他找我們去做，那這個名稱是他下的，他覺得臺北市立棒球場其實是有相當指標性代表意義，那第一場比賽在這邊辦嘛，那剛剛講的很多重大事件，很多的甚至職棒聯盟跟我們職棒公司就在旁邊而已，他這個地方就代表早年職棒的開創，那如果你取臺南市立棒球場，或是臺中市立棒球場，也很怪，因為雖然都是地方的球場，但是只有臺北市立棒球場才能夠代表他是屬於當代的一個歷史地位，製作人建議這個名稱，那我們也欣然同意。³¹²

透過這段訪談可以得知，曾文誠與梁功斌開設此節目的目的就是要談論職棒的開創，而其節目製作人則認為早期職棒的重大事件與職棒聯盟就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附近，因此提出了用球場名稱作為節目名稱之想法，且也獲得曾文誠與梁功斌的同意，也代表著曾文誠與梁功斌認同製作人之想法。就後續的結果來看，節目的討論不僅止於職棒的開創而已，在該節目當中邀請了包括球員、領隊、裁判、防護員、啦啦隊、媒體人、行政人員等相關人士，內容擴及球場內外、職棒開打前到少部分的近年重大棒球事件，近乎含括所有職棒早期所發生之事。

透過上述的兩個例子可以發現，「臺北市立棒球場」已經不是代表著物質上的一座棒球場而已，其意涵已擴大成早期職棒的代名詞，能夠有效且深刻地

³¹¹ 〈大雨打亂賽程 球迷火球員苦〉，《聯合報》，1994年8月14日，24版；搗蛋 林克觸殺教練〉，《聯合報》，1994年8月15日，24版。

³¹² 李承諺訪談、整理，曾文誠口述訪談，2022年2月10日。

勾起所有關注職棒之人的回憶。這樣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可以說是形成了一種關注職棒發展之人的歷史記憶。

歷史記憶只是通過書寫記錄和其他類型的紀錄（比如照片）才能觸及社會行動者，但是卻能通過紀念活動、法定節日諸如此類的東西而存續下來。在歷史記憶裡，個人並不是直接去回憶事件；只有通過閱讀或聽人講述，或者在紀念活動和節日的場合中，人們聚在一塊兒，共同回憶長期分離的群體成員的事蹟和成就時，這種記憶才能被間接地激發出來。

313

雖然並沒有一個紀念活動或法定節日是專門紀念臺北市立棒球場，但因為臺北市立棒球場已經成為了早期職棒發展的代名詞，每年職棒固定的主題日「龍象大戰」都會提起臺北市立棒球場，而曾文誠所主持的廣播節目就像是把關注職棒之人共同聚在一起，講述這些發生在臺北市立棒球場之事或是相關事件，透過這些紀錄不斷地留存下來，成為了與臺北市立棒球場有共同生存年代之人，以及後來才認識之人的歷史記憶。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記憶透過不同媒介被召喚出來，可能是本項所述的宣傳文宣或廣播節目，又或是在「回顧紀念賽」所留下來的紅土、磁磚、軟墊，在經過了時間的流逝之後，被召喚的記憶不管好的壞的，可能都會變得很甜蜜。就像是前項主播在轉播時所提到的與雨有關的歌曲事件，這件事在當時可能是一個會釀成衝突的導火線，但在經過了 20 年之後，可以變成一則笑話來闡述。又或是知道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球迷，在本研究所填寫的調查表，即便許多人被詢問時都會認為設備老舊，但最為深刻的回憶卻仍是那些與親友相處，看到偉大球員的興奮感。造成球場被拆除的「老舊不堪使用」這個回憶，仍舊無損臺北市立棒球場在這些球迷看球生涯中的重要性。

³¹³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42-43。



第五章 結論

總的而言，本研究是從兩條脈絡來討論臺北市立棒球場，一為運動場館發展的過程，最直接的影響便是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各項大型修建；二為參與者對與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看法感受，這會受到曾經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辦的各種活動，以及拆除之後記憶被不同媒介召喚而改變。另外，在研究的過程當中也發現一些與臺北市立棒球場相關，但非本研究能力所及可完全解決之問題。以上三者可歸納為以下三個層面的結論。

一、運動設施發展的快與慢

在本研究當中有討論到，在 1960 年代末期開始，紀政與楊傳廣的「一人一元」興建體育運動場館的運動，造成政府支持以及社會響應，雖不知此筆金費的最終下落，但也算是促成 1970 年代開始對於體育運動場館的興建與追求。雖然直接造成臺北市立棒球場大規模改建的原因可歸類為兩大類，第一是為了舉辦國際賽事；第二是特殊狀況受到上位者的重視，然而時代背景為其之遠因，這一點是不能忽視的。

而我們若把視角拉得長遠一點，在 1960 年代開始，各地縣市政府利用省、區運的機會建置各縣市的公共體育場，再加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推波助瀾，使得公共體育場的興建速度開始加速。公共體育場大多都是以田徑場為基礎的綜合性運動場，能夠提供多種運動項目使用，也使得出現為了修建體育場而排擠到臺北市立棒球場改建的狀況。而 1970 年代在夜間照明設備的興建，即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原本要建在棒球場，但卻優先建在隔壁的體育場，若非是 1974 年臺灣獲得「三冠王」，否則建置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夜間照明設備的時間點會更晚。

換言之，由於是受市政府管轄的棒球場，在修建棒球場的經費上都會受到其他任何一個項目的排擠。像是 1961 年為了隔年舉辦亞洲盃而進行修建，其實曾一度遭受反對，「許多市立中學校長對市府刪減中等學校修建費預算二百多萬元移作修建棒球場之用，表示反對」。³¹⁴ 雖然後續說明這是額外增列的經費，沒有排擠到其他項目的預算，但仍舊產生相對剝奪感。

更甚者，改建棒球場的經費市政府根本就無法支付，或是不了了之。在 1989 年，隔年即將面臨職業棒球賽開賽，但最後實際上的修建經費是由洪騰勝與兄弟飯店支出，而臺北市政府則獲得後續之利益。因此可以發現，市政府的預算是有限的，要做何用途終究是取決於市議會的角力成果，或是何者對於臺北市政府有

³¹⁴ 〈棒球場經費 係額外增列〉，《聯合報》，1961 年 5 月 27 日，2 版。

著最大的利益，才可以發揮每一塊預算的最大價值。這樣的情況使得臺北市立棒球場的修建在正式動工之前，都是處不確定的狀態，並且也無法將棒球場一次就修到最好，在 40 餘年的使用時間上來看，修建速度是緩慢的。

二、球場意象的變與不變

臺北市立棒球場從開始興建到被拆除，共計有 43 年之久，而在這段時間當中，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棒球賽事在此舉辦，這些參與者在不同時期也對臺北市立棒球場留下了不盡相同的回憶。

有些回憶是當下就有感覺，並且留存下來。像是球場位置好這件事情，從一開始的選地雖然是從日治時期即規劃的公園預定地，在 1960 年前夕附近農田仍多，算是一個郊區，但也確實是在臺北市的主要幹道上。到 1970 年代與 1980 年代，住宅區逐漸變多以及百貨公司的建成，³¹⁵ 再配合首都等級的交通系統，仍舊是位置良好的球場。到 1990 年代職棒開打後，也一直保持著此優勢。即便是拆除 20 年後，「球場位置佳」這一點無論在有無進過棒球場的球迷的調查表上，皆是排名第二多的印象。

有些回憶是要透過賽事的累積才有所感受，像是臺北市立棒球場在存在期間，可以說是國際賽、盃賽的決賽、國手選拔等重要的棒球賽事的不二「場」選，使得臺北市立棒球場在當時已經被認為是個殿堂。又或者像是在經過多年的使用再加上維護不佳的情況之下，球場設備等問題慢慢浮現，最後讓大家留下設備欠佳，「歷經風霜」的印象。可是也承上所述，臺北市立棒球場一直以來都是臺灣舉辦重要賽事的首選之地，但「臺灣最好的棒球場」這個事實並未被普遍提及。

有些回憶是到了即將拆除的時刻猛然回首，才產生了感觸。像球員時期常常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比賽的選手，隔了些許時間在「回顧紀念賽」再回到球場時，有如回家一般的感覺。又或者是從小在臺北市立棒球場住了 20 幾年的蕭光遠，在「回顧紀念賽」再次回到球場，可以說是實質意義上的回家，而第二任場長嚴慶秀，則是像和一個老朋友道別。

有些回憶是經過了 20 餘年的時間沉澱之後，才逐漸發生的現象，像是透過球團活動宣傳文案，又或是 Podcast 的節目名稱來解析，「臺北市立棒球場」已成了早期職棒的代名詞。

以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之概念來說，是指一群人集體的共同的記憶。若以臺北市立棒球場而言，每個人與臺北市立棒球場之關係不盡相同，會有不同的記憶與看法十分正常。然而，這些個人的記憶是存於個人，且會隨著時間的流逝

³¹⁵ 李國欽，〈台北市南京東路發展史〉（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6 年），頁 64-67。

逐漸地淡化。不過，透過不定時的在轉播提及臺北市立棒球場的事情、固定檔次的 Podcast 感召、週期性的職業棒球回顧展等方式不斷地製作與篩選，所留下來的記憶逐漸地形成歷史記憶，使得無論是否有進入過臺北市立棒球場，只要知道是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球迷都擁有的共同記憶。

另一方面，由於現今媒體與展覽所傳遞的記憶，皆是與早期職棒相關，透過本研究的調查表也發現，球迷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重要的理由，也幾乎都是早期職棒的緣故，若以目前的形勢繼續發展下去，早期職棒會成為球迷們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最主要的記憶。

三、宏觀的棒球場史與運動場地發展史

最後的部分，也可以說是本研究的未竟之業，縱使本研究已從運動設施發展，及臺灣棒球史這兩大脈絡切入討論，但仍存有更廣闊的研究視野。

若以宏觀的棒球場史而言，本研究聚焦在臺北市立棒球場，並藉由不斷改建的過程與原因，還有在此場地舉辦過的賽事來證明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價值。但若未來有研究可把範圍拉得更廣，在通盤的瞭解不同時代中全臺灣的棒球場發展狀況，即可討論在相同時代背景及體育運動政策之下，臺北市立棒球場和其他各地棒球場發展有何差異，除了獨具特色的宮殿式大門之外，是否還存在著不一樣的地方。又或者，臺北市立棒球場的發展是否有影響到與其他各地棒球場的發展，也可以再更深入的探究臺北市立棒球場與其他各地棒球場之間的關係，亦有可能是其他縣市的棒球場在與臺北市立棒球場比較之後，促進其發展。

另一方面，若以宏觀的臺北市運動場地發展史而言，在 1960 年代前後於南京東路和敦化北路口附近，陸續興建了綜合運動場、棒球場以及中華體育館，這背後隱含著什麼都市規劃或者是政治意涵，臺北市這樣的運動場地發展規劃是否有影響到其他縣市的運動場地發展，這也是以更宏觀的角度可以再進行研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

一、史料

官方資料

〈七十三年中正杯成棒選拔賽及各人資料〉，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32410000K/0073/0110117/CP1673。

《臺北市政府公報》

《臺北市議會公報（合訂本）》

《臺北市議會第一屆第十五次臨時大會暨第三次大會議事錄》

《臺北市議會第一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臺北市議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議事錄》

《臺北市議會第一屆第六次大會議事錄》

《臺北市議會第一屆第七次大會議事錄（續）》

《臺北市議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議事錄（下）》

《臺北市議會第二屆第二次大會暨第十、十一、十二次臨時大會議事錄（下）》

《臺北市議會第四屆成立大會、第一次大會暨第一、二、三、四、五次臨時大會議事錄（三）》

《臺北市議會第七屆第八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

《臺北市議會第八屆第二次定期大會、第八至十二次臨時大會議事錄（四）》

《臺北市議會第八屆第四次定期大會》

《臺灣省政府公報》

《臺灣省議會公報》

法規

《都市計畫法》

專書

竹村豐俊

1933 《臺灣體育史》。臺北：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

湯川充雄

1932 《臺灣野球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期刊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1983 《中華棒球雜誌》創刊號。

1994 《中華棒球雜誌》29。

中華職棒事業公司

1990 《職業棒球》1。

1999 《職業棒球》212。

1999 《職業棒球》213。

2000 《職業棒球》214。

2000 《職業棒球》225。

台北市立體育場

2001 《台北市立體育場》89年刊。

那魯灣職棒公司

1997 《那魯灣周報》4。

1997 《那魯灣周報》5。

1997 《那魯灣周報》11。

臺北體育雜誌社

1984 《臺北體育》112。

臺灣電視公司

1968 《電視週刊》306。

1968 《電視週刊》308。



漫畫

黃山

1968 《紅葉大勝世界冠軍隊》。臺北：志明。

報紙

《今日新聞》

《民生報》

《自由時報》

《經濟日報》

《臺灣日日新報》

《聯合報》

《聯合晚報》

票根

「20 世紀台北棒球場回顧接力紀念賽」票根。

二、專著

石剛

2004 《現代中國的制度與文化》。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

林呈蓉

2015 《台灣涉外關係史概說》。臺北：五南圖書。

林玫君、胡文雄

2018 《球旅書懷－臺灣師大男子排球隊征途（1956-1976）》。臺北：師大出版中心。

林果顯

2005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臺北：稻香。

高正源

1994 《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臺北：民生報社。

張妙瑛、林玫君等

2009 《臺灣體育史》。臺北：五南。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

2002 《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曾文誠、孟峻瑋

2004 《臺灣棒球王》。臺北：我識出版社。

傅朝卿

1993 《中國古典樣式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臺北：南天出版社。

謝仕淵、謝佳芬

2003 《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果實出版。

謝仕淵、謝佳芬、孟峻瑋、曾文誠、賈亦珍、唐盛梅

2006 《旋動歲月：臺灣棒球百年史》。臺北：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謝仕淵

2012 《「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2012 《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2017 《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

三、學位論文

- 王慶堂，〈休閒運動園區開發策略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2005。
- 石國宏，〈戰後臺灣建築競圖中「建築模式」與「文化表徵」關係之研〉，桃園：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1。
- 李文彬，〈我在職棒的歲月〉，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 李圓欽，〈台北市南京東路發展史〉，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6。
- 吳世政，〈台灣棒球場域的文化空間論述——一個運動地理學的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林子翔，〈台灣建築師虞日鎮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12。
- 林承頡，〈臺北市立棒球場四十三年史（1957-2000年）〉，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20。
- 林琪雯，〈運動與政權維繫——解讀戰後台灣棒球發展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邱聖德，〈1968年的夏天——紅葉少棒隊生命史的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高克武，〈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台東馬蘭棒球隊為例(1965-1977)〉，臺中：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2011。
- 張力可，〈台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 張弘昌，〈戰後台灣的宮殿式建築主體性——以王大閎與李祖原作品析論為例〉，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張廷榮，〈台東縣各級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2005）〉，臺東：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5。
- 張永昇，〈臺中地區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14-2012）〉，臺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 梁淑玲，〈社會發展、權力與運動文化的形構——臺灣棒球的社會、歷史、文化分析（1895—199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詹竣傑，〈探索空間正義－以台北大巨蛋興建爭議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趙晉文，〈台灣棒球運動電視轉播之歷史分析：1964-2008〉，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趙政諭，〈公營與公辦民營職棒球場現場觀眾顧客滿意度之比較研究－以臺北市立棒球場、臺南市立棒球場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蔡宗信，〈日據時代臺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 1895（明治 28）年至 1926（大正 15）年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1991。

蔡博任，〈躍向世界的野球：戰後台灣基礎棒球發展與國家機器－以美和中學棒球隊興衰（1970-1983）為例的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蔡博任，〈國家機器與體壇風潮－戰後臺灣棒球與籃球興衰之研究（1945-1992）〉，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蕭如菱，〈棒球場空間紀念性與保存價值之研究－以台北市立棒球場（1957-2000）為例〉，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四、單篇論文

戴寶村，〈消失的體育活動－賽馬與相撲〉，《臺灣學通訊》77，臺北，2013.09，頁 28-29。

五、網路資料

中信兄弟官方網站

〈4/24(六)「龍象大戰」X場外活動「丟啦！哪次不丟！」擲準測速體驗〉。

檢索日期：2022.8.19。

https://www.brothers.tw/news_unit.php?info_id=2810。

中華職棒大聯盟

〈賽程〉。檢索日期：2022.8.14。

<https://www.cpbl.com.tw/schedule>。

〈臺北市立棒球場〉。檢索日期：2022.9.25。

<https://www.cpbl.com.tw/field/cont?SIId=0M061627715782594329>。

國家文化資料庫

〈第八屆亞洲棒球錦標賽揭幕〉。檢索日期：2022.9.27。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timeline.php?keyword=%E5%8F%B0%E5%8C%97%E5%B8%82%E7%AB%8B%E6%A3%92%E7%90%83%E5%A0%B4&advanced=>。

國家圖書館數位影音服務系統

〈台北市立棒球場整修完成〉。檢索日期：2022.8.21。

<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id=161218>。

臺灣大百科全書

〈新公園棒球場〉。檢索日期：2018.9.8。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23778>。

〈石油危機〉。檢索日期：2022.8.30。

<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934>。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檢索日期：2022.9.18。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pei.aspx>。

觀・臺灣電子報

〈臺北新公園歷史散步：發現城市生活軌跡〉。檢索日期：2018.9.8。

http://mocfile.moc.gov.tw/htmlfile/201704/5955bb06-3650-45e0-8b12-df4c5ce804f5/watchtw_tw8/coverstory03.html。

六、 電視轉播

蔡明里

味全 VS. 兄弟之轉播，2022 年 6 月 11 日。

錢定遠

兄弟 VS. 富邦之轉播，2022 年 5 月 3 日。

附錄一 臺北市立棒球場調查表

親愛的填答者您好：

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填答本份問卷，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想透過資料蒐集與訪談球場相關人士，建構出臺北市立棒球場從建立到拆除的這段期間的意象轉變，以及球場相關的參與者是如何去看待與記住棒球場。因此，問題將針對您對球場的參與狀況與認知進行提問，若您完全對臺北市立棒球場毫無印象就不需填答。此外，本問卷採匿名方式，您的所有回答僅供學術研究，絕對保密，請您放心且依照個人真實情況填答。

本問卷預計花費您 3-5 分鐘填答，完整填答可參與抽獎，將抽出 6 位分別獲得 7-11 商品卡 500 元（進場過 1 位，沒進場過 1 位）、300 元（進場過 1 位，沒進場過 1 位）、100 元（進場過 1 位，沒進場過 1 位），以及 6 位分別獲得 P 幣（PTT 的虛擬貨幣）10000（進場過 1 位，沒進場過 1 位）、6000（進場過 1 位，沒進場過 1 位）、3000（進場過 1 位，沒進場過 1 位），若有意參加抽獎請您在問卷的最後留下您的 Email 或 Line，將會通知您中獎的訊息。如果您有意願參與更進一步的訪談，也歡迎您留下聯繫方式。

敬祝

平安健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研究生：李承諺

指導教授：林玫君 教授

連絡信箱：605270201@gapps.ntnu.edu.tw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非二元性別
2. 年齡：☐15－20 歲 ☐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6－50 歲 ☐51－55 歲 ☐56－60 歲 ☐61 歲以上
3. 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二、問題

1. 請問您大多是以何種身分進入臺北市立棒球場？
☐觀眾 ☐媒體人員 ☐球員 ☐賽務人員 ☐其他
2. 大概在哪段年紀時，較常進入臺北市立棒球場？
☐10－20 歲（年代：_____） ☐20－30 歲（年代：_____）
☐30－40 歲（年代：_____） ☐40－50 歲（年代：_____）
☐50－60 歲（年代：_____） ☐60－70 歲（年代：_____）
3. 在上述這段期間，一年大概進去幾次臺北市立棒球場？
☐1-5 次 ☐6-10 次 ☐11-15 次 ☐15-20 次 ☐21 次以上
☐其他
4. 請問會知道臺北市立棒球場，是透過什麼管道得知的？
☐路過 ☐住在附近 ☐廣播電視 ☐朋友 ☐其他
5. 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的印象為何？（複選）
☐設備老舊 ☐設備新穎 ☐位置佳 ☐位置差 ☐規格標準
☐規格有誤
☐肅穆森嚴 ☐熱情活潑 ☐富麗堂皇 ☐無感 ☐其他
6. 據您所知，臺北市立棒球場曾做為哪些項目使用？（複選）
☐棒球賽 ☐壘球賽 ☐排球賽 ☐舉重比賽
☐展覽會場（如：犬隻展、體育用品展） ☐活動表演場（如：賽車特技表演、婚禮）
☐其他
7. 請問您在臺北市立棒球場參與過上述哪些活動？（複選）
☐棒球賽 ☐壘球賽 ☐排球賽 ☐舉重比賽
☐展覽會場（如：犬隻展、體育用品展） ☐活動表演場（如：賽車特技表演、婚禮）

☐其他

8. 請問您知道臺北市立棒球場為何要拆除嗎？

☐知道（續答問題 9） ☐不知道（續答問題 10）

9. 就您所知的拆除原因為何？

10. 於 2000 年臺北市立棒球場即將拆除之際，是否進場參與過「20 世紀台北棒球場回顧接力紀念賽」？

☐是（續答問題 11） ☐否（續答問題 12）

11. 若有請問對於該系列紀念賽有何印象與感受？（複選）

☐球賽精采 ☐球賽無聊 ☐活動有趣 ☐活動無聊 ☐開心
☐難過 ☐無奈 ☐其他

12. 請問您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對於臺灣棒球歷史發展的重要性？（1-10 分）

13. （承上題）給予該分數的理由？

14. 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15. 對於臺北市立棒球場有何特殊回憶？

16. 除了上述回答之外，現在回想起臺北市立棒球場，您有什麼想法或看法？（也可補充描述上問題之答案）

三、個人資料

若您願意協助更深入的訪談研究，請留下聯絡方式，必要時會再與您聯繫。

1. PTT 帳號

2. 姓名或聯繫時如何稱呼？

3. 聯絡方式（Line 或 E-mail）

4. 是否有意願參與更深入的訪談？